

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

運籌演謀。鞭撻宇內。先近而後遠。先弱而後強。破袁術。降張繡。殺呂布。河南既平。肘腋之患已除。建安五年四一。操以袁紹簡卒渡河。引兵破之。官渡。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渡河。操自是天下莫敵矣。七年四三。紹以憂死。子譚尙爭國。操乘機平之。冀青幽并四州俱定。於是大河南北中原之地悉歸曹氏。時孫權席父兄堅策之業。淹有江東。劉表自建安初以荊州牧南收長沙零陵桂陽。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劉備自靈帝末從校尉鄒靖擊黃巾。興平初代陶謙領徐州。後歸操。及袁紹至是亦往依表。劉焉子劉璋亦自興平初繼父焉領有益州。然皆不足與操敵矣。建安十三年四九。表卒。子琮襲位。操以大軍向江漢。琮以荊州降。備以殘衆奔江陵。操追之於當陽長坂。備走夏口。操欲自江陵順流東下。而備臣諸葛亮已赴吳求援。說權同破操。權遣水軍數萬與備并力。冬大破操兵于赤壁。備又下荊州諸郡。翌年權表備爲荊州牧。于是操南下之望絕。十六年五一。操自將破關中馬超韓遂之衆。備則以劉璋之迎入益州。留關羽守荊州。越三年五五。據之。備自領益州牧。遂與操權成鼎峙之局。自餘擁據州郡者。惟漢中張魯以鬼道教民。雄據巴漢。

建安二十年。^{一〇五六}始降於操。

魏志張魯傳「魯沛國豐人。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魯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寶貨倉庫，國家之有，封藏而去。太祖遣人慰諭，魯盡將家出。太祖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五子皆爲列侯。」

公孫度三世據遼東。魏明景初中，始爲司馬懿所滅。

魏志公孫度傳「度，遼東襄平人，爲遼東太守，威行海外。初平元年（一〇三一）度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淵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明帝景初二年（一〇七九）遣太尉司馬懿征淵，軍至遼東，趨襄平，斬淵父子。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始度以中平六年（一〇三〇）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曹操嘗自謂「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魏志一注引魏武故事，建安十五年令語。漢末北

方大亂，其平定實賴操之力，而羣雄並起，操卒克成洪業者，亦惟其明略最優也。陳壽評語十

七年。一三五董昭等議丞相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

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心不能平，彧以憂卒。

史稱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魏志彧傳司馬光以齊桓管仲擬操，彧可謂持平之論矣。

通鑑六十六「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仁，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

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

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

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按此語本之劉曄，見魏志十四。其功豈在管仲

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欲邀名於漢代，臣以為且使魏

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按此論略本裴松之，參魏志卷十注。

曹操平定羣雄，事垂成矣，而卒成三分之局，實以赤壁戰敗及劉備入益州為關鍵。蓋赤

壁之戰，操勝則有統一之勢，而備苟不西取蜀，雖有荊州亦未易與魏吳鼎峙也。然此種

形勢，當建安十二年一四八備依劉表時，諸葛亮隆中對已全料定。

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然自備跨有荊益，吳蜀因而交惡，則非亮始意所及。當赤壁戰時，備權合力以拒操，破操

後權亦利備在荆以爲屏蔽。及備由荆入蜀，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維備之得荆，由於赤壁之勝，而吳人之力爲多。謂荆州應爲吳有。於是借荆州之說，吳蜀遂日以爭荆州爲事。

廿二史劄記卷七「借荆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脫歸者，皆投備。備以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荆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肅邀關羽索荆州，謂羽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荆州之說之所由來，而皆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荆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共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卽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操。」是且欲以備爲拒操之主，而已爲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荆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志其後圍曹仁於南郡，備亦身在行間。蜀志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密疏請留備於京，權不納，以爲正當延挈英雄，是權方恐備之不在荆州，以爲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志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爲權必殺

備昱曰：曹公無敵於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傳是魏之人，亦只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卽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傳則亦非十倍於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尙在江夏，破曹後備卽表琦爲荊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荊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琦死，羣下推備爲荊州牧。蜀先主傳備卽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傳又以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羽傳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飛傳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傳遣將分駐，爲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荊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荊州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於權，權不亦有資於備乎？權是時但自救危亡，豈早有取荊州之志乎？羽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肅傳此不易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卽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荊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荊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詭說，而借荊州之名，遂流傳至今，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論也。

建安二十年，操攻漢中，蜀與吳和，分荊州。二十四年，一六〇備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命關羽自荊州、襄陽北攻操，羽敗曹仁，斬龐德，擒于禁，自許以南響應，威震華夏。操畏其鋒，議徙都河北以避之，而吳將呂蒙襲殺羽，權全有荊州。諸葛亮「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

向宛洛之策。遂成畫餅。蜀勢亦頓衰矣。二十五年。操卒。子丕篡漢爲帝。改元黃初。明年。備稱漢帝。建元章武。權則受魏封爲吳王。翌年。始建元黃武。三國自是鼎立。又七年。權亦稱吳帝。三國名號亦完全平等矣。備稱帝後。恥關羽之沒。自將伐吳。率諸軍東下。權稱臣于魏。遣陸遜拒蜀。明年。大破蜀軍於猇亭。又明年。備殂。子禪立。亮受遺詔輔政。是時三國之勢。蜀爲最弱。幸亮遣使修好於吳。吳亦絕魏。亮又務農息民。整理戎旅。整官職。修法制。討平南蠻。以絕後顧之憂。然後北屯漢中。以伐魏。屢出祁山。猶冀以益州之衆成霸業。而興漢室。陳壽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蜀志然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義之所在。雖知其不可卒。無反顧。後主建興五年。出師表之忠誠。亮節千載。下猶昭同星漢。

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卽其器能政理，抑亦管仲、子產之亞匹。

諸葛亮傳：「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史通論贊篇曰：「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按蕭何實非亮儔。
當易子產。

建興十二年一〇七五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其秋病卒。年五十四。與備相遇時。年二十七。上出師表時。年四十七。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

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

亮傳附陳壽晉武泰始十年（一一一五）
所上表語。時去孔明卒已四十年。蓋秦漢來一人而已。

自戰國以降。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

廿二史劄記卷七。三國之主用人各有不同。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

世尙可推見其心迹也。苟彧程昱爲操畫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絕不攘爲己有。劉備爲呂布所襲。奔於操。

程昱以備有雄才。勸操圖之。操曰。今收攬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然此猶非與操有怨者。臧霸先

從陶謙。後助呂布。布爲操所擒。臧霸匿。操募得之。卽以霸爲琅邪相。青徐二州悉委之。先是操在兗州。以徐翁毛

暉爲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操定兗州。翁暉投霸。至是操使霸出二人。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操嘆

其賢。並以翁暉爲郡守。傳霸操以畢諶爲兗州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妻去。操遣諶往。諶頓首無言。既出。又亡歸從

呂布。布破操。生得諶。衆爲之懼。操曰。人能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操初舉魏种爲孝廉。兗

州之叛。操謂种必不棄我。及聞种走。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汝置也。及种被擒。操曰。惟其才也。釋而用之。紀本

蓋操當初起時。方欲藉衆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楊阜所謂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羣雄。勢位已

定。則孔融許攸婁圭等皆以嫌忌殺之。苟彧素爲操謀主。亦以其阻九錫而脅之。死。甚至楊修素爲操所賞拔者。

以厚於陳思王而殺之。崔琰素爲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殺之。然後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從前之度外用人，特出於矯僞以濟一時之用，所謂以權術相馭也。至劉備一起事，卽爲人心所嚮，少時結交豪傑，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早資以財，爲糾合徒衆之用。領平原相，劉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救陶謙，謙卽表爲豫州刺史。謙病篤，命以徐州與備，備不敢當，陳登、孔融俱敦勸受之。後爲呂布所攻，投奔於操，操亦表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嗣以徐州之敗，奔袁譚，譚將步騎迎之。袁紹聞備至，出鄴二百里來迓。及紹敗，備奔劉表，表又郊迎，待以上賓之禮。荊州豪傑多歸之。曹兵來討，備奔江陵，荊州人士隨之者十餘萬。是時身無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傾倒如此。程昱謂備甚得人心，諸葛亮對孫權亦謂劉豫州爲衆士所仰慕，若水之歸海，此當時實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見，第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傅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其征吳也，黃權請先以身嘗寇，備不許，使駐江北以防魏師。及猇亭敗退，道路隔絕，權無路可歸，乃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備曰：我負權，權不負我也。權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權亦不信。君臣之相與如此，至託孤於亮曰：嗣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千載下猶見其肝膈本懷，豈非真性情之流露乎？設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豈肯爲操用乎？惜是時人才已爲魏吳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至孫氏兄弟之用人，亦自有不及可者。孫策生擒太史慈，卽解其縛，曰：子義，青州名士，但所託非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以張昭爲長史，北方士大夫書來多

陸遜
抗遜

歸美於昭。策聞之曰：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不在我乎？此策之得士也。周瑜薦魯蕭權，卽用蕭繼瑜。權怒甘寧粗暴，呂蒙謂鬪將難得，權卽厚待寧。劉備之伐吳也，或謂諸葛瑾已遣人往蜀，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吳蜀通和，陸遜鎮西陵，權刻印置遜所，每與劉禪諸葛亮書，常過示遜，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權又不自護其非，權欲遣張彌許晏浮海至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力諫不聽，彌晏果爲淵所殺，權慚謝昭，昭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猶辭疾，權燒其門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乃滅火，駐門良久，載昭還宮，深自刻責，權用呂壹事敗，又引咎自責。陸遜晚年爲揚竺等所譖，憤鬱而死，權後見其子抗泣曰：吾前聽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此孫氏兄弟之用人，所謂以意氣相感也。

迨蜀諸葛亮卒，魏初則曹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繼則司馬氏殺爽專政，惟以猜忍營立家門，孫權雖猶自擅江表。權卒於神鳳元年。一〇九三年七十一。而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雖以陸遜之「忠誠懇至」，以權累遣中使責讓，赤烏八年，一〇八五年憤恚致卒。三國寂寥，甚矣。蜀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欲繼武侯之業，屢出師攻魏國，小民勞，蜀人愁苦，景元四年，一〇四一年魏司馬昭遣鍾會鄧艾率諸軍伐蜀，會入漢中，維方與諸將守劍閣，以拒會。鄧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艾以旣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武侯子瞻、瞻子尚皆戰死綿竹。艾進軍向成都。後主禪用譙周策。詣艾降。因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會內有異志。密白艾有反狀。咸熙元年。司馬昭命會進軍成都。監軍衛瓘收艾入檻車。會遂謀起兵。維則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擁立漢帝。而諸軍變作會。維皆死。瓘亦遣田續殺艾。禪舉家赴洛陽。蜀先二國而亡。而滅蜀之將士亦多不得其死。昭爲晉王二年。昭卒。子炎篡魏爲晉。合魏蜀之勢以臨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王濬監梁益諸軍事。藉上流之勢。定平吳之策。吳賴陸抗。貞良籌幹。長江天險。延國十數年。而孫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抗

卒。鳳皇三年卒。

一五五年。

晉咸寧五年。

一〇晉遣杜預王濬等大舉伐吳。

明年。

太康元年。

一〇預濬等所至。則

土崩瓦解。濬順流而下。兵指建業。皓分遣使奉書。諸晉將乞降。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

晉陳壽撰魏蜀吳三國志。以魏有中原而代漢。晉又承魏。故三國惟帝魏而以魏爲正統。東晉習鑿齒則主以晉承漢。而魏爲逆。一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晉書八十二唐劉知幾又謂壽書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

史通探賾篇。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始終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僞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也。

南宋朱子通鑑綱目亦以蜀爲正統。後之論史者。輒右習朱而左陳氏。尋魏晉載籍。譽魏者首推王沉。魏書史稱其「多爲時諱」。晉書沉傳。傳謂魏書係魏正元中與荀顛阮籍共撰。抑操者首推吳人著曹瞞。

傳蓋出於敵國之詆諆。今並詳魏志。裴注溫公通鑑稱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豪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其說多本之魏書。中惟「用法峻急」終無所赦。本之曹瞞傳。

。又魏書言「統御海內。芟夷羣醜」。溫公易爲「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參魏志一表註。觀晉書陶侃傳載「尙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明神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杜甫贈曹霸詩言「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尙存」。通鑑所陳固平允之論。陳壽稱操「擘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亦爲實錄。然通鑑編年。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故以魏年紀蜀吳之事。說詳一冊壽書則析而爲三。各自紀年。不以魏年貫二國之史事。

按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魏篡漢改元黃初。蜀志二惟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元曰黃初」。第二年備稱帝改元章武。卽以章武紀年。吳志建安二十五年後。書法與蜀志同。惟孫權自建年號。在二十五年後之第二年冬。吳志于二十五年後。書曰「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權建元黃武。雖在三年冬。然二年後卽直標曰黃武元年焉。

蓋壽意認魏蜀吳爲鼎峙之三獨立國。故統名之曰三國。志且目錄於魏。志旣無本紀。列傳之分。亦不別吳蜀。以他稱於吳諸君曰權曰亮曰皓。雖直書其名。吳初稱臣於魏。與蜀本異。於

蜀二君則書先主後主而不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又皆稱后（吳之
后妃則但稱夫人）又以蜀兩朝不立史官故於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讖諱及登壇告
天之文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故其書雖帝魏而未嘗不尊蜀
錢大昕跋三國志語。潛研堂文集二十八。錢大昕論史「馬班而外即推此書」非過言也。

潛研堂文集二十四三國志辨疑序「陳承祚三國志創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

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於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
贊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
也蜀之滅晉實為之吳蜀既亡羣然一詞指為偽朝李密蜀人陳情表亦言「少事偽朝」乃承祚不惟不偽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厥

後琅邪紹統即仿漢中承制之局鑿齒建議祧魏而承漢直易耳考亭生於南宋事勢與蜀漢相同以蜀為正
統固其宜矣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范歐陽而裴氏注遮羅闕佚尤為此書功臣」

（一〇二）魏晉以降之禪代與兩晉之諸帝自曹魏欲移漢之天下假禪讓為攘

奪司馬氏之在魏其勢力雖遠不及曹氏之在漢亦一仿其成法而凶燄則又過之

廿二史劄記卷七「曹之代漢司馬氏之代魏其迹雖同而勢力尙有不同者曹操自克袁尙後即居於鄴天子所

都之許昌僅留長史國淵王必等先後掌丞相府事其時獻帝已三四十歲非如冲主之可無顧慮也然一切用
人行政興師討伐皆自鄴出令莫敢有異志司馬氏輔魏則身常在相府與魏帝共在洛陽無論懿專政未久即

師昭兄弟大權已在手。且齊王芳高貴鄉公髦常道鄉公奐皆幼年繼位。似可不必戒心。然師討母邱儉。留昭鎮洛陽。及病篤。昭始赴軍。師既卒。魏帝命昭統兵鎮許昌。昭仍率兵歸洛。不敢遠在許下也。諸葛誕兵起。昭欲遣將。則恐其不可信。而親行又恐都下有變。遂奉皇太后及高貴鄉公同往督軍。是可見其一日不敢離城社也。嘗推其故。操當漢室大壞後。起義兵。誅暴亂。漢之臣如袁紹呂布劉表陶謙等。能與操爲敵者。多手自削平。或死或誅。其在朝者。不過如楊彪孔融等數人。亦廢且殺。其餘列侯將帥。皆操所擢用。雖前有董承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後有韋晃耿紀金禕。欲匡漢害操。而皆無兵權。動輒撲滅。故安坐鄴城。而朝政悉自己出。司馬氏則當文帝明帝國勢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竊威權。其時中外臣工。尙皆魏帝所用之人。內有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伺隙相圖。外有王陵母邱儉諸葛誕等。相繼起兵聲討。司馬氏惟恃挾天子以肆其奸。一離京輦。則禍不可測。故父子三人執國柄。終不敢出國門一步。亦時勢使然也。然操起兵於漢祚垂絕之後。力征經營。延漢祚者二十餘年。然後代之。司馬氏當魏室未衰。乘機竊權。廢一帝弑一帝。而奪其位。比之於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語矣。

陳壽以晉之承魏。同於魏之承漢。既以晉人而須爲晉迴護。自不得不先爲魏迴護。故魏志所書於兩朝革易之際。語多失實。甚至列傳中亦多所諱。

廿二史劄記卷六。自左氏司馬遷以來。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後世官修之書也。陳壽三國志亦係私史。修成後始入於官。然其體例則已開後世國史記載之法。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迴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爲晉迴護。不得不先爲魏迴護。如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爲丞相。爲魏公。爲魏王之類。一似皆出於漢帝之酬庸讓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則齊王芳之進。司馬懿爲丞相。高

貴鄉公之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袞冕赤舄八命九錫封晉公位相國陳留王之封昭爲晉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禪位於司馬炎等事自可一例敘述不煩另改書法此陳壽創例之本意

又「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爲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特爲尊者諱也至於弑君弑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迴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爲成式直以爲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迴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漢獻帝遜位魏封爲山陽公及薨追諡爲漢孝獻皇帝魏紀卽稱之爲獻帝不曰山陽公也魏常道鄉公遜位晉封爲陳留王及薨亦追諡爲元皇帝則魏紀亦應稱爲元帝乃僅以陳留王紀事而絕無元帝之稱則已異於山陽書法矣司馬師之廢齊王芳也據魏略云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耶太后乃付以璽綬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師而太后不知也魏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矣至高貴鄉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權日去心不能甘發甲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昭令賈充拒之時相府兵尙不敢動充卽諭成倅成濟曰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此事見漢晉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語魏末傳是司馬昭實爲弑君之首乃魏志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弑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率兵向臣臣卽勅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糾正其罪等語轉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討賊之功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

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爲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爲之諱。乃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據漢晉春秋、謂由郭后之寵、以至於死、殯時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紀、但書夫人甄氏卒、絕不見暴亡之迹。又華歆奉曹操令入宮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牽后出、遂將后下暴室、暴崩而歆傳絕不載。劉放孫資在中書久掌機密、夏侯獻曹肇等惡之、指殿中鷄棲樹曰、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是可見放資二人之竊弄威福矣。其後乘明帝臨危、請以司馬懿輔政、遂至權移祚易、故當時無不病二人之奸邪誤國。晉書荀勗傳論者、以勗傾國害時、爲孫資劉放之亞、可知二人之名、至晉時猶爲世所詬訾也。而壽作二人合傳、極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并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是直以放資爲正人、與當時物議大相反也。蓋二人雖不忠於魏、而有一功於晉、晉人德之、故壽爲作佳傳。是不惟於本紀多所諱、并列傳中亦多所諱矣。

後之修史者、遂多以迴護爲正法。惟范氏後漢書獨不從其例。

廿二史劄記卷六一、自三國志魏紀、創爲迴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爲式。延及舊唐書、舊五代史、猶皆遵之。直至歐陽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書、始改從春秋書法、以寓褒貶。而范蔚宗於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陳壽魏紀書天子、以公領冀州牧、蔚宗獻帝紀、則曰曹操自領冀州。魏紀漢罷三公官、置丞相、以公爲丞相。獻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魏紀天子使鄒慮策命公爲魏公、加九錫。獻紀則曰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魏紀漢皇后伏氏坐與父完書云、帝以董丞被誅、怨恨公、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獻紀則曰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其二子。魏紀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紀則曰曹操自進號魏王。魏紀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

長史王必營必與嚴巨討斬之。獻紀則曰耿紀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禪代之際魏紀書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使張音奉璽綬禪位。獻紀則曰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誅皆書操殺此史家正法也。

然諸假禪讓爲攘奪者則自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唐以至朱溫奉魏晉爲成式者凡十數代且益變本而加厲焉茲彙述如次。

廿二史劄記卷七一古來只有禪讓征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託於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阼然周公未嘗有天下也。至曹魏則既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倣之此外尙有司馬倫桓玄之徒亦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然其間亦有不同者曹操立功漢朝已加九錫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然及身猶不敢稱帝至子丕始行禪代。

操嘗云若天命生我吾其爲周文王乎此可見其本志非飾說也。又魏書魏國既建諸將皆爲魏臣獨

夏侯惇尙爲漢臣。惇上疏不敢當不臣之禮操曰區區之魏而敢屈君爲臣乎。是操爲魏王時猶與漢臣爲同列也。

司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錫不敢受師更加黃

鉞劍履上殿亦不敢受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亦辭至十餘次晚始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稱帝至其子炎始行禪代及劉裕則身爲晉輔而卽移晉祚自後齊梁以下諸君莫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不代漢封獻帝爲山陽公未嘗加害直至明帝青龍二年始薨炎代魏封帝奐爲陳留王亦未嘗加

害。直至惠帝大安元年始薨。不特此也。司馬師廢齊王芳爲邵陵公。亦至晉泰始中始薨。司馬倫廢惠帝。猶號爲太上皇。居之於金墉城。桓玄廢安帝爲平固王。遷之於尋陽。又劫至江陵。亦皆未嘗加害。故不久皆得返正。自劉裕篡大位而卽戕故君。以後齊梁陳隋北齊後周亦無不皆然。此又一變局也。去古日遠。名義不足以相維。當曹魏假稱禪讓以移國統。猶倣唐虞盛事以文其奸。及此例一開。後人卽以此例爲例。而并忘此例之所由倣。但謂此乃權臣易代之法。益變本而加厲焉。此固世運人心之愈趨愈險者也。今撮叙各朝禪代故事於後。

按裴松之三國志註引魏畧。曹不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冊書。凡三。不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一。桓楷等勸進者一。尙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廙等勸進者一。劉若等勸進者一。輔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廙等又勸進者一。不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設壇。始卽位。此雖一切出於假僞。然猶見其顧名思義。不敢遽受。有揖讓之遺風。至司馬炎旣受禪。陳留王遷居於鄴。以事上表。炎猶下詔曰。陳留王志尙謙冲。每事上表。非所以優崇之也。自後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及元帝南渡。營繕宮室。尙書符下陳留王出夫。荀奕奏曰。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答表曰。書賜物曰。與豈可令出夫役。以前朝殘裔。而臣下猶敢爲之執奏。可見是時尙有虞賓之意。按山陽公居河內。至晉時始罷督軍。除其禁制。又除漢宗室禁錮。是遜位後。魏仍有人監之也。陳留王遜位後。晉令山濤護送至鄴。琅琊王伷嘗監守鄴城。是晉於陳留王亦有監制之法。然皆未嘗加害也。

劉裕急於禪代。以讖文有昌明之後。又有二王之語。遂酖安帝而立恭帝。未幾卽令遜位。有司以詔草呈帝。帝曰。

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固所甘心、乃出居於秣陵宮、裕封帝爲零陵王、帝常懼禍、與褚妃自煮食於牀前、裕使妃兄褚淡之往視妃、妃出與相見、兵士卽踰垣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爲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蕭道成以宋廢帝無道、使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弑之、迎順帝卽位、甫三年卽禪代、封順帝爲汝陰王、居丹徒宮、使人衛之、順帝聞外有馳馬聲、甚懼、監者殺之、而以疾告、齊人賞之以邑。

蕭衍以齊東昏無道、舉兵入討、奉和帝以號令、旣圍京師、東昏爲黃泰平等所弑、衍入京、迎和帝至姑熟、使人假帝命、以禪詔來、遂卽位、封和帝爲巴陵王、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使帝居之、因沈約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而摺殺之。

陳霸先旣禪代、使沈恪勸兵入宮、害梁敬帝、恪辭曰、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如許事、霸先乃令劉師知入、詐帝令出宮、帝覺之、繞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旣而報霸先曰、事已了。

高洋將禪代、使襄城王昶等奏魏孝靜帝曰、五行之運、迭有盛衰、請陛下法堯禪舜、帝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位、又曰、若爾、須作詔書、崔劼等曰、詔已作訖、卽進帝書之、帝乃下御座、入後宮泣別、皇后以下皆哭、帝曰、今日不滅漢獻帝、常道鄉公、遂遷於司馬子如宅、洋行幸、常以帝自隨、竟遇酖而崩。

宇文泰在西魏、以孝武帝宮闈無禮、使人酖之、而立文帝、文帝崩、立廢帝、帝因泰殺元烈、有怨言、泰遂廢之、出居

雍州廡舍亦以酖崩。北史不載，事見通鑑。泰復立恭帝，即位三年，泰死，其從子護當國，使帝禪位於泰子覺，覺封帝為宋公。

出居大司馬府尋崩。諸書皆不載其死狀，然正月封而二月即殂，蓋亦非善終也。

楊堅因周宣帝崩，鄭譯等矯詔使堅受遺輔政，立靜帝，年八歲。堅即誅戮宇文氏，未幾亦假靜帝禪詔奪其位，封

帝為介國公，邑萬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詔。北史謂有其文，事竟不行。是年二月遜位，五月即殂。周書云：隋志

也，則亦不得其死也。

唐高祖兵入長安，立恭帝，次年亦以恭帝詔禪位，封恭帝為鄜國公。至明年五月始死。隋書、北史、通鑑俱不言其死狀。

朱溫逼唐昭宗遷洛陽，使蔣元暉弑之而立哀帝。帝封溫爵魏王，以二十一軍為魏國，備九錫。溫怒不受，使人告

蔣元暉與何太后通，遂殺元暉，弑太后。哀帝使宰相張文蔚等押傳國璽、玉冊、金寶、儀仗、法物，至汴勸進。溫遂即位，封哀帝為濟陰王。次年正月弑之。

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進爵封國，賜以殊禮，亦自曹操始。按王莽

位，已先受九錫，然其文不過五百餘字，非如潘勗為曹操撰文格式也。勗所撰乃衍張竦頌

莽功德之奏，逐件鋪張，至三五千字。勗文體裁正相同。以後各朝九錫文，則皆倣勗為式。其後晉、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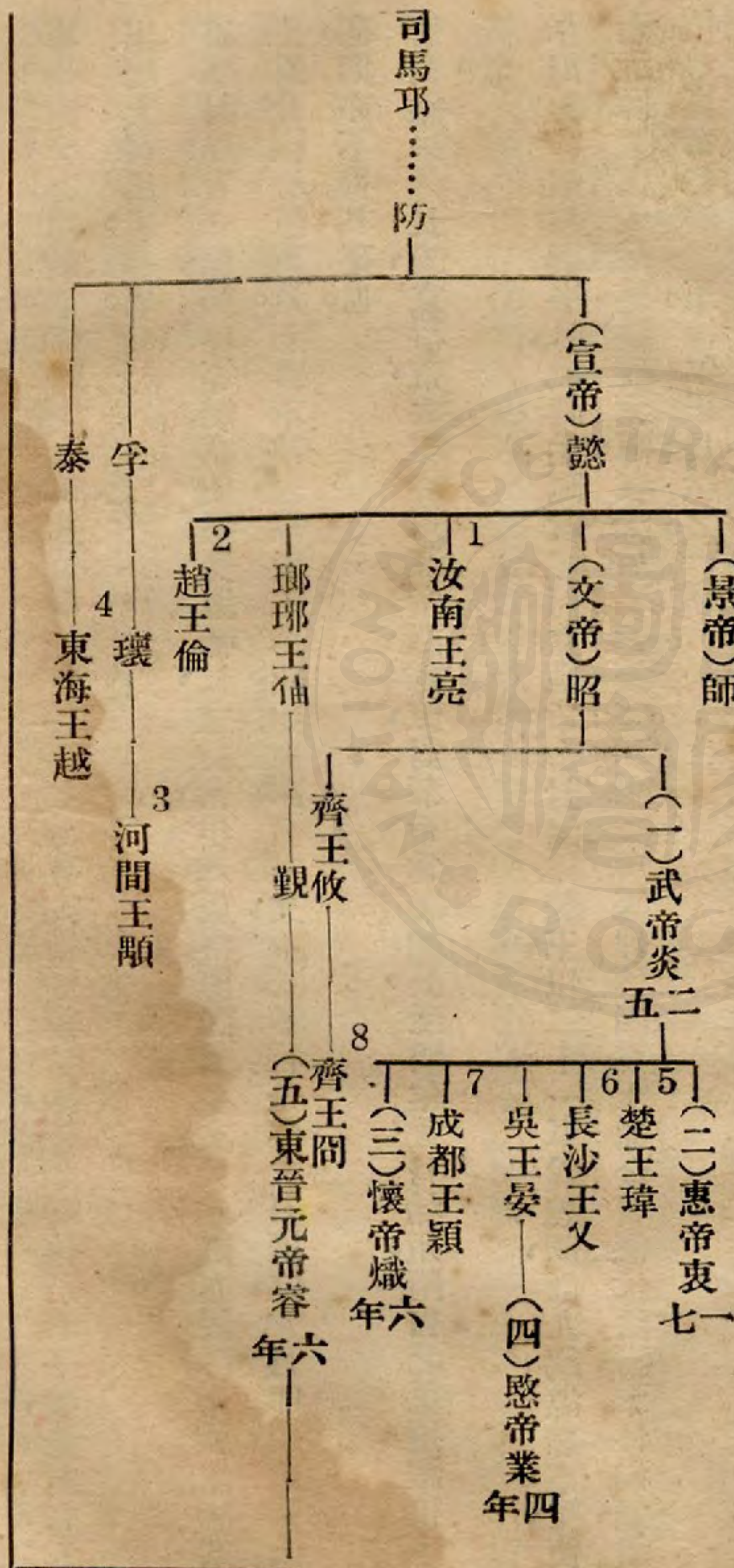
齊、梁、北齊、陳、隋皆用之。其文皆鋪張典麗，為一時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載

之焉。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人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註曰：「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然皆不言九錫出處。據後漢書章懷註，謂九錫本

出於緯書禮含文嘉。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接周制本有錫命之禮。如詩左傳所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彤弓矢千是也。緯書衍之而

演為九耳。(皆見廿二史劄記卷七)篡亂相仍。動用殊禮。後之人習聞奸雄假借禪讓之事。官吏反曲加迴護。遂謂古先哲王以禪讓得國者亦無異於後世之篡弒。詳一冊五九節此又曹丕以下作偽之罪。在盜竊國統之外者。而史家之不能秉筆直書亦不得辭其責也。

晉司馬氏一家自武帝正號傳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共和一一〇六至一二六〇)而未正號以前宣景文三主皆梟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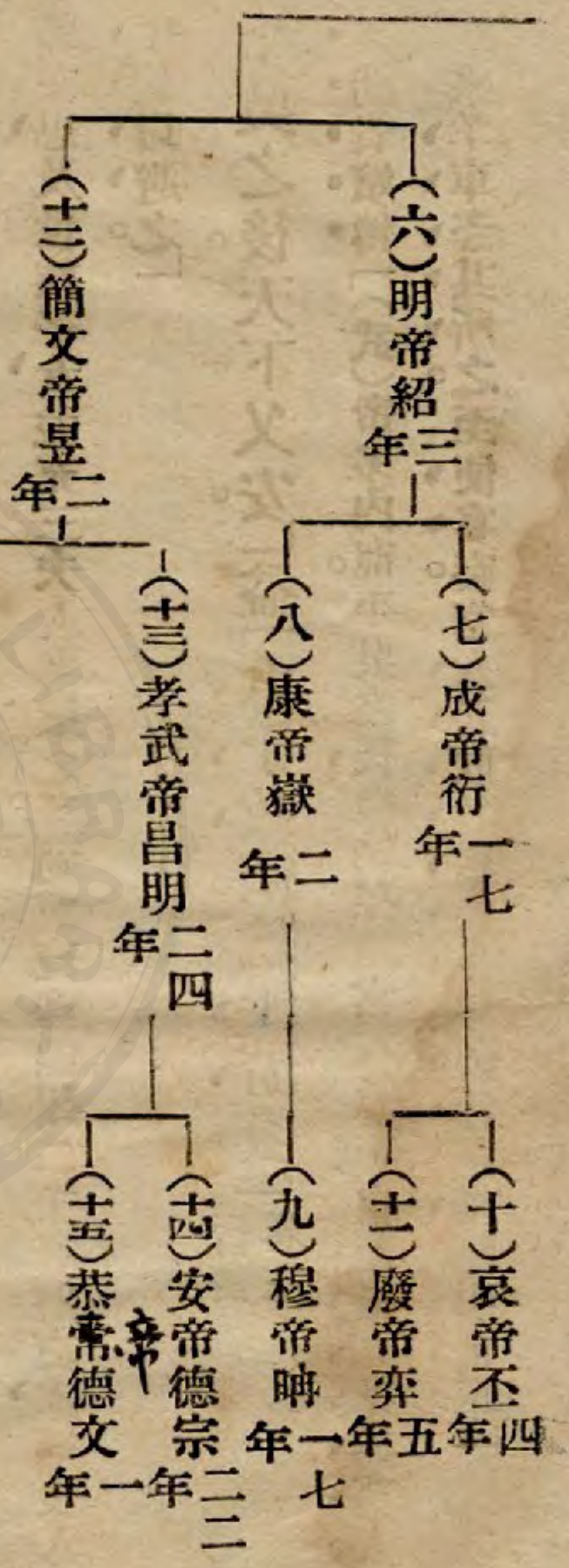
懿以狼顧狐媚盜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其猜忍為前世所未有新莽曹操方之蔑如

晉書宣帝紀「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有狼顧相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

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

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然懿起自儒生及誅曹爽年已七十又三年而死營立家門未遑外事使非二子能繼其志晉業未可知也而師與昭之猜忍乃與懿略同於是晉之代魏成而晉之不及兩漢且不及魏亦定于此矣自後篡亂相尋其禍至宋始已豈僅典午一家之幸不幸哉史稱「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



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恒。」晉書卷三然帝即位之初。卽恣意聲色。至采擇子女。禁止人民婚姻。其無道蓋前古所無。

晉書武帝紀「秦始九年（一一一四）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

又五行志「秦始元年（一一〇六）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敝匿者。以不敬論。」

九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冲等女五十餘人。入朝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于宮中。聲聞于外。」

又武元楊皇后傳「秦始中。帝博選良家子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

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

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冲。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祕書

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

瘁貌。以避之。」

及「平吳之後。天下乂安。」益「怠于政術。耽于游宴。」晉書卷三

晉書胡貴嬪傳「（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

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又「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加「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晉書卷三故帝甫崩而亂即起。然晉自帝以前三主皆未及一統。且未稱帝。自帝以後凡三帝皆大亂。不能一日安。又十一帝皆不能保其一統。偏安江南。帝固晉代惟一之盛世矣。惠帝既立。綱紀大壞。賈后八王。禍亂相尋。而帝之不慧。亦古今所罕。

晉書惠帝紀「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

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參一節廬江杜嵩據

書九一卷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

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乘輿幽繫。既同姜里。羊后興廢。有甚弈碁。

晉書惠羊皇后傳「賈后既廢。立為皇后。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乂敗。穎奏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陳畛等伐成都

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

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按自古皇后之數。立數廢。未有如羊后者。

胡羯之亂。亦始于帝時。而懷愍二帝被其禍。永嘉五年（一一五二）劉曜、王彌、石勒等寇

洛陽虜懷帝。見一七〇葉七年五四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而弑之。愍帝即位于長安。

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

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

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晉書卷五建興四年五七一八月。劉曜等逼長安。一領軍將軍麴允與公卿

守長安小城以自固。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麴數十甗。麴

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十一月。帝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觀

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晉書卷五而其見辱更過懷帝。

晉書愍帝紀「建興五年一一五八」十月。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

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尙書郎辛賓

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帝遇弑。崩於平陽。時年十八。

然觀懷帝對劉聰及羊后對劉曜之語。
晉書載記「聰謂懷帝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

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

又惠羊皇后傳「洛陽沒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

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于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

晉室之受禍。固有由矣。元帝嗣興江左。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一經略區區。僅

全吳楚。終以王敦之禍。憂憤告謝。參二七 七葉

晉書元帝紀。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

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

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

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

明帝「聰明有機斷」為東晉第一。令主在位三年而崩。僅平王敦之亂而已。自後諸帝。除桓溫擁立之簡文外。踐阼時多幼弱。

廿二史劄記卷八。晉南渡後。惟元帝年四十二即位。簡文帝年五十一即位。其餘則踐阼時多幼弱。明帝二十四

歲。成帝五歲。康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三歲。廢帝二十一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二十二歲。至恭帝即

位。年三十二。而國已歸劉宋矣。蓋運會方隆。則享國久長。生子亦早。故繼體多壯年。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

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為矣。然東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

明帝成帝時有王導庾亮郗鑒等。康帝穆帝時有褚裒庾冰蔡謨王彪之等。孝武時有謝安謝玄桓冲等。主雖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國脈得以屢延。一桓溫出而宗社幾移，迨會稽王道子昏庸當國，元顯以狂愚亂政，而淪胥及溺矣。國家所貴有樹人之計也。」

簡文雖號長君。時「桓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史稱「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然「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晉書卷九子孝武幼稱聰悟，精理不減簡文，「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末年「張貴人有寵，年幾二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

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晉書卷九

至安帝則「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

晉書卷十其不惠尤甚於惠帝矣。雖賴大臣輔相之力，享國猶較永於宋齊諸代，而權臣之亂亦屢起。參二七七、二七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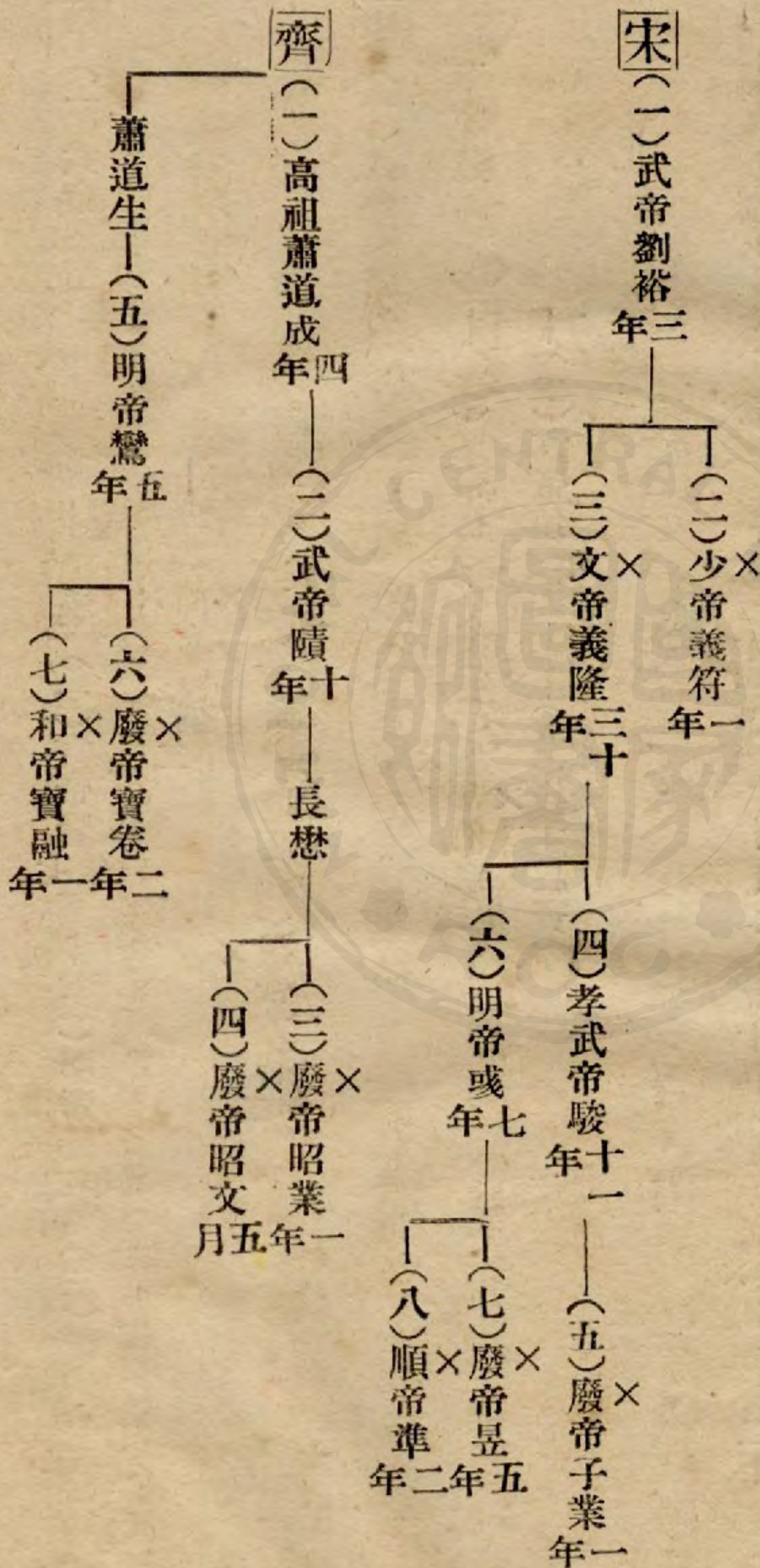
魏收言「自叡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強，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變故相尋。」魏書九十六雖出於北人之詆諆，亦東晉之寫照矣。懿師昭皆稱梟雄，而後嗣昏庸相繼，無一能稍肖其祖宗者。史

稱「琅邪王觀妃夏后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元帝紀。故東晉諸帝皆非司馬氏之子孫。則晉帝之昏愚牛氏亦當分任其咎也。

(二〇四)南北朝之諸帝 南北朝承魏晉及華夷僭竊諸國之後百七十年間(自

宋劉裕稱帝^{一二}至隋文滅陳^{三四})自隋外凡七代五十君而後梁尙不與焉。

南朝帝系表



梁 (一)武帝蕭衍年四八
 統—**後梁** (一)宣帝詧年七
 (二)明帝歸年二四 (三)後主琮年二

(二)簡文帝綱年二
 (三)元帝繹年三
 (四)敬帝方智年二

陳 (一)武帝陳霸先年三

—陳道譚— (二)文帝蒨年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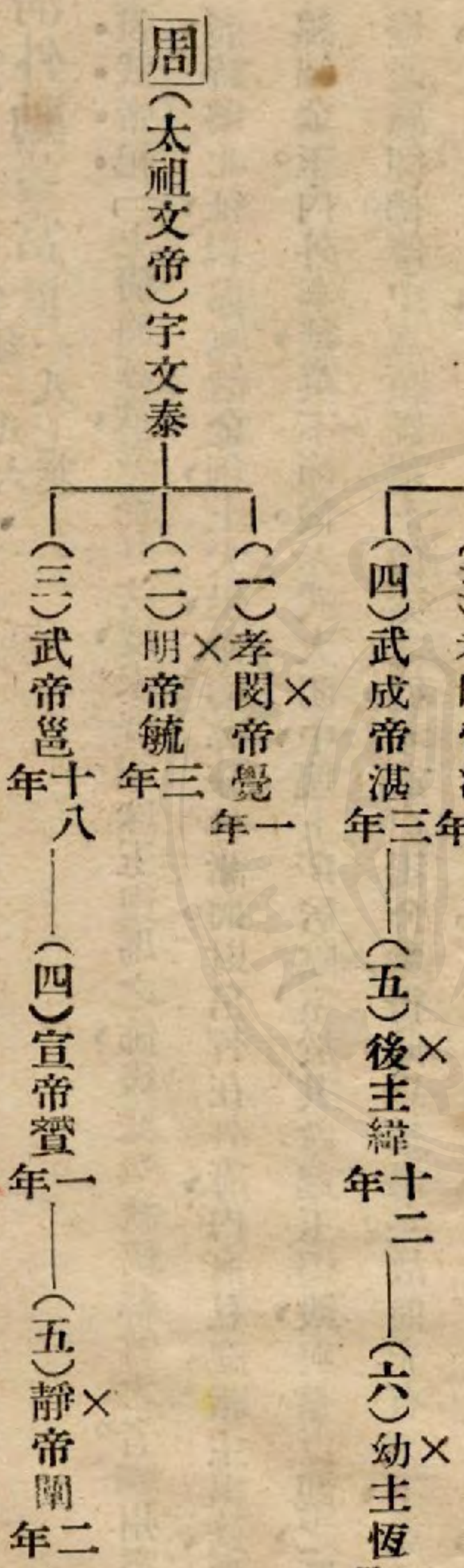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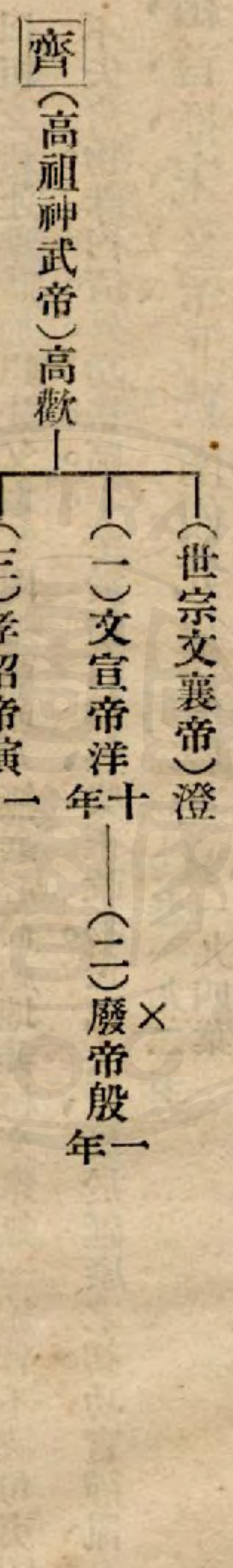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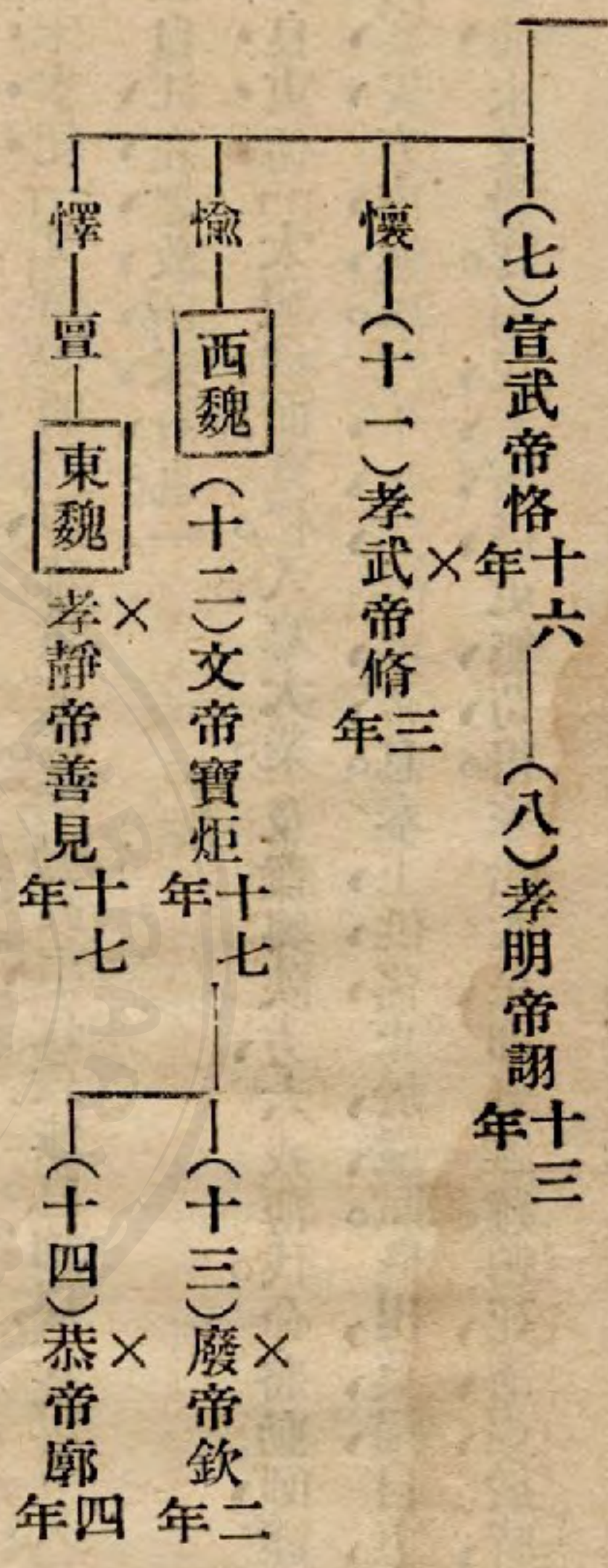
(三)廢帝伯宗年二
 (四)宣帝顛年十四
 (五)後主叔寶年六

北朝帝系表

魏 (昭成帝)什翼犍 (一)道武帝拓跋珪年十一
 (二)明元帝嗣年十五
 (三)太武帝燾年二十—**晃**

(四)文成帝濬年十四
 (五)獻文帝弘年六
 (六)孝文帝宏年二八

—**總**— (九)孝莊帝子攸年二
 —**羽**— (十)節閔帝恭年二



五十君中。計被廢殺或俘獲者二十君。表中有×符號者是。計宋五、齊四、梁三、陳二。獲全。魏十、北齊北周各三。內僅陳廢帝及後主未被殺。

者僅五之二。帝室之禍其慘酷蓋前史所未有。至其略可述者。節儉功烈。首推宋武帝。誅內清外勳。蓋當世。參一八六、一八七葉。

宋書武帝紀：「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鋪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史臣曰：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

治績首推宋文帝北狄南侵。元嘉之政始衰。參一九二至一九四葉。

南史宋本紀：「文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靖爲心。於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

宋書良吏傳：「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竟，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替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謠舞。」

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埽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而魏孝文與梁武帝則與當時南北文物所係最鉅。孝文才藻天成，師法中國，爲異族用。夏變夷之巨擘，及遷都嵩洛，洛邑繁華，有逾魏晉。說已詳前（九八節）。孝文卒，四一三後二年，梁武卽位江南，四一三其藝能博學，旣獨擅千古，御宇四十餘年，崇信儒佛，金陵文教之盛，尤爲江左以來最。

梁書武帝紀：「高祖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脩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

朱异大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袂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解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猶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性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泊登寶歷。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歷觀古昔。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史臣曰。高祖御鳳。歷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旣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南史梁本紀。「武帝據圖錄。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陸倕石闕銘序文選五十六。此文作於天監七年。「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

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邱。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庾信哀江南賦庾開府集卷一「於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

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

西畫浮玉，南琛沒羽。吳歛越陰，荆艷楚舞。草木之藉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

江表無事。王歛爲蘇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

通鑑卷一六二胡注「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

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於陳時，中外人物，不迨宋齊之半。」

然「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履霜弗戒，悖逆萌生。二卒因侯景之禍而亂，

亡。見一九八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南史卷七以視魏孝文後，猶傳數世始移國祚者，反不逮焉。

南北朝帝室最顯著之現象曰篡殺，曰昏暴，曰淫亂，篡殺之變，大抵起自權臣而骨肉之

相殘亦多。後魏不得令終者六主。內後世追諡者二主，在上系統表外。禍皆出於家庭之間，猶可曰胡俗固然。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後魏多家庭之變。穆帝（猗盧）爲其子六修所弒，昭成帝（什翼犍）爲其子寶君所弒。按此二帝係後

世追諡道武帝爲其子清河王紹所弒，太武帝爲中常侍宗愛所弒，獻文帝爲其母文明太后所害，孝明帝亦爲其

母胡太后所害。統計後魏諸帝不得令終者凡六人，而禍皆出於家庭之間，蓋剛戾性成，其俗固然也。」

而南朝亦有二凶弒父之事（宋文帝爲二子劭、浚所弒）誠可謂人倫之巨變矣。

宋書二凶傳「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卽戎，武靈胡

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

衽，亦爲幸矣。」

至荒亂之君，亦未有如此時代之多者。南朝如宋少帝、義符、前廢帝、子業、後廢帝、昱、齊廢

帝、鬱林王、昭業、東昏侯、寶卷、陳後主、叔寶、北朝如齊文宣帝、洋、後主、緯、周宣帝、贇，其昏狂

淫亂，皆史策所罕覩。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古來荒亂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齊兩朝之多者。宋武以雄傑得天下，僅三年而

卽有義符。文帝元嘉三十年，號稱治平，而未有元凶劭之悖逆。孝武僅八年而有子業。明帝亦八年而有昱。齊高

武父子僅十五年而有昭業。明帝五年而有寶卷。統計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繼出，蓋劫運之中，天方長亂。

創業者不永年、繼體者必敗德、是以一朝甫興、不轉盼而輒覆滅也。今摘於左。

宋少帝義符

武帝之長子也

善騎射、解音律。即位後所爲多乖戾。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徐羨之等廢立之夕、帝方遊天泉池、卽龍舟而寢。詰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并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以皇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徙於吳郡。未幾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素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闔踏之而殞。

前廢帝子業

孝武帝之長子也、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孝武所責。

孝武西巡、帝承參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初卽位、受璽綬、傲然無哀容。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旣殺法興、於是又誅羣公。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有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山陰公主帝姊也、淫恣過度、帝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每出使、公主與朝臣共陪輦。自以在東宮時不爲孝武所愛、將掘其景寧陵。太史言不利於帝而止、乃縱糞於陵、罵孝武爲驢奴。又掘殷貴妃墓、忿其在孝武時專寵也。又忌諸父、建安王休仁、湘東王彧、卽明帝山陽王休祐、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所不至。三王並肥壯、帝以籠盛之。彧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嘗於木槽盛飯、納諸雜食、攪和之。裸彧入地坑中、令以口就槽食之、以爲歡笑。令左右淫休仁生母楊太妃、備諸醜狀。又令淫南平王敬猷母、不從卽殺敬猷。及其弟敬先敬淵。時廷尉劉蒙妾有孕、帝迎入宮、冀生男立爲太子。會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之、使擔付大官、卽日屠豬。休仁笑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豬作湯餅。帝意解。乃一宿出之、將南巡荆湘。期旦殺彧、休仁等然後發引。是夜彧與帝侍臣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

謀殺帝。先是帝遊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夜夢一女子罵其悖虐無道，帝怒於宮中，求得貌類所夢者戮之。是夕又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我訴上帝矣。至是巫言此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捕鬼，帝親射之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懷刀入姜產之爲副，諸姬皆走，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者三，手不能舉，乃被弑。後廢帝昱，明帝之長子也，五六歲卽能緣漆竿，去地丈餘，食頃方下。漸長，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及卽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未得肆志。三年後，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或二十里，或入市中，遇慢罵則悅而受焉。四年後，無日不出，與解僧智張五兒恆夜出承明門，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道上男婦及犬馬牛驢，無免者。人聞白晝不開門，道無行人，嘗着小袴褶，不衣冠，有白楮數十，鉗鑿刀鋸，不離左右，爲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至屍臥流血，然後快。左右人見之，有顰眉者，帝卽令正立，以矛刺之。曜靈殿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酒肉費。出逢婚姻葬送，輒與挽車小兒羣飲以爲歡。旣殺阮佃夫，佃夫有腹心人張羊逃匿，後捕得，自以車轢殺之。殺杜延載、杜幼文，皆手自斃割。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執盾馳馬，自往刺杜叔文於玄武湖北，聞沈勃多寶貨，往劫之，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罵之曰：汝罪踰桀紂，遂見害。帝嘗露車一乘，以出入，從數十人，儀羽追之，恆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卽能鍛銀裁衣作帽，無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卽慘慘不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蕭道成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帝微行出北湖，張五兒馬墜湖，帝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胡伎爲樂。又於巒岡賭跳，後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

飲酒。楊玉夫嘗有寵，忽然見憎，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來報，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王敬則先結玉夫及陳奉、伯陽、萬年等二十五人，是夕玉夫候帝眠熟，與萬年同入氈幄，取千牛刀殺之。

齊廢帝鬱林王

武帝之孫文惠太子之子也。文惠早薨，武帝立爲太孫。性辨慧，陰懷

鄙慝，與左右無賴二十餘人共衣食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者皆與交歡，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凡諸小人皆預加爵位，許以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懼禍，皆自殺。文惠太子每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大罪，不如市邊屠沽。」文惠疾及薨，帝侍疾居喪，哀容號毀，見者皆嗚咽。纔還內室，卽歡笑，飲食備極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欲絕。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以爲必能負荷也。帝令女巫楊氏禱祠，速求天位。文惠之薨，謂由楊氏之力。又令禱祈武帝晏駕。武帝疾甚，帝與妃何氏書紙中央作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武帝臨崩，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以後勿復委人。」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大斂始畢，卽呼武帝諸伎奏樂，又好狗馬。卽位未旬日，卽毀武帝招魂殿，作馬埽，馳騎而墜，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飼以梁肉。武帝梓宮下渚，帝於端門內奉辭，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鞞鞞之聲，響震內外。王敬則問蕭坦之曰：「不太恩恩耶？」坦之曰：「此是內人哭響徹耳。」山陵之後，微服遊市里，多往文帝陵隧中，與羣小作諸鄙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極意賞賜，動至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个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未期年用已過半，以諸寶器相擊剖碎，以爲笑樂。好鬥雞，買雞價至數千。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夜在宮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私通，改姓徐氏。龍駒勸

長留宮中、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徐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無別。西昌侯鸞即明帝使蕭湛等誅倖

臣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尙書省入、王晏、徐孝嗣等繼進、帝在壽昌殿、方裸身與霍氏相對、謀兵入宮、帝走向

徐姬房內、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頭頸、輿接出西弄、遇弒。齊廢帝東昏侯寶卷 明帝第二子也、以母后故、立

爲皇太子。在東宮好弄、不喜書學、嘗夜捕鼠、達旦以爲樂。明帝臨崩、囑以後事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

誅殺大臣、性訥澁、少言、不與朝士接。惡明帝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力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羊闡入

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落地、帝大笑曰、此禿鷲啼來乎。自江祐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擊鼓吹角、左右數百

人、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嘗以五鼓就臥、至晡乃起。王侯朝見、至晡乃得前、或際曙遣出、臺閣奏案、不知所在、閣

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也。元旦朝會、食後方出、禮纔畢、便還西序寢、百僚陪位者、自己至申、皆僵

仆。拜潘妃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七寶稍、金銀校具等、各有名字。戎服急裝、不避寒暑、

陵冒雨雪、馳騁阬窞、渴輒下馬、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乘具懼爲雨濕、織雜采珠爲覆、好爲擔幢、初學時、幢每傾

倒、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善走者爲逐馬、置射雉場二百

六十處、圍中帷幃、皆紅綠錦爲之、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與鷹犬隊主、徐令孫翳隊主、俞靈亂、齊馬而走。又

不欲人見之、驅逐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

便驅、逐打鼓踏圍、鼓聲所聞、便應走避、避不及者、應手格殺。從萬春門東至郊外數十里、皆懸幔爲高幃、處處禁

斷、疾病者悉扛移、無人扛者、扶匍道側、吏司又捶打、絕命者相繼。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帝見、推置水中、須臾

與便死。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被驅不得留，及還，兩眼已爲鼠食盡。有一婦人當產不能去，帝卽剖其腹看男女。長秋卿王儼病篤，不得留家，乃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狼狽步走，藏酒罏邊，至夜半方得歸。蔣山定林寺一僧病不能去，立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耶？璿儀等殿及華林祕閣三千餘間，盡被火燒。有左右趙鬼者，能誦西京賦云：柏梁旣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方樂芳德等殿，又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飾以金璧。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有諸寶珥，皆剔取以爲殿飾。又鑿金爲蓮花，使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也。潘氏服御極選，庫物不周，貴市人間金寶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縷百品千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爲奸，科一輸十，百姓困窮，號泣滿路。凡諸市買，遇便掠奪，商旅無訴。又以閔武堂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牆撤屋出之，合抱者亦皆移植，取玩俄頃，烈日中至便焦枯，死而又種，無復已極。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狀，明帝時所聚金寶，悉泥而用之，猶不足，令富戶買金，限以賤價，又不還值。潘妃威行遠近，父寶慶挾勢逞毒，富人悉誣以罪而沒入之。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帝爲制衰經，羣小來弔，帝蔬膳積旬，不聽音伎，閹人王寶孫等共治肴羞，爲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帝與宮人等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帝小有失，妃亦予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雖畏潘氏，而私與諸姊妹淫通。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朱光尙託鬼道，謂帝曰：向見先帝，瞋怒，帝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會魏師來伐，令揚南徐二州人三丁取兩，遠郡悉令上米，一人准五十斛，輸米旣畢，就役如故。蕭衍師至，帝袴褶登南

掖門、又虛設馬仗千人、張弓拔矢、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外圍既立、屢戰不勝、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將軍王珍國、張稷等懼禍、乃結後閣舍人錢強、遊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國珍勒兵入殿、帝方吹笙歌作兒女子、臥未熟、聞兵入、急趨出、閣人黃泰平刃傷其膝、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合廢爲東昏侯。

陳後主叔寶

宣帝嫡長子也、卽位後荒於酒色、不卹政事、左右嬖佞珥貂

者五十人、婦人美麗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爲常。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兵至、入井避之、軍人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呼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孔二嬪同乘而上。高穎入宮、見其臣下所啓軍事、猶在床下、尙未啓封也。以上皆本紀魏徵史論後主於光熙殿前、起

近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植、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迎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鬢

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雅、容色端嚴、每瞻視盼、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於閣上覲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讚之。所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替亂矣。

北史齊本紀：「文宣帝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達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刀張弓、游行市肆。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沉醜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牟槊、游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爲喜。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

儼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沉酣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楸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爲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務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牆外。魏安樂王元昂后之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輕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枰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後主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閒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屬。盡殺之。或殺人剝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順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瑤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

又于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騫，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蝸，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于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于武成云。

又周本紀：「宣帝嗣位之初，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卽通亂先帝宮人，纔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僭奢，耽酗于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閣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摹壯麗，踰于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爲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渾成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唯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帝從祖兄，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以酒，逼而淫之，每左右侍臣論議，唯欲興造革易，未嘗言及政事，其後游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游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爲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怨，又吝于財，略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抄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

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嬪妃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終矣。」

而帝室之受禍亦深。自劉裕篡大位而卽戕故君，以後齊梁陳隋北齊後周無不皆然。一詳節○三王族亦每隨國祚以俱，赤宋齊革易，盡殄前代子孫。梁武雖盡誅齊明之子，對於齊高子孫猶保全錄用，已爲盛德之事。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宋之於晉，齊之於宋，每當革易，輒取前代子孫盡殄之。梁武父順之在齊時，以縊殺魚復侯子響事爲孝武所惡，不得志而死，故梁武贊齊明帝除孝武子孫，以復私讎。然亦本明帝意，非梁武能主之也。後其兄懿又爲明帝子東昏侯所殺，故革易時亦盡誅明帝子以復之，所謂自雪門恥也。至於齊高子孫猶有存者，

高武子孫已爲明帝殺盡，惟豫章王一支尙留。

則皆保全而錄用之。如蕭子恪仕至吳郡太守，子範祕書監，子顯侍中，吏部尙書，子雲國子

祭酒，子暉中騎長史。梁武嘗謂子恪等曰：「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云：『時代革易，宜有處分。』我依此而行，有何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必行誅戮，有傷和氣，所以運祚不長。昔曹志是魏武帝孫陳思王之子，事晉武帝能爲忠臣，此卽卿事例，卿等無復自外之意，日久當知我心耳。」姚察論曰：「魏晉革易，皆抑前代宗支以絕民望，然劉奔曹志猶顯於新朝，及宋遂令司馬氏爲廢姓，齊之代宋，戚屬皆殲，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梁受命而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受任，通貴滿朝，君子以是知高祖之量度越前代矣。」

北朝則高洋齊文大誅元氏，而高氏亦多死於周世。楊堅隋文大殺宇文氏，而楊氏亦遭

人屠殺幾無遺種。

北史齊本紀「文宣帝天保十年（一四〇〇）五月，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紹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並投漳水。」王鳴盛曰：高洋殺元氏子孫，北史元韶傳言死者七百二十一人，而紀言所殺三千人，洋既因王莽誅劉不盡，使光武中興，欲盡誅元氏，恐當以三千人爲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序元魏之後，聞於唐者甚多，宰相一人，穰相穆宗。然所列者皆是後周韓國公謙及隋兵部尚書平昌公巖之後，則知元氏惟西魏尚有存者，而東魏已絕。文成五王等傳末論云：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可見在唐皆西魏子孫。河陰之難，魏之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爲爾朱榮所殺。見榮傳朝廷幾爲之一空。洛陽伽藍記第四卷云：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是也。未及三十年，而元氏子孫三千人，又被高洋盡殺之。且前代之翦滅，猶不過陰行醜害，此則駢斬於市，男子無少長皆就戮，嬰武擲於空中，承之以猶，誅屠之慘，一至於此。」

通鑑卷一七三「陳宣帝太建九年

周武主建德六年、一四一八年

四月，周主封高緯

齊後主

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十

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制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

安坐而攘帝位。其時雖有尉遲迥、宇文弼、石慈、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并兵匡復。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殄滅之。於是大權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誅殺，殆無遺種。今以周書考之：周文帝子除、宋公震、譙王儉、冀公通先卒，衛王直先以罪誅外，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皆被殺，而並殺招子員、貫、乾、銑、乾、鈴、乾、鑑等。純子謙、讓、讓等，盛子忱、棕、恢、懼、忻等，達子執、轉等，迥子祐、裕、禮、禧等，而震之子實、儉之子乾、暉、通子絢亦皆被殺。於是周文帝子孫盡矣。節閔帝一子康先死，其子湜亦被殺。於是節閔子孫又盡矣。明帝子畢、王賢、鄆、王貞皆被殺，並殺賢子宏、文、恭、道、樹、孃等。貞子德、文等於是。明帝子孫亦盡矣。武帝子漢、王贊、秦、王贊、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兌、荆、王元皆被殺，並殺贊子道、德、道、智、道、義等。贊子忠、誠、靖、智、靖、仁等，餘本無子。於是武帝子孫盡矣。宣帝子靜，帝既爲隋文所害，餘子鄴、王術、郢、王術皆幼而被殺。於是宣帝子孫又盡矣。其宗室內，宇文弼以起兵應尉遲迥被殺。又宇文洽、宇文椿及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等，宇文衆及子仲和、孰、倫等皆被殺。惟宇文洛以疏屬幼年得封介國公，以爲隋賓。未幾又斃之。於是宇文之宗族亦無在者。竊人之國而戕其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慘毒，豈復稍有人心。其後隋文帝五子，長太子勇被廢後賜死。次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弑。次秦王俊先卒。次越王秀廢錮死。江都之難，次漢王諒以反誅。計五子中除秦王俊外，無一非不得其死者。而勇子十儼以酖死，裕、筠、嶷、恪該嬰孝實，孝範皆貶嶺外杖死。俊子浩、湛及秀諒之子皆爲化及所害。煬帝三子，長太子昭先卒。次齊王暕，次趙王杲皆死。江都之難，無子而昭子代王侑爲唐所立，未幾禪位。封鄴國公，不數月而殂。次燕王倓亦遇害于江都。次越王侗稱號東都，爲王世充所弑。於是煬帝之子孫亦無遺種矣。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愔，隨蕭太后入突厥，後歸於

唐官尙衣奉御楊氏之種，僅延此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姓宇文者之手以斃之。字文化及與周同姓而非同宗此豈非天道好還之顯然可據者哉！

而南朝宋武子孫多爲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所殺。齊高武子孫多爲明帝一人所殺。骨肉相屠，其禍尤慘。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宋武帝七子長義符即位，以失德爲徐羨之等所廢，殺於金昌亭。次廬陵王義真亦被廢，殺

於新安郡。次文帝義隆，爲其子劼所弑。次彭城王義康，爲文帝賜死。其于允文爲劼所殺次江夏王義恭，爲前廢帝所殺。先有

于盡爲劼所殺，後又有四子爲前廢帝所殺次南郡王義宣，以謀反爲朱修之所殺。其長子恢自殺，愷逃在民間亦捕殺，餘子在江陵者皆爲修之所殺次衡陽王義季，以飲酒致

殞，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是武帝七子惟義季善終，有後。其餘皆死於非命，且無後也。文帝十九子長元凶劼，次

始興王濬，皆以弑逆被誅。劼四子，濬三子，皆梟首次孝武帝，次南平王鑠，爲孝武酖死。其子敬猷敬淵敬先，皆爲前廢帝所殺次廬陵王紹，出繼

義真，以善終。紹又無子，以敬先嗣，即前廢帝所殺者次竟陵王誕，爲孝武所忌，使沈慶之攻殺之。無子次建平王宏，善終。其子景素，後廢帝時被殺，并殺其子

延齡及二少子次廬江王禕，明帝逼令自殺。有子克明善終，無子次晉熙王昶，前廢帝欲討之，乃奔魏。有二妾還都，各生一子，尋皆廢

、惟昶奔魏後爲駙馬都尉，有子承緒孫文遠等次武昌王渾，孝武帝逼令自殺。無子次明帝，次始安王休仁，爲明帝所忌，賜死。其子伯融伯猷後廢

殺次晉平王休祐，明帝使人觸之墜馬死。有十三子，順帝時肅道成以勅命賜死次海陵王休茂，以反被殺。次鄱陽王休業，臨慶王休

倩，新野王夷父，皆早卒。次桂陽王休範，舉兵討蕭道成，爲張敬兒所殺。子應宣德嗣青牛智藏，皆被殺次巴陵王休若，爲明帝賜

死。子冲、尋卒。是文帝十九子。惟孝武及明帝嗣位。及宏善終。昶奔魏。休業、休倩、夷、父早卒。其餘皆不得其死。且亦無後也。孝武帝二十八子。夭殤者十。爲前廢帝所殺者二。爲明帝所殺者十六。當明帝時。以孝武子孫誅殺已盡。轉以己子武陵王贊爲孝武後。則孝武子孫已無一在者。可知也。按劉休傳。明帝素肥瘠。不能御內。諸王妾有孕者。密取入宮。生子則閉其母於後房。順帝本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自稱李統云。然則明帝雖有十二子。皆非親子也。而何以自護其假子。而盡殺祖宗之子孫。卒之十二子中。後廢帝及順帝皆爲蕭道成所弑。隨陽王勰、新興王嵩、始建王禧亦爲道成所殺。智井躋皆出繼。而變亦爲道成所殺。智井躋生卒不可考。惟法良及邵陵王友暨第四子之未名者。以早夭免誅。然則明帝十二子。其真僞本不可知。而卽其自號爲親子者。天卒不過數人。其餘亦皆不得其死。且皆年幼無子也。南史順帝紀謂帝遜位被害後。宋之王侯無少長皆盡矣。然則宋武九子。四十餘孫。六七十曾孫。死於非命者十之七八。且無一有後於世者。當其勃焉興也。子孫繁衍。爲帝爲王。榮貴富盛。極一世之福。及其敗也。如風之捲籜。一掃而空之。橫屍喋血。斬艾無噍類。欲求爲匹夫之傳家保世而不可得。斯固南北分裂時劫運使然。抑亦宋武以猜忍起家。肆虐晉室。戾氣所結。流禍於後嗣。孝武明帝又繼以凶忍慘毒。誅夷骨肉。惟恐不盡。兄弟子姓。悉草薶而禽獮之。皆諸帝之自爲屠戮。非假手於他族也。卒至宗支盡而已。之子孫轉爲他族所屠。豈非天道好還之明驗哉。前廢帝嘗夢其母王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尙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是冥冥中固有鑒觀不爽者。孝武既以多殺文帝子而絕嗣。明帝又以多殺孝武子。而其子亡國殞身。無復子遺。真

所謂自作之孽也。」

又卷十二「宋子孫多不得其死。猶是文帝孝武廢帝明帝數君之所爲。至齊高武子孫則皆明帝一人所殺。其慘毒自古所未有也。明帝本高帝兄子。早孤。高帝撫之恩過諸子。歷高武二朝。爵通侯。官僕射。至鬱林王時輔政。因鬱林無道。弑之而立海陵。不數月。又廢弑之而奪其位。自以得不以正。親子皆幼小。而高武子孫日漸長大。遂盡滅之無遺種。子岳傳今按高帝十九子。長武帝。次豫章王嶷。臨川王映。長沙王晃。武陵王弈。安成王翬。始興王鑑。皆卒於明帝前。故未被害。又早殤者四人。其餘鄱陽王鏘。桂陽王鐸。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鐸。晉熙王鈇。河東王鉉。衡陽王鈞。皆明帝所殺也。武帝二十三子。長文惠太子。早薨。次竟陵王子良。善終。魚復侯子響。武帝時以擅殺長史拒臺兵見殺。又早殤者四人。其餘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陵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衡陽王子珉。南郡王子夏。皆明帝所殺也。文惠太子子鬱林王昭業。海陵王昭文。既爲明帝所殺。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亦明帝殺之。甚至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胃。昭穎。亦明帝所殺。統計高帝後。惟豫章王嶷有子子廉。子恪。子操。子範。子顯。子雲等。有後於梁。其餘諸子及武帝文惠諸子孫。大半皆被明帝之禍。且俱無後。按齊高嘗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衰敝。故終武帝世。諸兄弟尙得保全。然齊高但知宋之自相屠戮。而不知己之殺劉氏子孫之慘。當巴陵王子倫被害時。謂茹法亮曰。先朝殺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是天理卽人心。殺人子孫者。人亦殺其子孫。金翅下殿。搏食小龍無數。子夏傳。明帝名鸞。卽金翅鳥也。斯固齊高之自取也。然齊明之忍心害

理亦已至矣。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帝輒先燒香火，嗚咽流涕。人以此知其夜當有殺戮。子岳每殺諸王

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砍關排牆而入。傳當時高武子孫朝不保夕，每朝見，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傳桂陽王

鑠見帝後，出謂人曰：吾前日見上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誅，今日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是夕果見殺。鑠宜

都王鏗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左右皆泣，未幾賜死。鏗王敬則起兵向闕，以奉南

康王子恪為名，子恪逃走，不知所在。明帝欲盡殺高武子孫，乃悉召入尚書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孩抱者乳母

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悉殺之。會子恪自吳奔歸，二更刺啓入，時刻已至，而帝眠未醒。

沈徽孚單景雋少留其事，及帝覺，乃白子恪已至。帝驚曰：未盡諸王命耶？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諸王侯還第。

昭胃傳 蓋天良難昧，帝亦動於心之所不安也。然其後又卒皆誅死，然則齊明之殘忍慘毒，無復人理，真禽獸之不

若矣。卒之高武子孫既盡而已，之子東昏侯寶卷和帝寶融皆被廢殺之禍。江夏王寶玄先為東昏所殺，鄱陽王

寶寅逃入魏，後亦謀反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皆中興元二年賜死。惟廣陵王寶源以先卒未

被禍，巴陵王寶義以廢疾得善終。餘皆早夭。是明帝之子亦無一得免禍者。始安王遙光，明帝親兄子，明帝謀害

諸王皆遙光贊成之。後遙光亦以反誅。真所謂天理昭彰，報施不爽。凡殺人以利己者，可以觀於此矣。」

宮闈淫亂南朝則宋世最無倫理士大夫至以聯姻帝室為畏途

廿二史劄記卷十一「宋武起自鄉豪，以詐力得天下，其於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是以宮闈之亂無復倫理。趙倩

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濬出入宮掖，與主私通，倩知之，與主肆言搏擊，至引絕帳帶，事上聞，文帝詔離婚，殺

主所生母蔣美人。宋書趙倫之傳如此、南史則謂倫與公主素相愛、偶因戲言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遂離婚。孝武閭庭無禮、有所御幸、嘗留止其母路太后房

內、故人間咸有醜聲、宮掖事祕、莫能辨也。路太后傳帝又與南郡王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遂舉兵反。義宣傳

宣敗後、帝又密取其女入宮、假姓殷氏、拜為淑儀、左右宣泄者多死、殷卒、帝命謝莊作哀冊文。殷淑儀傳前廢帝子業

以文帝女新蔡公主為貴嬪、改姓謝氏、殺一宮婢代之、詭言主薨、以武賁鉞戟鸞輅龍旗送還其家。廢帝紀、并帝見何邁傳

姊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

一何至此。帝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公主又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備見逼迫、十餘日、淵誓死不回、

乃得免。廢帝紀帝又使左右淫建安王休仁母楊太妃、劉道隆欲得帝歡、盡諸醜狀、休仁妃殷氏有疾、召祖翻診視、

祖翻貌美、殷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皆休仁傳明帝內宴、裸婦人而觀之、以為歡笑、王皇后獨以扇障面、帝怒、

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為不視。后曰、為樂之方甚多、豈有姑姊妹相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實外舍所無、

帝大怒。王皇后傳帝又以妃陳氏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後廢帝、故人間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亦自稱李將軍、或

自謂李統。陳太妃傳帝又素肥、晚年廢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孕者、輒取入宮、生子則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

之。順帝本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華為母。陳昭華傳此見於紀傳者、宮庭內習尚如此、宜乎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為

畏途、且凡為公主者、皆淫妬、人主亦自知之、故江數當尚主、明帝使人代數作辭、婚表、徧示諸公主、以愧厲之。文穆

皇后傳亦一代得失之林也。齊鬱林尊其母王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見也。南史王皇后傳

北朝則元魏初有子貴母死之制、不令婦人與國政、而文成馮后在、獻文世以皇太后臨

朝獻文誅其內寵。竟害獻文。宣武胡后生太子而不賜死。孝明世臨朝稱制。恣行穢濁。並鳩孝明。其禍幾與唐武后等而魏之亂亡亦皆起於胡后一人。

陔餘叢考卷十六「漢武帝將立昭帝爲太子先賜其母鈎弋夫人死蓋懲呂后之禍也。元魏則遂以此爲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將立爲太子乃賜其母劉貴人死。道武謂明元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祖爲長久計。明元哀泣不自勝。道武劉皇后傳云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必先賜死。后以此法薨。劉皇后卽劉貴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卽位轉奉乳母竇氏爲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爲宮嬪生獻文帝將立爲太子馮太后依故事令其條記南中兄弟臨決拊胸慟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馮太后意仍依舊制慘死。惟世宗靈后胡氏孕肅宗時宮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諸王公不願生太子。獨胡氏言天子豈可無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勸后爲計后不聽嘗誓云所懷是男將爲長子子立身死所不辭也。及生肅宗後竟不賜死。肅宗立尊爲皇太后遂臨朝稱制恣行穢濁并鳩肅宗而魏隨以亡。」

北史后妃列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獻文卽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宣武靈皇后胡氏誕明帝明帝踐阼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憚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于朝爲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于此矣。內爲朋

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之。十子之間，嫌隙屢起。武泰元年（一三六九）復陰行鴆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及爾朱榮稱兵渡河，太后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並沉於河。按元魏之亂，始於六鎮，成於爾朱氏。見二七八、二七九葉然其釀成六鎮與爾朱氏之叛亂者，則胡后也。北史后妃列傳論曰：「靈后淫恣，卒亡天下。」

北齊宮闈之醜，尤爲史所僅見。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神武以草竊起事，本不知有倫理。魏莊帝后，爾朱氏榮之女也。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女也。以及魏廣平王妃鄭氏，名大車，任城王妃馮氏，城陽王妃李氏，皆魏宗室之妃。魏亡後，神武一一納之，是開國之初，已肆情蕩檢。長子文襄，高踵其淫風，以薛寘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詞哭拒，文襄使崔季舒送付廷尉罪之。陸操曰：「廷尉守法，須知罪狀。」文襄怒，以刀環築操。又高慎妻美，文襄挑之不從，衣盡破裂，奔以告慎，慎遂降西魏。慎妻不及從，迎入宮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又納孫騰妓元玉儀，封琅琊公主，玉儀姊靜儀，黃門郎崔括妻也。文襄奪之，亦封公主。括由是見擢。文襄又與神武妃鄭氏即大車私通，爲婢所告，賴司馬子如掩覆而事寢。文襄又烝於神武之妻蠕蠕公主，生一女。此文襄之所爲也。文宣高篡位後，文襄后元氏居靜德宮，文宣曰：「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崔修妻王氏，文宣幸之，納爲嬪。娼女薛氏，舊爲清河王岳所好，尋入宮爲嬪，又納其姊。後帝知其曾與岳通，姊妹俱被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帝親弟也，使蒼頭劉郁捷殺浚，卽以浚妃妻之。馮文洛殺渙，卽以渙妃妻之。凡高氏婦女無親疏，皆令左右亂交之。帝又自呈露，以示

羣下此文宣之所為也。武成帝高踐祚以文宣后李氏有容德逼與淫亂曰若不許我當殺爾兒紹德后懼從之。後有娠紹德至閣不得見紹德慍曰姊姊腹大故不見我齊宮中呼母為姊姊后慚由是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為不殺爾兒遂對后築殺紹德並裸后而撻之送妙勝寺為尼武成又納魏靜帝嬪李氏文宣嬪王氏文宣所幸彭樂女任祥女皆為夫人此武成之所為也一門之中父子兄弟俱荒於色如此何以垂法宜乎宮闈相習成風如神武在時鄭妃已通於文襄及歿後蠕蠕公主亦為文襄所烝而文襄后又為文宣所汚文宣后又為武成所汚甚至武成后胡氏當武成時已與閹人褻狎又與和士開握塑遂通士開武成崩后後數詣佛寺與沙門曇獻通僧徒至戲曇獻為太上後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見太后有二尼侍召之則男子也於是尼及曇獻俱正法齊亡後胡后入周恣行奸穢孝昭帝高演在位時尙無穢行其后王氏齊亡後亦入周宮中隋文帝作相始放還山東後主緯於宗族中尙無帷薄之醜史謂其稍優於武成然國亡後其后斛律氏先廢為尼者改嫁元仁為妻繼后胡氏亦改嫁所寵宮婢馮小憐曾立為后後主向周武帝乞之武帝仍以賜後主後主遇害以小憐賜代王達譖達妃幾死隋文帝以賜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此妃后之辱也又後主庶兄南陽王綽妃鄭氏入周宮為武帝所幸後主母弟儼妃李氏曾進封楚帝后至是亦改嫁焉他如浚渙之妃為蒼頭所辱神武又有子華山王凝最孱弱其妃王氏亦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禁後事發王氏賜死可見北齊中冓之醜本習為故常恬不知怪而天道之報施所謂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者亦昭然可見也觀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孝閔帝后元氏出居里第武帝后阿史那氏至開皇中殂又后李氏出家為尼改名常悲宣帝楊后隋文帝

女也。帝欲奪其志，不許。又有四后，朱氏、陳氏、元氏、尉遲氏。其出家爲尼，朱名法淨，陳名華光，尉遲氏名華首，皆宗節待死，絕無醜聲。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然則整飭人物之主，可不納身於軌物哉！」

蓋北朝夷狄之俗，本與中國之禮法殊科。而南朝自劉宋以降，皆起自寒微，不與士類相洽。帝位雖高，而先世之教法，則非其所喻。

通鑑宋紀二「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丈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故醜史瀰漫與西國之羅馬東夷之日本相似不獨三代兩漢不能及即視魏晉亦多愧色也雖然南北朝黑暗之歷史亦自有其光明之一方面史稱齊梁之君及其子孫皆多才學。

廿二史劄記卷十二「齊梁之君多才學齊高帝雖不以才學名然少為諸生劉勰傳從雷次宗受業治禮及左氏春

秋本紀為領軍時與謝超宗共屬文愛超宗才翰超宗傳即位後見武陵王弈效謝康樂體詩訓之曰康樂放蕩作體

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弈傳是帝之深於詩文也又嘗與王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

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僧虔傳是帝之精於書法也其子孫亦多以才著臨

川王映能左右書映傳鄱陽王鏘好文章桂陽王鐸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鐸傳江夏王鋒五歲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十

歲能屬文武帝謂其書為第一明帝輔政剪除高武子孫鋒作修柏賦以寓意鋒傳此其子之多才學也文惠太子

臨國學與王儉講禮記毋不敬周易乾震之義文惠傳竟陵王子良招致學士鈔五經百家為四部要略千卷子良傳

晉安王子懋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子懋傳隨郡王子隆能文武帝曰此我家東阿也子隆傳此其孫之多才學也而諸孫

中尤以豫章王嶷之諸子為最子範入梁為南平王從事製千字文令蔡邕注之府中文筆皆子範屬草簡文遭

侯景之逼葬其后使子範作哀冊文詞極工惋帝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惟哀冊尚有典型子顯著鴻序賦沈約

見之極為傾倒又採衆家後漢書考正同異作後漢書一百卷又撰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

文集二十卷其子愷亦工詩於宣猷堂與諸名人餞謝暇出守賦詩用十五劇韻獨先就又極工子顯傳子顯弟子

雲有文藻、弱冠撰晉書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又工書、百濟國使人求其書、值子雲將出都、使者望船一步一拜、子雲遣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名聞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乃停舟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工書、梁武謂之曰、子敬之迹、不及右軍、蕭特之筆、遂過於父。子雲傳此亦蕭齊後人負一代文學之望者也。至蕭梁父子間、尤爲獨擅千古。武帝（詳見二七四葉）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及長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餞賦詩、輒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著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本傳簡文帝六歲便能屬文、既長、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詞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序其詩云、余七歲有詩癖、長弗倦也。史論謂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本紀元帝好學、博極羣書、才辨敏速、冠絕一時。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又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本紀南康王績七歲、有人洗改官文書者、卽能察出。本傳邵陵王綸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武帝大賞之、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其後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交兵、綸作書勸其息家庭之爭、赴君父之急、詞極愷切、動人。本傳武陵王紀少勤學、有文才、屬詞不好輕華、甚有骨氣。本傳此梁武父子間才學也。帝弟南平王偉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機神等論、周捨殷芸俱不能屈。本傳鄱陽王恢獵史籍。本傳安成王秀精意學術、搜集傳記、招劉孝標爲類苑、未畢而已行於世。本傳此又帝諸弟之才學也。昭明諸子、史不著其能文、簡文子大心、幼聰朗、善屬

文大臨以明經射策甲科。大連少俊爽，工文兼善丹青。武帝賜以馬，卽爲謝啓，其詞甚美。大鈞七歲學詩，武帝賜以王羲之書一卷。元帝子方等嘗著論以魚鳥自况，因不得於父也。曾註范蔚宗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第三子方諸博學明老易，善談玄，詞辨風生。南康王綰子會理少聰慧，好文史，其弟通理博學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爲之立碑，其文甚美。邵陵王綸子堅善草隸，其弟確尤工楷法。公家碑誌皆令書之。除祕書丞，武帝謂曰：以汝能文，故此有授。武陵王紀子園正爲元帝囚於荊州，曾有連句詩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賈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元帝覽詩而泣，此皆見於各本傳者。此武帝諸孫之才學也。帝兄懿之子淵藻善屬文，尤好古禮，非公宴不妄作，雖小文成輒棄本。懿之孫孝儼從帝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鳥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南平王偉之孫靜宗室後進，有文才，篤志好學，散書滿席，手自校讎。鄱陽王恢之子範雖無學術，而率意題章，皆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齊竟陵王子良舊物也，卽攬筆爲詠，以示湘東王，王作琵琶賦和之。始興王憺之子映因野穀生爲嘉穀頌，其弟弈當簡文人，居監撫爲儲德頌以獻。安成王秀之子機博覽強記，有詩賦數千言，元帝序而傳之。機弟推亦善屬文，爲簡文所賞，此亦皆見於本傳者。又帝從子從孫之才學也。

南北學術如天算音韻文章碑版等皆遠過前人。唐人之五經疏爲後世經學寶庫者亦多本於南北諸儒之義疏。皆詳後學術編而北之孝文南之梁武皆以一代之令主負荷文物之盛業。其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後世夷夏帝王皆鮮得而方擬。詳九八節及三七三至三七五葉卽異族蹂躪中夏，君臨北方，似爲黑暗之尤，而種族之混合亦爲隋唐光榮歷史之基礎。歷史現象變化繁蹟，因果錯綜，蓋不可以一端盡矣。

南京中國史學會叢書

中國通史綱要

第三冊

繆鳳林編著





南京鍾山書局印行

總局 南京成賢街一二二號
分局 太平路三二二號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每册實洋一元二角

中國通史綱要

第三册

繆鳳林編著





中國通史綱要第三冊目錄

第二編 歷代史略(中)

第八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葉一——三八〇

一、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概說

(二〇五)統一之盛……………一一——二九

(二〇六)疆域之開拓與四夷之關係……………二九——六〇

(二〇七)漢胡混合之北統……………六〇——八一

(二〇八)異族之歸化……………八一——一二二

(二〇九)唐代交通四夷之影響……………一二二——一三七

(二一〇)方鎮之割據……………一三七——一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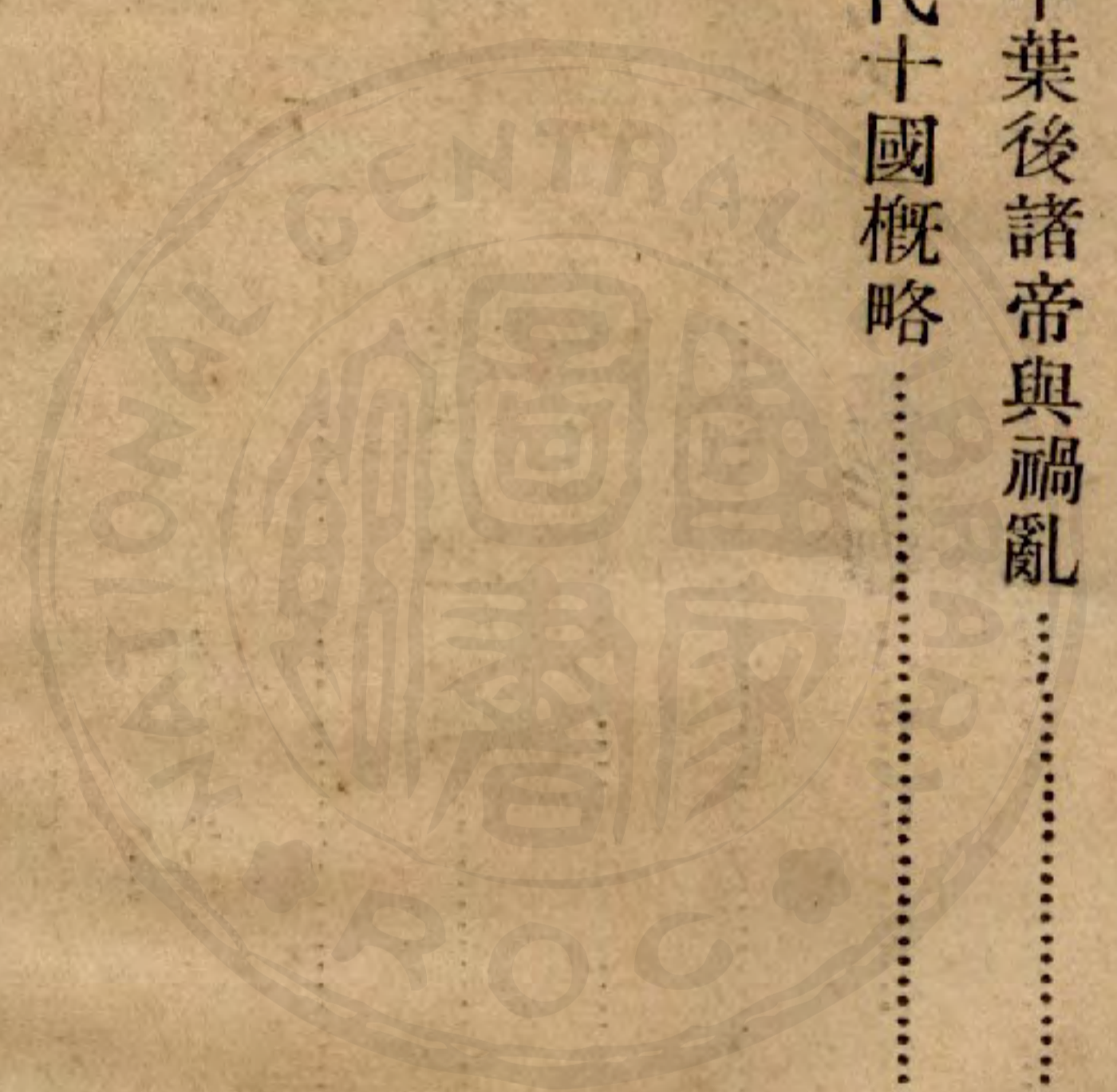
(二一一)風俗之概觀……………一八二——二一五

二、隋之亂亡與唐五代之興亡

中國通史綱要第三冊 目錄

二

- (一一二) 隋之亂亡與唐之興 二一五——二二七
- (一一三) 唐初之治亂 二二七——二四七
- (一一四) 唐中葉後諸帝與禍亂 二四七——二七五
- (一一五) 五代十國概略 二七五——三〇七



中國通史綱要第二冊

浙西繆鳳林編著

第二編 歷代史略(中)

第八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概說

(一〇五)統一之盛 自北周靜主大定元年(共和紀元一四二二年以下同)楊堅篡周爲隋。改元開皇。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北朝人庶日殷。帑藏日充。七年一四滅後梁。九年三四滅陳。於是「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隋書高祖紀漢季以來。混亂分裂之局。復歸一統。區宇之內。復臻漢室治世之盛。而國計之富。尤過之。

隋書高祖紀「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

又食貨志「高祖開皇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

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一四三二）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一四三三）江南又反，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一四三三）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承其全盛，土地益闢，戶口益多。

隋書地理志：「高祖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旣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五年（一四五〇）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音寒

遂恣荒淫。巡游征伐不息。史冊所載。其時宮室之盛。役民之繁。賞賜之費。師兵之威。幾駕秦皇漢武而上之。

通鑑隋紀四。煬帝大業元年（一四四六）三月。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菱册道。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開通濟渠。開刊溝。（見下二三葉）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差精麗相尚。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艫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彩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艫。艫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昭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

大船日輸

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罌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一四四

七）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巨二十餘里四月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三年（一四四八）四月車駕北巡五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

州以通馳道六月車駕頓榆林郡突厥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七月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畢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鹿塞旌旗駐龍廷翠輦回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擊氈肉韋鞬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至太原詔營晉陽宮

又隋紀五「大業四年（一四四九）正月穿永濟渠（見下一二三葉）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

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四月詔於汾州之北營汾陽宮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

人。五年（一四五〇）六月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誼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六年（一四五二）正月，帝以諸番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胡註：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樂，蓋始盛於此。）諸蕃請入豐都市，洛陽東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二月，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十二月，穿江南河。（見下一二三葉）七年（一四五二）二月，帝自江都行幸涿郡，下詔討高麗，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鑱手三萬人，于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八年（一四五三）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

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曉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序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巨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巨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叙

史稱帝「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尙秦漢之規摹淫荒無度法令滋彰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海內騷然」終於十數年間「社稷顛隕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隋書煬帝紀然百役繁興皆出于人民之負擔帝王之糜費足反映社會之富力非其時民生富庶物力充盛煬帝固未易逞此無厭之欲厥後洛口諸倉爲李密等所因猶足以致百萬之衆而長安府庫爲李唐所用者至貞觀中猶未盡

舊唐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一四七八周上疏曰隋家貯洛口倉（通鑑隋紀四大業二年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自文帝平一四海至煬帝之亡雖尙不足三十年開皇九年至大業十三年共二十九年一四三〇至一四五八隋世一統之盛蓋前此所未有矣唐初承隋末羣雄爭亂之後「百姓比於隋時纔十分一」（新

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周上疏語按貞觀中魏徵諫太宗封禪亦言「自今伊洛泊於海

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云云見劉肅大唐新

語貞觀十四年太宗發兵擊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亦謂「吾往者朝覲按在貞觀四年見秦隴之北

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云云見舊書高昌傳）而國威之隆則遠過之當高祖武德

之世暨太宗貞觀之初四夷已多遣使入朝詳下三四葉至三五葉自「貞觀四年（一四七一）三月

甲午（廿九日）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月戊戌（初二日）西北君長請上號爲天

可汗」新書太宗本紀天可汗譯言天至尊、天帝於是唐之君主不僅爲中國之天子兼爲塞外諸族西域各

國共戴之天帝。

王溥唐會要「貞觀四年，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於是後降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爲皇帝。天可汗，諸蕃酋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册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卷七三及一百合文

聲威所及，絕域四裔，遠至波斯大秦，咸遣使貢獻。

新唐書東夷傳「日本，貞觀五年（一四七二）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流鬼，貞觀十四年（一四八一）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

通鑑唐紀九「貞觀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五年正月，上大獵于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又唐紀十一「七年十二月上，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

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新唐書吐蕃傳「貞觀八年（一四七五）始遣使者來朝。」

舊唐書西戎傳「焉耆國王龍突騎支，貞觀六年（一四七三）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

疏勒，貞觀九年（一四七六）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于闐國王尉遲屈密，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十三年，

（一四八〇）又遣子入侍。天竺國王尸羅逸多，貞觀十五年（一四八一）自稱摩伽佗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

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罽賓國在葱嶺南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惟罽賓不至貞觀十一年（一四七八）遣使獻名馬十六年（一四八三）又遣使獻罽特鼠能食蛇」

新唐書西域傳「何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 史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 俱蘭貞觀二十年（一四八

七）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 識匿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 俱密貞觀十六年遣使者

入朝 多彌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 波斯居達遏水（今底格里斯河 *R. Tigris*）西國王伊嗣侯貞觀十二年

（一四七九）遣使者沒似半朝貢 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一四八五）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

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 拂菻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貞觀十七年

（一四八四）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金精」

舊唐書南蠻傳「盤盤國貞觀九年遣使來朝貢方物 陁洹國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 訶陵國貞觀十四年遣

使來朝 墮和羅國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墮婆登國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

而貞觀二十年二十一年北荒之平其盛况尤曠古無兩。

新唐書薛延陀傳「貞觀十五年，延陀〔可汗夷男〕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不許。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詫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搽賦諸下羊馬爲贄。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納貢後期，帝亦止行，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旣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非計也。昔漢匈奴強，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二十一年〕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江夏王〕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內屬，道宗等徑磧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薛〕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

陀

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

通鑑唐紀十四：「貞觀二十年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庚午，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所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按此詔全文見舊書北狄傳。詔曰：「惟其仁者光被，故能彌綸北極，與蓋二儀，振絕代之英聲，畢天下之能事。彼匈奴者，與開闢而俱生，奄有龍庭，其上皇而並列。僭稱驕子，分天街於紫宸，仰應旄頭，抗大禮於皇極。緬懷遠古，力無能制。自朕臨御天下，二紀於茲，粵以眇身，一匡寰宇。始勤勞於昧旦，終致治於昇平。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雖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轄，纔掩

塞垣。長策風行、已振金徽之表、揚威電發、遠讐沙場之外。鐵勒諸姓回紇月祿俟利發等總百餘萬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收其瀚海、盡入提封、解其辮髮、並垂冠帶。上變星昴、歸於東井之躔、下掩躔林、祛入南山之囿。混元以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滅之。斯實書契所未有、古今之壯觀。豈朕一人獨能。蓋由上靈儲祉、錫以太康、宗廟威靈、成茲克定。卽宜備禮、告於清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十二月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帶林州，白霫爲賓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庭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

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八月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爲玄闕州拜其俟斤爲刺史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一四二十二年八九結骨入朝見後一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二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敬播序僧玄奘西域記

西域記成於貞觀二十年

曰「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國掃攬槍而

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總異類

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

據高麗藏本

誠者非虛言矣高宗

竟太宗未竟之緒拓地益廣詳次節麟德二年一五〇六五行幸東岳亦爲空前盛舉

唐會要卷七「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菴

崑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列於市議者以為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午至齊州停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於泰岳之下庚申帝御行官牙帳以朝羣臣乾封元年一五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以皇后為亞獻」

初太宗之葬昭陵也事在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山陵既畢「帝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者形狀而刻其官名」唐會要卷二十

據唐會要武英殿聚珍本為「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突厥突原書利可汗右

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彌泥孰俟原書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據新書其姓名為「一利

吐夷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

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于闐王伏闍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

麴智盛林邑王范頭黎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等十四人列於陵北司馬門內九

峻山之陰，以旌武功。」舊書載「吐蕃贊普弄讚」及「林邑王范頭黎」刊石像事。吐蕃傳稱「高宗嗣位，弄讚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林邑傳稱「其王范頭黎死，子范鎮龍代立。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於玄闕之前。」所謂「玄闕」即陵北司馬門內也。新書則全失載。通鑑唐紀十五曰：「貞觀二十三年秋八月庚寅，葬文皇帝於昭陵，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及帝之崩也。

弘道元年一五二四

「乾陵」

今陝西乾縣附近

之葬。諸蕃來助者衆。武后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

其酋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

金石萃編卷六十引宋趙楷記

據清高宗乾隆四年

二五八〇

遼海楊應琚遊昭陵

所記：「貞觀中擒服諸蕃君長，頡利等十四人石像，尙在陵北司馬門內。」

見氏著據鞍錄。楊氏於是年六月

二十日自西寧監司述職入都，其遊昭陵在七月十七日，時去貞觀二十三年爲一千零九十年。

至乾陵前，諸蕃酋石像今千二百餘年矣。東側猶

存二十四，西側猶存二十九。

據日人桑原隲藏東洋史說苑「大師之入唐」篇

「天可汗」與「天皇帝」

上元元年（一五一五）八月

高宗稱天皇，其崩也，諡曰天皇帝。

之威風亦世界史乘中所僅見。已高宗後雖經武氏之禍，而國力不減。

觀武后拜洛受圖時文物鹵簿之盛及「明堂」「天堂」「大像」「天樞」「九鼎」等之營建即可概見一斑。

通鑑唐紀二十至二十二「垂拱四年（一五二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

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圖本年四月唐同泰獻偽石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曰寶圖至是親拜洛受之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

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

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

下通貫桶櫨檠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

則俯視明堂矣延載元年（一五三五）八月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

德黜唐頌周以姚璿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天冊萬歲元年（一五

三六）正月初明堂旣成天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

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前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

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丙申夕懷義密燒天堂以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故延及明

堂比明皆盡太后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各置其方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

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萬歲通天元年（一五三七）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神功元年（一五三八）四月、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自玄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其所製新字、以石刻證之、雖邊遠之地、文教隔絕、亦無不承用、以此見武后之聲靈赫矣。

葉昌熾語石卷一。「金輪以一女子暗移唐祚、威福自恣、舉朝屏息、牝鷄司晨、亘古未有、其所造十九字、見宣和書譜、云天爲而、地爲壑、日爲☉、月爲☽、星爲○、君爲𠤎、年爲𠤎、正爲𠤎、臣爲𠤎、照爲𠤎、戴爲𠤎、嬴載爲𠤎、夷國爲𠤎、初爲𠤎、聖爲𠤎、授爲𠤎、穰人爲𠤎、證爲𠤎、鑿生爲𠤎、當時羣臣章奏及天下書契、咸用其字、以石刻證之、自武后稱制、光宅垂拱、永昌、尙未改字、至載初以後、則無不用新製字矣、余所見武周碑、不下數百、通窮鄉僻壤、緇黃工匠、無不奉行、惟謹、尤可異者、巴里坤有萬歲通天造像、敦煌有

柱國李公舊龕碑、在莫高窟。廖州刺史韋敬辯智城碑、在廣西龍州關外。河東州刺史王仁求碑、在雲南昆陽縣。龍龕道場銘、在廣東羅定州。皆唐時邊遠之地。文教隔絕。迺紀元年月。亦皆用新製字。點畫不差。累黍雖秦漢之強。聲靈遠訖。何以加焉。降。至。玄。宗。開。元。天。寶。四。十。餘。載。號。稱。治。世。遂。爲。有。唐。極。盛。時。代。

舊唐書玄宗紀「於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西蕃君長。越繩橋而競款。玉關北狄。酋渠捐毳幕而爭趨。鴈塞象郡。炎州之玩。雞林鯁海之珍。莫不結轍於象胥。駢羅於典屬。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謂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金之札。然後封日觀。禪雲亭。訪道於穆清。怡神於玄牝。與民休息。比屋可封。於時垂髻之倪。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彎弓報怨。康哉之頌。溢於八紘。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踰三紀。可謂太平。」

新唐書食貨志「天寶三載一五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一以上成丁。唐初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

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開元二十六年詔民五載一五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

三歲以下爲黃、十五以下爲小、二十以下爲中。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是

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王鉞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

通鑑唐紀二十八至三十三「開元十二年（一五六五）羣臣屢上表請封禪，舊書禮儀志稱「文武百寮朝集使皇親及

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於泰山。十三年十月辛酉，車駕發東都，百官貴戚四夷酋

長從行，每置頓數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辛卯，祭皇地祇於社首。壬辰，上御帳殿受朝覲。」（據舊書禮儀志）文武百寮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侖日本新羅韃靼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二鑿齒雕題牂柯烏澣之酋長咸在位。」十七年（一五七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十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胡註「聖節設宴、自此始、後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十八年（一五七一）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

舞盡歡而去。二十年（一五七三）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於路。

二十一年（一五七四）大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尙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二十三年（一五

七六）正月乙亥，赦天下，都城酺三日。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誼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二十八年（一五八一）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五載（一五八七）十二月壬戌，發馮翊華陰民夫築會昌城，

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畝直千金。八載（一五九〇）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

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物，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十二

載（一五九四）八月戊戌，賜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十三

載（一三九五）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胡註有唐戶口之盛極於此。）

容齋隨筆卷九「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它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

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嗒嗒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鶻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詩、弦之樂府也、（按容齋所舉各詩、全唐詩第八函第五册皆有之、茲補錄大酺樂一首云、車駕東來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伎竿頭絕、天下傳呼萬歲聲、）

自天寶十四載九五安祿山反、陷東京、明年、陷京師、玄宗逃蜀、肅宗卽位靈武、開皇九年、以來之一統、纔經一百六十七年、（一四三〇至一五九六、中間尙須除去隋末唐初羣雄之亂約八年、大業十二年至高祖武德六年、一四五七至一四六四）又因夷奴之禍、而分崩離析、然安史之亂、北則回紇、南則南蠻、西則中亞各國、遠至大食、皆攬髮赴難、助天子以討賊。

新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一五九八）八月、廣平郡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九月、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又代宗紀「肅宗已卽位、郭子儀等兵討安慶緒、未克、至德二

載九月、以廣平郡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以進討。」

通鑑唐紀三十五至三十六「至德二載、正月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九月、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乾元元年（一五九九）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

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新唐書西域傳「吐火羅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為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大食至德初遣使者朝貢

代宗取其兵平兩京」

海東日本亦輸將兵器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廢帝天平寶字五年肅宗上元二年一六〇二高元度還自唐六年以右虎賁衛督從四位下仲石伴

為大使上總守從五位上石上宅嗣副之貢牛角初元度之還也肅宗勅曰禍亂以來兵甲彫弊欲造弓弧切要

牛角異日還國卿幸輸之元度還奏乃令東海等六道備牛角七千八百遣上毛廣瀨等于安藝造船四舶」

是唐室猶為亞洲之宗主也特自安史亂後邊備久虛回鶻吐蕃南詔繼為邊害垂百餘

年而藩鎮跋扈肅代以後漸成割據之局史謂「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

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新書吐蕃傳贊語。北狄傳贊又曰「

夏夷破、王官之威、北不踰河、西止秦、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 邪、凌夷百年、逮於亡、顧不痛哉。」則一統之盛固衰自天寶亂後焉。

與統一互為因果者曰交通事業之發展中國南北之分以江河為最大之界限故欲通

南北必先通江淮以為之樞春秋時吳將伐齊先城邗溝通江淮見一册四〇三葉歷秦漢至南北

朝其道漸湮。而迹猶存。故隋世屢開之。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一四二八）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通鑑陳紀十胡註「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山陽瀆通於廣陵、尚矣、隋特開而深廣之、

將以伐陳也。」（煬帝開邗溝見下）

而煬帝所開通濟、永濟二渠及江南河皆與邗溝銜接。

通鑑隋紀四至五「煬帝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胡註引杜佑曰「陳留郡城西有通濟渠、煬帝開以通江淮漕運、

兼引泚水、卽蓑蕩渠也。」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泚又自大梁之東引泚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

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四年正月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

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於是南至餘杭北至涿郡天津西至洛陽晉可以舟航直達觀大業七年之討高麗詔總徵

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于涿見上第五葉亦可見南北交通之便矣

漢都長安舊有運渠與渭並行東抵潼關隋時修之名爲廣通渠

通鑑陳紀十「陳至德二年隋文開皇四年一四二五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六月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

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唐天寶初。韋堅爲水陸轉運使。又開廣運潭與渠通。而四方之舟。遂可畢萃于長安城下。

舊唐書韋堅傳。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于咸陽擁渭水。作輿城堰。截灞澮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于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澮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于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于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卽于袂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卽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卽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卽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卽瑇瑁眞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卽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椀。宣城郡船。卽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卽蕉葛蚶蚶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卽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吳楚之制。」

有唐一代財賦。多仰給于東南。使非累世經營。通達江淮河渭之路。何能使舟航無阻乎。

新唐書食貨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韋堅開廣運潭。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

李肇國史補下。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

次則國都之宏偉亦為統一之象徵。隋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唐室因之。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兩京城坊之規模。軼于前世。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詳述之。

唐兩京城坊考。唐西京初曰京城。隋之新都也。開皇二年所築。原註「按周漢皆都長安。而皆非隋唐之都城。文王作豐。在今西安府鄠縣。武王宅鎬。在今咸陽縣西南。漢都城在

唐城西北十三里。自劉聰劉曜石勒苻健苻堅姚萇所據。皆漢城也。隋開皇二年。始移于龍首原。」唐天寶元年曰西京。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

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原註「隋時規建。先築宮城。次築皇城。次築外郭城。」傅宮城之南面曰皇城。亦曰子城。東西

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左宗廟。右社稷。百

寮廡署。列于其間。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內

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卷一外郭城。隋曰大興城。唐曰長安城。亦曰京師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

臨灊岸。右抵澧水。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面

三門。郭中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其間列置諸坊。有京兆府。萬年。長安。二縣所治。寺觀邸第。編戶錯居焉。當皇

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為界。萬年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

市。長安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卷二東京一名東都。始築于隋大業元年。謂之新都。唐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

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次年復為東都。宮城在皇城北。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

里二百四十一。其崇四丈八尺。皇城。傅宮城南。東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

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城中南北四街，東西四街。東京城（外郭城）隋大業元年築，曰羅郭城。唐長壽二年，李昭德增築，改曰金城。前直伊闕，後倚邙山。東出灑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維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周五十二里，南面東面三門，北面二門。城內縱橫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卷五

其民居與市廛不雜，故商店多聚于兩市。

唐兩京城坊考：「西京東市，隋曰都會市。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開二門，定四面街各廣百步。北街當皇城南之大街，東出春明門，廣狹不易於舊。東西及南面三街向內開，壯廣於舊。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卷三」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盡兩坊之地。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爲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卷四東都南市，隋曰豐都市。（唐以其在維水南，故曰南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卷五

至其壯麗繁華，則具見於唐人歌咏。

駱賓王帝京篇駱賓王文 卷九：「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曙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年且開。複道斜通，鳩鵲歡。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鈞陳肅蘭所，壁沼浮槐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扇通戚

里。平臺戚里帶崇墉。酌金饌玉待鳴鍾。小堂綺帳三千萬。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彫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騎柱旋題彩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

李。庾。西。都。賦。卷二。

唐文粹

「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杖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謠。帝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鬪朱軒。崇

基峻砌。待駟高門。木秀茸葩。紅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晝晴。金缸夜明。羅繡巾幘。鼓瑟吹笙。譁族陳賓。以樂於太平。貨隧分塵。物次駢連。中署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賈。裁綺張繡。紋軸蕉筒。聲教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廬。金篆玉局。以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

又東都賦。「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賫。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如貊。貧度而稻。賤筭而謁。比屋相視。恥衣空帛。開場分肆。不列麩麥。同軌同人。晝呼夜謹。父懌子愉。去徑即盤。既兆既億。動動植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景之漢休。摧代繫時。不爲彼優。」

而長安尤盛。當時世界各種人民各種宗教各種珍異幾無不可於長安得之。就政治與文化言。長安不啻世界之中心。其表裏雄富亦爲世界最大之都會。「京城」之名遠傳。

至東羅馬。

按唐代長安、印度人稱莫訶支那 Mahā China、回教徒稱 Khomdan, Khamdan, Hamdan、東羅馬人稱 Khombdan、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敘利亞文曰 Kumdan。諸名之解釋、說者

異詞。德儒夏德 Hirth 謂係「京城」之轉訛、日人佐伯好郎氏謂係「關內」之傳訛。桑原鷲藏氏謂就文獻上音韻上觀之、京城之說較妥云。見氏著「隋唐時代來往中國之西域人。」雖經安

祿山吐蕃及朱泚之禍而雄麗如故。至唐亡而宮室闕閭始鞠爲灰燼。（洛陽亦以「唐末兵亂摧圮殆盡」見元河南志卷一。藕香零）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瑤異錦

華清宮之香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於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

卽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街廬舍而宮殿仍舊朱

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

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并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

云鐘簾不驚廟貌如故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尙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

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

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

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併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

宮室闕閭鞠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構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於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黃巢等傳

然日本之平安京卽仿唐之長安城考史者今猶可資以比較也自餘富庶都會則以揚

州爲最亦至唐末而蕩爲丘墟

權德輿廣陵詩權載之文集卷九

「廣陵實佳麗，隋季此爲京。八方稱輻湊，五達如砥平。大旆映空色，笳簫發連營。層臺出重霄，金碧摩灑清。交馳流水轂，迴接浮雲甍。青樓旭日映，綠野春風晴。噴玉光照地，顰蛾價傾城……曲士守文墨，達人隨性情。茫茫竟同盡，冉冉將何營。且申今日歡，莫務身後名。肯學諸儒輩，書窗誤一生。」新書本傳稱「德輿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此詩亦德宗憲宗時作。

新唐書高駢傳「揚州雄富冠天下，自畢師鐸楊行密孫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容齋隨筆卷九「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朝代之興亡，影響於京邑之盛衰者，若此其鉅，亦可見易姓之際，兵禍之慘烈矣。

(一〇六) 疆域之開拓與四夷之關係

吾國疆域，秦漢時已極廓大。三國兩晉以降，雖時混亂分裂，亦仍繼續開拓。如吳平山越，蜀定南蠻，氏族楊氏之闢仇池，鮮卑吐谷渾之開青海，皆見二册九六節以及麴氏之王高昌焉者，詳二册二六七二六八葉麴氏之居曲靖龍和。

新唐書南蠻傳「自由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謂之西蠻白蠻西蠻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蠻瓊者据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

皆前代所未盡經營或昔時未隸疆索者由華人或他族分途競進以為後來統一之預備於是隋若唐襲累世之成勞集合其地又加之以恢廓而造成空前之版圖焉柳先生中國文化史

第二編第十一章 隋代國祚雖短與四夷交通頗盛自齊周以還突厥世雄北邊見二冊二〇一葉隋初

突厥東西分地而治東突厥「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隋書突厥傳語文帝用長孫晟計

離合操縱搆諸突厥可汗使相攻連兵不已東突厥沙鉢略可汗遂上表稱臣歲時貢獻

不絕沙鉢略卒帝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啓民可汗煬帝北幸榆林啟民及公主來朝行

宮詳上第後又入朝東都西突厥亦納貢焉西域諸國之通亦盛於煬帝自裴矩招徠遠人

西蕃來朝者三十餘國

隋書西域傳「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儂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

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

又裴矩傳：「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城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於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兵墟，不可記識。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探胡人，或有所疑，卽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鑿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汎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恆岳，咸來助祭。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已見上第

五葉)

帝又南平林邑。招赤土。

通鑑隋紀四「大業元年正月。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方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三月。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方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刻石紀功而還。」

隋書赤土傳「煬帝卽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至赤土界。其王利富多塞。以舶三十艘來迎。月餘至其都。至王宮。駿等宣詔訖。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尋遣其子那邪迦。隨駿貢方物。」(明史謂赤土國卽暹羅。丁謙非之。謂當在馬來半島。巴大年。吉蘭丹。丁加奴等部地。詳丁氏隋書四夷傳地理考證)

東通使倭國。發見琉球。

隋書倭國傳「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卽推古主)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

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又琉球傳：「大業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到流求國。明年、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

西破吐谷渾、闢地數千里。

隋書吐谷渾傳：「煬帝即位、吐谷渾王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請降、帝遣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羗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

惟朝鮮、半島、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雖自文帝以還、履奉表、遣使、而文帝、煬帝、高麗之伐、四出、師皆無功。羣盜乘之、隋亦因是亂亡。

隋書高麗傳「開皇十八年三四高麗王」元率馱羈之衆萬餘騎寇遼西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遣使謝罪上於是罷兵煬帝嗣位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分道出師（詳前第五葉）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輒言請降諸將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九年三四帝復親征之諸將分道進攻賊勢日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即日軍還十年三四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遣使乞降帝許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然當其盛時隋之聲威亦幾幾乎與漢比隆矣。唐室初興四夷多遣使入朝。

舊唐書北狄傳「薛延陀貞觀三年（可汗）夷男遣其弟統特勒來朝 契丹武德六年（一四六四）其君長咄羅

遣使貢名馬豐貂貞觀二年（一四六九）其君摩會率其部落來降 奚武德中遣使朝貢新書北狄傳「奚、貞觀三年、始來朝。」

室韋武德中獻方物貞觀三年遣使貢豐貂自此朝貢不絕 馱羈酋帥突地稽武德初遣間使朝貢以其部落

置燕州 嚮貞觀三年其君長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東夷傳「高麗武德初再遣使入朝 百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始遣使獻果下馬自是數朝貢高祖冊爲

帶方郡王百濟王 新羅武德四年王眞平遣使者入朝後三年拜柱國封樂浪郡王新羅王」

又西域傳「黨項貞觀三年其酋細封步賴舉部降以其地爲軌州。白蘭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以其地爲恭維

二州。東女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龜茲高祖受禪王蘇代勃馱遣使入朝。罽賓武德二年遣使貢

寶帶金鎖水精醃頗黎狀若酸棗此文與前第九葉引舊唐書文異、姑附存之。康武德十年（一四六八）始遣使來獻。安武德時遣使

入朝。曹武德中遣使入朝。西曹武德中入朝。石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吐火羅武德貞觀時再入獻。」

又南蠻傳「環王本林邑也武德中再遣使獻方物。環王南有殊禁貞觀二年使者上方物。扶南武德貞觀時

再入朝。真臘武德〔時〕來朝。南平獠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舊唐書南蠻傳「東謝

蠻其首領謝元深貞觀三年入朝。西趙蠻首領趙氏貞觀三年遣使入朝。」

通鑑唐紀九「貞觀三年十二月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

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

特自隋末亂離華人歸突厥者衆突厥遂大熾強中原羣盜若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

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突厥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

語本隋書突厥傳。據新書劉武周傳「突厥始畢可汗以狼頭纛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梁師都傳「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號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又李子和傳「北事突厥、納弟爲質、始畢可汗册子和爲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爲屋利設。」高祖起太原亦遣劉文靜往聘「詭而臣之。」武德二年突厥頡利可汗

立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高祖雖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
臣之求也。唐書突厥傳語自後頻歲入寇。屢隳亭障。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

馬於渭汭。

隋書突厥傳

猖獗甚於漢世之匈奴。唐至欲徙都樊鄧以避其害。賴太宗英武卽位。

四年命將遣師一舉而擒之。

參前第七葉

於是瀚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

編戶。

隋書突厥傳

新唐書突厥傳。突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

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啓。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斂苛重。諸部愈貳。貞觀三年。詔并州都督李世

勣出通漠道。兵部尙書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

都督衛孝節出恆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受靖節度以討之。捷書日夜至。帝謂

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

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頡利窘。走保鐵山。靖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獨奔。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

復定襄恆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

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

頡利授右衛大將軍。八年死。贈歸義王。起冢灞東。贊曰。隋季世。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

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碁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蹙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靈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

四夷望風歸附。詳上第八葉至第九葉

「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後已。」

唐書吐蕃傳語 貞觀

九年平吐谷渾，十四年滅高昌，二十一年平鐵勒諸部。

詳上第十葉至第十三葉

二十二年平龜茲，而王

玄策使印度，亦著殊勳於其國。

新唐書天竺國傳「貞觀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

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部，檄召

隣國兵，吐蕃以兵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

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

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

異物，拜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

惟高麗蓋蘇文殺其王建武，自爲莫離支。

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

專國，又與百濟聯和，數侵暴新羅。貞

觀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出師伐之卒不能殄其祚高宗襲太宗之餘威以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賀魯數寇西邊顯慶二年一四九八命蘇定方蕭嗣業等擊擒之。

通鑑唐紀十六「顯慶二年閏正月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率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十二月定方將兵蹋雪晝夜兼行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脫走至石國西北蘇咄城城主誘之入閉門執之送於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爲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三年一四九九賀魯至京師十一月甲午獻於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五年一五〇一復命蘇定方擊降百濟以孤高麗之勢。

通鑑唐紀十六「顯慶五年三月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

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犇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隆子文思帥左右來降，百姓從之。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嗣以百濟餘衆引倭兵以拒唐。龍朔二年（一四五）劉仁軌大敗倭兵於白江口，爲中日戰史中最有榮譽之一事。至總章元年（一九五）李勣等遂滅高麗，唐之拓地海東，視漢武之滅朝鮮，置四郡益恢廣矣。

通鑑唐紀十六至十七。龍朔元年（一五〇）初，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据周留城，迎故王子豐于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于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於司州請唐歷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門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于熊津江口，仁軌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福信尋

白江口
錦江

殺道琛、專總國兵。二年（一五〇三）百濟王豐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三年九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按事在二年），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燄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乾封元年（一五〇七）十二月，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擊高麗。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二年（一五〇八）九月，李勣拔高麗之新城。總章元年二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進攻大行城，拔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高麗悉平。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麗王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帥獻於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金光殿，李勣以下封賞有差。西南聲威亦視前有加。永徽二年（一五〇九）大食王嚙蜜莫末膩始遣使者朝貢，自言王大

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三世。

新書大食傳作二世、此從舊書、與大食史合。惟回曆以摩訶末遷都默地那之年（武德五年、共和一四六三、西元六二二年）爲元年、

至永徽二年、以回歷計之、首尾僅三十一年、（以中歷西歷計之僅三十年）據舊書高宗本紀「永徽六年六月大食國遣使朝貢」、有國三十四年之言、或係此年使者所言與。龍朔元年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吐火羅波斯等十六國並隸版圖。

唐會要卷七十三「龍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城圖記、

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羅國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以吐火羅國葉護居遏換城置月氏都督府。嚙唵部落活路城置大汗都督府。訶達羅支國居伏寶瑟顛城置條枝都督府。解蘇王居數瞞城置天馬都督府。骨咄施國王居沃沙城置高附都督府。罽賓國王居遏紇城置修鮮都督府。失范延國王居伏戾城置寫鳳都督府。石汗那國王居豔城置悅般州都督府。護特健國王居遏密城置奇沙州都督府。怛沒國王居怛沒城置姑墨州都督府。烏拉喝國王居摩喝城置旅獒州都督府。多勒建國王居低保那城置崑墟州都督府。俱密國王居褚瑟城置至拔州都督府。護密多國王居模達城置烏飛州都督府。久越得建國王居步師城置王庭州都督府。波斯國王居疾凌城

置波斯都督府。各置縣及折衝府。並隸安西都督府。

適大食擊波斯。波斯王「卑路斯訴為大食所侵……使者即拜卑路斯為都督。俄為大

食所滅。雖不能國。咸亨中元年一猶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新書波斯傳南詔王蒙氏亦于高宗

時始遣使入朝。新書南蠻傳自餘西南絕域殊邦多於高宗至玄宗世來庭。

新唐書西域傳「乾封二年五天竺皆來朝。米顯慶三年以其地為南謐州自是朝貢不絕。火尋天寶十載君

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寧遠顯慶初遣使朝貢。大勃律直吐蕃西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小

勃律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挹怛國天寶中遣使朝貢。謝颺睿宗景雲初元年一遣使朝貢。箇失蜜

開元初遣使者朝。蘇毗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為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

送闕下玄宗厚禮之。師子國總章三年遣使者來朝天寶初王尸羅迷迦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鬘

陀拔斯單天寶五載王忽魯汗遣使入朝。貞觀後遠小國君遣使者來朝獻龍朔元年多福王遣使者來朝

總章元年有末陀提王開元五年有習阿薩般王並遣使者朝貢。七年訶毗施王因吐火羅大酋羅摩獻師子五

色鸚鵡天寶時來朝者曰俱爛那曰舍摩曰威遠曰蘇吉利發屋蘭曰蘇利悉單曰建城曰新城曰俱位凡八國

天寶六載都盤等六國皆遣使者入朝乃封都盤王曰順化王勃達王曰守義王阿沒王曰恭信王沙蘭王曰

順禮王羅利支王曰義寧王怛滿王曰奉順王。」

又南蠻傳「赤土西南入海得婆羅。總章二年其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拘婁密永徽中獻五色鸚鵡。文單開元天寶時王子率其屬二十六來朝拜果毅都尉。瞻博或曰瞻婆顯慶中與婆岸千支弗舍跋若摩臘四國並遣使者入朝。又有哥羅舍分脩羅分甘畢三國貢方物。又有多摩婁顯慶中貢方物。室利佛逝（蘇門答刺）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者朝。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爲折衝以其王爲左威衛大將軍。賜紫袍金鈿帶。後遣子入獻。詔宴於曲江宰相會册封賓義王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名蔑龍朔初使者來貢。單單乾封總章時獻方物。」

渤海大祚榮於武后聖歷元年一中五年九建國東北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中宗

時亦遣子入侍。睿宗先天元年一中五年三遣使拜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所統爲

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唐書北狄傳有唐拓土之廣與聲教之遠誠不獨前古所未有亦明清所

不能逮矣。至統理此廣土之法爲「卽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

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於

令式。其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隸關內道者爲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

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爲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

闐焉者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據下文又有縣一羌

蠻隸劍南者為州二百六十一殿本作二百六十一、據下實數改 蠻隸江南者為州五十一隸嶺南者州九十

二、殿本作九十三據下實數改又有黨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屬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加隴右道所隸縣號

為羈縻云新書地理志此羈縻府州新書地理志一一備列其名失載者僅數十州並及每府所領之州

與府州所隸屬之邊州都督府都護府有建置可考者（如上四一葉所引唐會要之類）

亦詳注於下言「錄招降開置之自以見其盛其後或臣或叛經制不一不能詳見」茲

不能具載惟據志錄邊州六大都護府及其所統都督府之概略如次

一、單于大都護府屬關內道本雲中都護府龍朔三年置麟德元年更名統突厥部雲中

桑乾呼延等都督府

二、安北大都護府屬關內道本燕然都護府龍朔三年曰瀚海都督府總章二年更名開

元二年治中受降城十年徙治豐勝二州之境十二年徙治天德軍統回紇部瀚海

金微幽陵龜林堅昆等都督府

三、安東上都護府屬河北道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國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為都督府

九、(新城州、遼城州、哥勿州、衛樂州、舍利州、居素州、越喜州、去旦州、建安州等九都督府)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使縣令。

四、北庭大都護府。屬隴右道

本庭州。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鉢羅阿史那

賀魯部落置。并置蒲昌縣。尋廢。顯慶三年復置。長安二年。爲北庭都護府。統突厥部濛池、昆陵、匐延、嘔鹿州、潔山、雙河、鷹娑……等都護府。

五、安西大都護府。屬隴右道

初治西州。顯慶二年。平賀魯。析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

見上三
八葉

分種落。列置州縣。西盡波斯國。皆隸安西。又徙治高昌故地。三年。徙治龜茲都

督府。而故府復爲西州。咸亨元年。吐蕃陷都護府。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至德元載。更名鎮西。後復爲安西。統龜茲、毗沙、焉耆、疏勒等四鎮都督府。河西內屬諸胡媯塞、渠黎、二都督府。及西域月支、大汗、條支、天馬、高附、修鮮、寫鳳、悅般州、奇沙州、姑墨州、旅獒州、崑墟州、至拔州、烏飛州、王庭州、波斯等都督府。參上四
一葉

六、安南中都護府。屬嶺南道

本交趾郡。武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調露元年。曰安南都護

府。至德二載。曰鎮南都護府。大歷二年。復爲安南。統德化州等蠻州四十一。

緣邊戍兵。自唐初陸續建置。見下一〇節至玄宗世。於邊境置十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大凡

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匹。段軍食則百九十萬石。

大凡千二百一十萬。舊書地理志

通鑑唐紀三十一。天寶元年。一五八三。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

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

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

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步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

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

百人。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

原府。兵五萬五千人。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恆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

易恆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二軍。榆關守捉。安東

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

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

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寧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舊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兵千五百人。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按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典二。舊書卷三八。地理志一。所載略同。惟二書皆接敘在「

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之後。溫公以平盧別爲節度。在天寶元年。故繫于天寶元年。

通鑑考異

卷十

於「鎮兵四十九萬」句下云。「此兵數唐曆所載也。舊紀是歲天下健兒

團結曠騎等。摠五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此蓋止言邊兵。彼并京畿諸州曠騎數之耳。是當時邊鎮兵數占全國兵額十分之八。而強新書食貨志稱「是時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參前一九葉邊兵每歲所用錢綿。雖不可攷。而「用糧百九十萬斛。」當歲入粟額之十一。「用衣千二十萬匹。」數逾歲入絹布之半。此則楊雄所謂「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漢書匈奴傳有唐盛世。馭夷防邊之宏規。概可見矣。特當高宗玄宗極盛之世。軍政已日

趨敗壞。

按通鑑

唐紀十三

「貞觀十八年上（太宗）對羣臣曰：煬帝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

役，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

隋之行怨民哉？」十九年，車駕至定州，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

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

死，遼東上不許。」此唐初之情形也。及高宗世，則與此全異。顯慶五年，唐滅百濟。見上

三九龍朔二年，敗日水。見上四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明年，麟德元年一五〇五十月，仁軌上

言：臣伏觀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乏，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

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

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

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

屢經渡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

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將帥號令

許以勳賞、無所不得。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鞞、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尙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唐紀十七云云。自貞觀末至是、纔十數年、而變遷如此、亦可駭矣。新書兵志言「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太宗貞觀十年、諸府總曰折衝府、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兵給番。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玄宗開元初、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彊騎。自是諸府士益多、不備。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天寶以後、彊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糶、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此又唐初

兵制之變遷。與上引通鑑諸文皆可推見唐代盛衰之由者也。

四夷亦多逞其野心。自安祿山以平盧節度使起兵犯闕。肅宗在靈武。招諸鎮之以兵討

賊。邊鎮之兵相斫於腹裏。而「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守捉使。」新書卷四十九下百官志「要衝大

郡皆有節度之類。」舊書卷三十 八地理志於是「彊臣悍將兵布天下。」新書 兵志而邊備益虛。四夷遂益不

可制。東則新羅。東北則渤海。自李勣滅高麗。唐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右衛大將軍薛

仁貴檢校安東都護。「仁貴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

忘亡。」新書 本傳 咸亨元年 一五一 去總章 元年 滅高麗 僅二年仁貴以征吐蕃。召還新羅。即乘勢據百濟故地。納

高麗叛衆。高宗雖命劉仁軌、李謹行討之。迭破其衆。終不能戢新羅之野心上元三年。五

一安東都護府退徙遼東郡故城。明年。儀鳳二年 一五一八又徙新城。武后聖歷元年。一五三九更名安東

都督府。中宗神龍元年。復故名。玄宗開元二年。一五五五徙於平州。天寶二載。一五八四又徙於遼西

故郡城。皆見新書 地理志蓋半島土地多爲新羅所佔領。高麗北境又多入於渤海。參前四 唐惟日

益退讓。至祿山亂起。肅宗至德後。并遼西故郡城之安東都護府亦廢之。新書 地理志自漢季高

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之局。至是又由百濟、高麗之滅亡。變成新羅之統一。而渤海又稱

雄於東北。當唐中葉後。「討伐海北諸部。開大境宇。」「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爲海東盛國。」新書渤海傳唐僅能以新羅渤海爲外臣。舊書地理志稱「高宗時平高麗百濟。遼海已東皆爲州。俄而復叛。不入提封。」**通典**與**新書**亦皆謂唐之盛世。其東境且不及漢世焉。

通典州郡典二「天寶初……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原註「漢之東境有樂浪郡。西境有敦煌郡。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之玄菟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爲東夷之地矣。今西極安西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不得而詳。」

新唐書地理志「舉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

北則回紇。「龍朔中。以燕然都護府領回紇。更號瀚海。以磧爲限。大抵北諸蕃悉隸之。」新書回鶻傳武后時。回紇南度磧。至天寶初。擊滅突厥餘孽。（突厥至是亡）「斥地愈廣。參上四四葉。」新書回鶻傳唐安北大都護府。亦一再內徙。見上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

葉

及安史之亂。肅宗資其兵以復京畿。代宗資以平河朔。回紇遂掠東京。略華人辱太

子。答殺近臣。右羽林衛將軍魏琚求索無倪。新書回鶻傳又時寇唐邊而唐室爲之虛耗。

新唐書回鶻傳「初回紇至東京放兵戮剽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祠浮屠避之回紇怒火浮屠殺萬餘人及是北

平後益橫詬折官吏至以兵夜斫舍光門入鴻臚寺。〔代宗〕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俄而懷恩死二虜

爭長回紇首領潛詣涇陽見郭子儀請改事子儀率麾下叩回紇營……於是子儀持酒〔可汗弟合〕胡祿請盟

而飲子儀曰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二國將相如之有如負約身死行陳家居戮回紇之留京師者曹

輩掠女子於市引騎犯含光門皇城皆闔詔劉清潭慰止復出暴市物奪長安令邵說馬有司不敢何詰自乾元

後益負功每納一馬取直四十緡歲以數萬求售使者相躡留舍鴻臚駘弱不可用帝〔代宗〕厚賜欲以愧之不

知也復以萬馬來帝不忍重煩民爲償六千〔大曆〕十年回紇殺人橫道京兆尹黎幹補之詔貸勿劾又刺人東

市縛送萬年獄首領刼取囚殘獄吏去都人厭苦」

河北諸鎮爲亂亦多厚與回紇相結約德宗初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潛相王。詳下一節

滔與武俊悅納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啟閉出納惟所命」

新書朱滔傳回紇雖未大舉深入而憑陵誅求則有加無已至武宗世回鶻德宗時回紇毗伽可汗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

然猶鶻南窺幽州爲盧龍節度使張仲武所破回鶻始衰焉。

新唐書張仲武傳「回鶻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始回鶻常有會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其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可汗〕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李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遠西則大食唐初勃興於西亞以阿拉伯半島爲根據地挾其剛強勇敢之回教徒執可蘭刀劍以侵四境永徽中破波斯高宗不能救

冊府元龜卷九九五「永徽五年（一四九五）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侯爲大食兵所殺伊嗣侯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

尋滅波斯更次第東嚮蠶食烏濟河以北地又南嚮屢侵天竺開元初大食勇將屈底波 Kutabia 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安國俱密康國吐火羅等國諸國雖赤心向唐上表乞援

冊府元龜卷九九九「開元七年（一五六〇）二月安國王篤薩波提遣使上表論事曰臣篤波提言臣是從天主

領普天下賢聖皇帝下百萬重草類奴在遠義手胡跪禮拜天恩威相如拜諸天自有安國已來臣種族相繼作王不絕并軍兵等並赤心奉國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伏乞天恩慈澤救臣苦難仍請勅下突厥施令救臣等臣卽統領本國兵馬計會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請今奉獻波斯驢二佛秣繡氈一鬱金香三十斤生石密一百斤臣今借紫訖伏乞天恩賜一員三品官又臣妻可敦奉進柘必大氈氈二繡氈一上皇后如蒙天恩慈澤請賜臣鞍轡器仗袍帶及賜臣妻可敦衣裳粧粉。

又「其月戊辰俱密國王那羅延上表曰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姓物並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徵稅臣等卽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炤臨臣之願也。

又「其月庚午康國王烏勒伽遣使上表曰臣烏勒伽言臣是從天主普天皇帝下百萬里馬蹄下草土類奴臣種族及諸胡國舊來赤心向大國不曾反叛亦不侵損大國爲大國行裨益士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食賊鬥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經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將異密屈底波(Fahir Kutabia)領衆軍兵來此共臣等鬥戰臣等大破賊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損爲大食兵馬極多臣等力不敵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圍城以三百拋車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國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等苦難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強盛今年合滿如有漢兵來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謹獻好馬一波斯駱駝一驢二如天恩慈澤將賜臣物請付臣下使人將來冀無侵奪。

又「十五年（一五七八）吐火羅葉護遣使上言曰：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統押，應徹天聰，願奉天可汗進旨云：大食欺侵我，即與你氣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苦實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國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門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憫，與奴身多少氣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克汗處分突厥施可汗云：西頭事委你，即須發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却垂處分。奴身緣大食稅急，不救得好物奉進。望天可汗炤之，所欲驅遣奴身及須已西方物，並請處分。奴身一頭載，不敢怠慢。」

玄宗亦不能救也。天寶六載八一五高仙芝討平小勃律。史稱大食諸胡皆震恐歸附。

新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蘇失利之〕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仙芝約王降，遂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

十載九一五仙芝又將兵襲破石國。虜石國王獻闕下。然大食兵出，仙芝即敗北。

新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十載正月，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執突騎施可汗及石國王。七月，高仙芝及大食戰於恆邏斯城，敗績。」

舊唐書李嗣業傳：「天寶十載〔嗣業〕從〔高仙芝〕平石國。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為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駝馬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闕下。其子逃難，奔走告于諸胡國，羣胡忿之，與

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仙芝奔獲免。

大食自是領有中亞勢力，直擴張至葱嶺以東。祿山亂起，唐天子且借大食之兵收復兩京矣。西則吐蕃自顯慶後，屢攻吐谷渾。「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

換城。即安西大都護府所在地，前四五葉引。新書地理志作吐蕃陷安西大都護府。於是安西四鎮並廢。」新書吐蕃傳高宗詔薛仁貴率衆

十餘萬討之，敗績。吐蕃遂滅吐谷渾而有其地。自後連歲寇唐邊，併諸羌蠻。「其地東與

松茂，南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萬餘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新書吐蕃傳武后

世王孝傑復四鎮。參上四葉吐蕃氣燄稍衰。及中宗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詔左衛大將

軍楊矩持節送吐蕃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

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新書吐蕃傳至天寶十二載，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始收

九曲故地，列郡縣。未幾安史亂起，「邊候空虛，吐蕃得乘隙暴掠。」贊普遂盡盜河湟，薄

王畿，爲東境犯京師。「代宗廣德元年，一六十月，吐蕃入長安，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

山谷，凡留京師十五日乃走。」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新書吐蕃傳贊

其爲患視回紇尤烈矣。北庭安西兩大都護府與唐隔絕，以李元忠郭昕堅守不下，然至德宗世亦盡亡。

新唐書地理志：「吐蕃旣侵河隴，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與沙陀回紇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德宗〕建中二年（一六二二）元忠昕遣使間道入奏，詔各以爲大都護，並爲節度。貞元三年（一六二八）吐蕃攻沙陀回紇，北庭安西無援，遂陷。」

閻朝固守沙州，亦陷於德宗時。惟宣宗時沙州義民張義潮乘虜運中衰崛起，與蕃寇競經營十數年，卒復河隴提挈開天之舊疆而歸之天子。吐蕃亦因之衰絕，其功烈至今猶爲人稱誦弗衰焉。

羅振玉補唐書張義潮傳

丙寅稿本

「安祿山犯闕，肅宗在靈武，盡招西河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涼隴諸州次第陷

沒。惟沙州至大歷中尙爲唐固守。吐蕃贊普徙帳南山，攻之急，刺史周鼎請救於回鶻，逾年兵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衆不可知。兵馬使閻朝縊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又二歲糧械皆竭，始以城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原註、沙州城陷、在貞元元年。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義潮雖生長虜中，而心繫本朝，陰結豪俊謀歸唐。會昌二年一六吐蕃贊普死，國內大亂，別將尙恐熱與鄯州節度使尙婢婢搆兵，連年不決。大中四年一六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殺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義潮乘

隙一旦率衆擐甲譟州門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因防禦使周丕請命於朝五年一六正月壬戌表聞八月義潮復遣兄義潭等入朝告捷並獻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圖籍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州防慰使十一月詔於沙州置歸義軍領沙甘瓜肅鄯伊西河蘭岷廓十一州以義潮爲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大將軍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尋拜義潭沙州刺史懿宗咸通二年一七二義潮自將蕃漢兵七千人復涼州遣使入告明年置涼州節度領涼洮西鄯河臨六州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七年一七七月遣使貢方物十月奏差回鶻首領僕固俊與尙恐熱大戰擒斬之傳首京師其餘衆奔秦州尙延心破之奏遷於嶺南吐蕃遂衰絕於是河隴肅清朝廷無復西顧之憂義潮乃請覲明年二月入朝詔拜右神武統軍賜田宅於京師命從子淮深代守歸義十三年一七八月義潮卒於長安萬年陽宣坊之私第詔贈太保勅葬於溱澹南原淮深嗣爲節度自河西歸朝廷邊陲無事者歷五朝垂六十年張氏世守之蓋終唐之世云

西南則南詔自玄宗初寢驕大天寶中以邊吏失撫馭一由是忿怨反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稱贊普鍾夷謂弟鍾號東帝新書南蠻傳唐再討之皆大敗會祿山反益乘釁攻陷唐劍南道西南二徼地破降諸蠻國至德宗世王異牟尋苦吐蕃責

賦重數。而唐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撫諸蠻有威惠。乃復歸唐受冊封。與吐蕃絕。屢勝吐蕃及諸蠻。大啓土宇。唐與詔相掎角。吐蕃漸衰。文宗時。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南詔一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新書突厥傳還掠子女工技數萬而去。懿宗初。王酋龍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一再攻陷交阯及嶺南西道諸州。後雖爲高駉所破。國勢浸衰。然唐室之亡。卒以防詔戍兵之變導其禍焉。

按新書康承訓傳。「懿宗」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卽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是爲龐勛之亂。咸通九年（一七〇九）事也。勛北據徐州。明年爲康承訓所誅。雖未爲大患。然實黃巢之亂之先導。新書突厥傳謂「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卽南詔）是也。」新書敘此四夷次序。首突厥。次吐蕃。次回鶻。最後爲南詔。謂「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南蠻傳贊曰。「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凶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

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觀唐代四夷侵叛之由。可知拓土既大。非有恆久之武力。固未易綏靖維持。論者或以唐室對於四裔。羈縻外無他治理之法。因歸咎國人政治天才之缺乏。然唐代聲教之敷。多屬自然。初不全賴武力。即以武力勘定者。亦不圖逞其私。而攫其利。固與近世列強之營經屬領者異矣。

(一〇七) 漢胡混合之北統

隋書食貨志稱「北周武帝建德二年。一四改軍士為

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蓋異族入主中原。以同化於華夏。而

日趨衰弱。北方之漢族。則因與雜種混合。再造其新生命。參二冊二六〇葉北周以夏人為兵。四年

而滅北齊。事在建德六年又四年而隋文帝代周。於是中原神器復歸漢族。至唐李氏。遂纂漢業。王夫

之有言。「宇文氏之亡。虜運之衰。已訖也。」讀通鑑論卷九然隋唐與周皆興自武川。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魏之亡。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先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

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壽。家於武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

周幅員尙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

楊李雖爲漢姓。而堅、淵、父、祖、世、仕、北、朝、西、魏、時、皆、賜、虜、姓、忠、（堅、父、）淵、武、藝、絕、倫、亦、似、爲、胡、化、漢、人。

北史隋本紀：「楊堅，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震八世孫燕北平太守鉉，鉉子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樹頽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皇考忠，皇考美鬚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率之略。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及司馬消難請降，皇考與柱國達奚武援之，皇考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候門開而入，武以消難先歸，皇考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一四〇〇）進封隋國公，邑萬戶。」

新唐書本紀：「高祖淵，七世祖暹，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暹生歆，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戍於武川，因留家焉。熙生天賜，爲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周閔帝受魏禪，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昉，襲封唐公，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昉〕生高祖。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大業十一年，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尸。又擊絳州賊柴保昌，降其衆數萬人。突厥犯塞，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高祖選精騎二千爲遊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虜見高祖，疑不敢

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

卽以血統考之隋唐諸帝多混合夏夷。楊堅娶獨孤信第七女（母崔氏）是爲隋文獻皇后。后生勇廣（煬帝）是太子勇與煬帝之母爲漢胡之混合種。而太子勇與煬帝則漢人與混合種配合之後裔也。李昞娶獨孤信第四女（號元貞后）生李淵。是高祖爲漢胡之混合種也。淵娶竇毅之女。是爲太穆皇后。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人。竇氏雖爲漢姓。然自漢末已爲部落大人種系。混雜可不待言。而太穆皇后之母又爲宇文氏。

北史竇熾傳「熾後漢大鴻臚章之後也。章子統爲雁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略。平遠將軍。熾兄子毅。毅尙周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毅第二女卽大唐太穆皇后。」

是太宗與其同母兄弟皆漢胡與漢胡配合之混合種。其異母兄弟亦混合種與漢人（？）配合之後裔也。太宗娶長孫晟之女。是爲文德長孫皇后。生承乾治（高宗）泰三人。晟之妻爲漢爲胡抑漢胡之混合種。雖不可考。高宗與其同母兄弟固雜種之雜種矣。高宗子睿宗娶竇孝謹女。是爲昭成皇后。生玄宗。孝謹爲毅之三從祖孫。亦混合種之後。是

玄宗又雜種與雜種之後矣。唐沙門法琳對太宗言李唐爲鮮卑苗裔。

法琳別傳「帝（太宗）曰朕系出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法師對曰琳聞拓拔達闐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卽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闐達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鋤石以絹易縷褐如捨寶女與婢交通陛下卽其人也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卽其事也」

史稱「元吉小字三胡」

新書卷七十九本傳

王世充將軍雄信亦謂元吉爲胡兒

見劉餗隋唐佳話

太宗子承

乾亦好胡樂胡言胡服胡俗

新唐書太宗諸子傳「承乾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槿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燂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帳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斃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按突厥別部典兵者曰設顧不快耶又襲氈爲鎧列丹幟勒部陣與

漢王元昌高祖子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披樹扶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世因有以李唐為蕃姓者。今雖難詳然唐室諸帝高祖太宗高宗玄宗為蕃而其母氏皆為鮮卑或鮮卑與他族之混合種。史有明證他帝母氏多屬漢姓。是否漢胡之混合種姑不具論。然諸帝多一祖三宗之後固雜有異族之血統矣。茲列諸氏系統表其配合之關係如次。

(一) 鮮卑獨孤氏



按獨孤氏周隋及唐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二) 竇氏

竇章——統……紇豆陵略

善——榮定

隋安成長公主文帝長姊——抗——孝謹——女(唐睿宗昭成后)

岳——毅

——女(唐太穆皇后)

熾——周襄陽公主文帝第五女

(三) 鮮卑長孫氏

長孫稗——裕——兕——晟

無忌

女(唐太宗文德后)

(四) 弘農楊氏

楊震……普六茹忠

獨孤氏

長女(北周宣帝后)

太子勇

煬帝廣

文帝堅

元德太子昭

呂氏

蕭氏梁明帝女

劉良娣

越王侗

章妃

恭帝侑

(五)隴西李氏



隋季羣雄紛起。以李密王世充為強。世充為漢胡雜種。密先為襄平人。曾祖亦冠虜姓。

新唐書李密傳「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為太師魏國公。祖曜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

蒲山郡公。遂家長安。」

又王世充傳「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為庶妻。頹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

唐初功臣有封戶者。若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戶皆千二百）長孫順德（戶千二百）安興貴。安修仁。屈突通（戶皆六百）等。雖屬代北西胡後裔。亦久同化於漢人。

新唐書李軌傳：「軌潛帝號，以梁碩爲謀主。碩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會修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曰：軌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興貴至涼州，軌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寶融未足與比。軌默不答……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攜妻子上玉女臺，修仁執送之，斬于長安。詔興貴爲右武侯大將軍，封涼國公。修仁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據新書宰相世系表：興貴修仁爲安息國王子世高後。

又屈突通傳：「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左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據魏書官氏志：屈突今刊本誤突戶爲代北部族姓。

又尉遲敬德傳：「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按敬德猶子，卽釋窺基。釋贊寧宋高僧傳六窺基傳云：「釋窺基，姓尉遲氏，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爲姓也。考諱宗，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基母裴氏……基年十七，遂預緇林，奉勅爲樊師弟子。年二十五，應詔譯經，講通大小乘教三十餘本，創意留心，勤勤著述，造疏計一百本。系曰：樊師爲瑜珈唯識開創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二師立功與言，俱不朽也。然則基也，鄂公猶子，樊師門生，所謂將家來爲法將，千載一人而已。」

又長孫無忌傳「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

無忌族叔順德、仕爲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

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是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撻無所容、遂爲良吏。」據宰相世系表、長孫氏出自拓拔。

蓋自魏晉以降、雜居與入侵之異族、多與北方之漢族混合、已非純粹之異族。隋唐以漢族而雜異族之血統、亦非純粹之漢族也。南朝之漢族血統、上雖比較純正、自陳之亡而南入于北。

南史陳本紀「後主禎、明三年正月、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宮。三月、後主與王公百官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

故吾述隋唐歷史、題曰「漢胡混合之北統」焉。

種族之強弱、恆視其血胤氣脈之繁雜與單簡。隋唐民族承魏晉以降數百年來漢胡混合之果、視春秋戰國民族大混合後之秦漢爲複雜。故國威之發揚、逾于秦漢。唐太宗之英武、亦可謂漢胡民族精英之結晶。然隋唐歷史、不獨前所述「統一之盛」與「疆土之開拓」基于漢胡混合之北統也。其治道、文教、及籍民爲兵、計口授田、租賦庸役、鄉里戶籍等政制、多淵源魏周。此中消息、雖痛斥北朝而極贊隋唐之王夫之、亦能言之、歷歷

讀通鑑論卷八「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于河西……至于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駟劉昫索敞，師表人倫，爲北方所矜式。流風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詳見二冊一七七—七八葉）

又卷九「蘇綽之制治法，非道也，近乎道矣。宇文泰命綽作大誥，爲文章之式，非載道之文也，近乎文矣。治道自漢之亡而晦極矣，非其政之無一當於利病也，謂夫言政而無一及於教也。綽以六條飭官常，首之以清心，次之以敷化，自治道亡，無有以此爲天下告者，而綽獨舉以爲治之要領。自是而後，下有王仲淹，上有唐太宗，皆沿之以起，揭堯舜周孔之日月，而與天下言之，綽實開之先矣。文章之體，自宋齊以來，其濫極矣。人知其淫豔之可惡也，而不知相率爲僞之尤可惡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與徐庾而相彷彿。裁之以六經之文，以變其習，則言有所止，浮蕩無實之情，抑亦爲之小戢。故自隋而之唐，月露風雲，未能衰止，而言不繇衷，無實

不祥者，蓋亦鮮矣。則綽實開之先矣。宇文氏滅高齊，而以行于山東。隋平陳，而以行于江左。唐因之，而治術、文章，咸近于道。生民之禍，爲之一息。此天欲啓晦，而泰與綽開先之功，亦不可誣也。」（參二冊一五九葉）

「唐之府兵，言軍制者競稱其善，蓋始于元魏。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創爲之。其後籍民之有才力者爲兵，免身租庸調。而關中之強，卒以東吞高氏，南併江陵。隋唐因之，至天寶而始改。」參上四九葉

又卷十一：「租庸調之法，拓拔氏始之。至唐初而定戶賦田百畝，所輸之租粟二石，調隨土宜，庸役兩旬，不役則輸絹六丈，重之于調庸，而輕之于粟。三代以下，取民之制，斯爲較得矣。」按同書卷九論拓拔氏之再禁讖緯，至太和九年詔焚之，留者以大辟論。及太和九年從李冲之請，立三長以確定戶籍。前者卽隋文帝煬帝焚禁讖緯之所自。後者亦爲唐所沿用。又同書卷十言：「隋滅陳而天下一，乃遣使均田。」均田亦元魏法。隋之永業露田，唐之永業口分，皆沿魏周而略加變通。說詳政治制度編。

餘如職官、刑法、儀衛、服飾、造像、刻經。

唐六典卷一「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太師、太傅、太保在三公上，後漢

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北

齊因之。後周依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不置府僚。隋氏依後魏爲三師，因後

周不置府僚。煬帝三年廢三師官，皇朝復置，儀制依隋氏。尙書令自魏至晉、宋、齊、

品皆第三，陳加品至第一。後魏、北齊及隋品皆第一。皇朝因之。餘仿此，不備舉。

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議序寄籙文存卷六「自魏李悝著法經六篇，漢蕭何叔孫通、張湯、趙禹遞

相增益，馬融、鄭康成皆嘗爲之章句。魏晉以降，漸趨繁密，隋律簡要，而唐實因之。

嘗考元魏太和中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家，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唐律

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淵源具在。」

遼史儀衛志「唐之車輅，因周、隋遺法，損益可知。而祭服皆青，朝服皆絳，常服用字、文

制，以紫、緋、綠、碧分品秩。」又唐時「百官乘馬」及「靴爲朝服」等，皆襲北朝與南朝

異說，詳二册三三二、三三三、三三三葉。

語石卷四「自白馬東來大啓浮屠精舍。至魏太和中始有造象。然尙未刻經也。佛經之有石刻也。其在高齊宇文周時乎。陽曲一石。天保二年齊刻之最先者也。鄒嶧四山。大象元年周刻之最先者也。刻經有三。其一摩崖。其一經碑。其一卽經幢也。隋以前無經幢。宋以後無摩崖。惟元居庸關一刻。唐一代刻經建幢者十之七。建碑者十之三。刻於崖壁者。所見不過三四通耳。」(參二册三三四三三五葉引王昶北朝造象諸碑總論。又唐代之七七設齋亦沿自北朝。見二册三三六葉)以及望族門地。

新唐書高士廉傳「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尙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貴。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賤。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貴。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楸。不解人間何爲貴之。朕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敍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各以品位高下。敍之。凡九等。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恥焉。目爲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

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尙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向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婚，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爲敝云。」（參二冊二三二葉及一〇〇節）

又杜兼傳：「開成初，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按五代史，盧程傳：「唐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莊宗因屬巡官馮道，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莊宗已卽位，議擇宰相，盧質言程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又崔居儉傳：「居儉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是五代初，崔、盧猶爲望族也。

沒入掖廷。

北史崔昂傳：律文籍沒者，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官。唐因之，族誅者，旣誅其壯丁，而妻妾子婦及子孫之幼者，皆沒入掖廷爲奴婢。說詳廿二史劄記卷十九沒入掖廷條。

百官杖罰

陔餘叢考卷十七「遯齋閒覽引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爲唐之簿尉有過卽受笞杖猶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書劉晏傳宴爲轉運使代宗嘗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則不特簿尉矣。又張鎬杖殺刺史閻邱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則節度使并可杖殺刺史矣。楊炎爲河西節度使掌書記以縣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幾死則節度書記併可杖縣令矣。舊唐書本紀元和元年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致死罰一月俸料。新唐書穆寧爲轉運使杖死沔州別駕坐貶平集尉。是雖有降罰處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罰而長官得杖僚屬之制自在也。而遯齋但據杜韓詩謂唐時簿尉受杖此猶未詳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於漢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順帝始停之。魏武又嘗行之。後魏書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以飲酒廢事孝文帝遣使決以杖罰高允傳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北齊書唐邕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違限杖二十。隋書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元宏嗣除幽州長史懼爲所辱文帝知之勅榮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須聞奏榮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滿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趙仲卿鎮平涼鞭笞長吏輒至二百。盧思道傳思道請朝臣犯笞罪得以贖論文帝從之。是思道未請以前朝臣笞罪猶的決也。此又北朝及隋時杖罰之制。惟南朝稍異。按齊書

陸澄傳郎官舊坐杖皆有名無實。齊明帝用法嚴，尚書郎有杖罰者，因蕭琛言依舊不行。是南朝杖罰之制稍輕於北朝也。唐制蓋沿北朝及隋故耳。

從駕官帶妻子等。

陔餘叢考卷十七：「隋時從駕公卿許以妻子自隨。北史周法尚傳：煬帝好巡行，法尚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處其內。趙才傳：帝每巡幸，才恆爲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輒醜言大罵。又帝在太原將還京，宇文述曰：從官妻子俱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可也。楊元感反，先攻東都，謂李密曰：從駕官妻子俱在東都，攻之不能無動。許善心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亂爲所殺，其母九十二，臨喪不哭，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十餘日亦卒。此皆從駕帶家屬之證也。又帝征高麗，命宇文述爲將軍，聽以家累自隨，謂項羽虞兮卽故事也。則行軍亦許帶妻子矣。按魏書：孝文帝欲造船至鄴，高道悅曰：從駕羣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阻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北齊書：裴澤與妻魏氏恩好甚篤，澤每從駕，其妻亦至，時人以爲健婦。夫半是魏齊以來從駕官，原聽帶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黃巢還，上源驛之難，以劉夫人計謀得保軍還。又唐莊宗先得苻道昭妻侯氏，專寵軍中，謂之夾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從，後得劉氏又愛之。下魏博戰河北，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是克用父子行軍皆帶妻子也。又莊宗在楊劉將趨鄆，下令軍中盡歸其家屬於魏，則軍士亦得帶妻子在軍矣。」

亦多。沿自北朝參下一節至南朝政學。雖間有一二承用。

如唐制州縣有畿、赤、望、緊、雄、上、中、下之別。實本於梁朱异之分諸州爲五品。以大小爲牧守高下之差。定升降之等。又北史儒林傳言「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唐人五經疏、易書左傳皆從南學。故服鄭之書不傳。然唐疏亦兼采南北諸儒說也。又唐修開元禮。雖係賡續梁修天監禮。然開元禮多採北朝諸儒之說。亦兼承南北也。又如音樂新書禮樂志言「自漢魏之亂。晉遷江南。中國遂沒於夷狄。至隋滅陳。始得其樂器。稍欲因而有作。鄭譯、牛弘等相與撰定。唐興卽用隋樂。」此特指名存實亡之古樂言耳。隋唐時最盛行中國者爲龜茲樂。又自北朝傳入者也。又如法書。唐太宗最善王羲之書。嘗躬撰晉書王羲之傳論。推其「盡善盡美」。臨終且以蘭亭序殉葬。智永、虞世南亦以南派名家。然南派不顯於隋。葉昌熾曰、一前人謂北書方嚴遒勁、南書疏放妍妙、囿於風氣、未可強合、至隋則混一區宇、天下同文、並無南北之限、乃審其字體、上而廟堂之制作、下而閭巷之鐫題、其石具在、未有如世所傳法帖者、豈平陳之後、江左書派、亦與國步具遷乎。」（語石卷二）貞觀時雖大顯。歐陽詢、褚遂良等亦皆出北派。洎永徽以後。

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尙沿北派餘風焉。

語本阮元學經室三集南北書派論

說詳第四編。

然樵略言之。六朝之政教風俗，蓋至陳亡而幾幾乎絕矣。

隋之代周與唐之代隋，內外百僚大都周隋之舊臣。其後征伐戍守，多用北兵而服官者亦多屬北人。大業十四年，煬帝被弒于江都，卽以從駕官兵多北人，久客思鄉里，而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故耳。

通鑑唐紀一「唐高祖武德元年」

卽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至江都，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乃命治丹楊

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卽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

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于帝，帝使領驍果屯于東城。德戡與所善

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于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

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慮此乎？」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

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

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

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德戡悉召驍

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德戡于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校尉令狐行

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

唐初軍制以府兵鎮兵爲主。府兵之數言人人殊。

說詳困學紀聞卷十四及廿二史考異卷四十五

據新書地理志所

載軍府之數：關內道二百七十三，河南道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河北道三十，山南

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道二，劍南道十，嶺南道三，共五百六十六。兵志則云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據

近人所考，合之唐志所載，已有六百二十餘。（新書地理志所載軍府之數，雖有五百六

十六，而志中所載府名頗多亡佚，僅得四百四十有八。清仁和勞經原作折衝府考，其子

格又增輯之，凡補府百有九。羅振玉作唐折衝府考，遼居雜著乙編本又補府六十四，合之唐志

得府六百二十有一。兵志之數疑得其實，雖兵志溢出地理志之府數，未知屬於何道。

然地理志所言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諸道府數，合之兵志所言關內道府數，已有五

百二十三。其溢出府數屬此諸道者，苟按比例推算，北方軍府殆逾六百矣。府兵之外，又

有鎮兵。自天寶以前陸續建置。而極盛於天寶。據前（四七葉）引通鑑文。鎮兵大凡四十九萬人。南方僅劍南節度三萬九百人。嶺南經略萬五千四百人。及福州長樂經略千五百人。合計亦不足五萬人。府兵皆當地農民。鎮兵雖出自徵發及招募。或取諸降附之諸夷。而應徵應募者。要以土著與北人為多。當時南方軍府之數不及北方二十分之一。鎮兵之數不及北方十分之一。此外宿衛彊騎。如「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兵志）之類。尤全屬北人。是北人之著軍籍者。多于南人數。逾十倍。至二十倍也。至百官則內官以宰相為最重。初因隋舊。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為宰相。武后後。以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及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平章事為宰相。據新書宰相世系表。「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系出異族與漢人曾沒入夷狄者。雖僅十一姓二十三人。此僅指史有明文者。他姓據近人考證。尚有蕃姓在內。茲不具引。參下九一葉以畢白曹羅為蕃姓。

新唐書卷七十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族。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俗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為劉氏。」宰相一人。「竇氏。章子統。以竇武之難。亡入鮮卑拓拔部。使居南境。代郡平城。號沒鹿回部落大人。後得匈奴舊境。又

徙居之後魏穆帝命爲紇豆陵氏，孝文帝之世復爲竇氏，宰相六人。」
「河南房氏晉初有房乾，本出清河，使北虜留而不遣，虜俗謂房爲屋引，因改爲屋引氏，子孫隨魏南遷，復爲房氏，宰相三人。」
「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單于之裔，有葛烏兔爲鮮卑君長，因獵得玉璽，自以爲天授，俗謂天子爲宇文，因號宇文氏，宰相三人。」

又七十二。「長孫氏出自拓拔，道武以拓拔嵩宗室之長，改爲長孫氏，宰相一人。」
「李氏漢騎都尉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于丙殿，賜氏曰丙，高祖賜姓李氏，宰相二人。」
「于氏自東海郟縣隨拓拔隣徙代，改爲萬紐于氏，後魏孝文時復爲于氏，宰相三人。」

又七十四。「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宰相一人。」

又七十五。「源氏出自後魏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七世孫禿髮儁檀，據南涼，子賀降後魏，太武見之曰：與卿同源，可改爲源氏，宰相一人。」
「渾氏出自匈奴渾邪王，隨拓拔氏徙河南，因以爲氏，宰相一人。」
「元氏出自拓拔氏，爲鮮卑君長，至孝文帝更爲元氏，宰相一人。」
「獨孤氏出自劉氏，進伯擊匈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羅辰從魏孝文徙洛陽，以其部爲氏，宰相一人。」

然自餘世族如河東裴氏（宰相一七人）弘農楊氏（十一）京兆涇水濮陽等杜氏（十一）隴西李氏（八）趙郡李氏（十七）館陶宋城鹿城等魏氏（六）河東馮翊清河河間中山魏郡汲郡等張氏（十三）清河博陵等崔氏（三二）河東柳氏（三）韓氏（四）范陽

盧氏（八）天水趙氏（四）河東薛氏（三）京兆等韋氏（十四）華陰昌樂中山等郭氏（四）大陵等武氏（五）趙郡等蘇氏（五）滎陽鄭氏（九）等共十八族一七四人皆北方之著姓（其北姓每族僅一二人者尤多）卽若劉氏七房（十一）蕭氏二房（十）王氏三房（十三）以及始興張氏（四）等雖多南朝世胄然原其所自亦皆自魏晉後由北南遷（其北姓之南支如裴氏五房中之南來吳裴等由北南遷更不待言）其在魏晉前世居南土者九十八族中惟陸姚顧舒四族十人及晉陵高氏一人而已。

新唐書七十一「晉陵高氏本出吳丹陽」宰相一人。

又七十二「陸氏吳郡吳縣人宰相六人」

又七十四「姚姓恢避莽亂過江居吳郡五世孫敷居吳興武康」宰相二人。「顧氏初居會稽宰相一人」

又七十五「舒氏世居廬江宰相一人」

胡三省曰「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
通鑑晉紀三十註以唐代宰相而論中原北人十居七八代北之子孫不及十一胡氏之言未免稍過然無論此代北子孫與中原北人要多漢胡之混合種吾故曰漢胡混合之北統也

(一〇八)異族之歸化 隋唐時代一統之特徵。自種族言之。不徒上承漢魏以來

異族混合之果。即上漢胡混合之北統亦容納當時無數之四夷。加入無數之異族血統。隋代享國雖

短。四夷之入中國者。則甚衆。參前三至五及三三葉

隋書地理志「雍州」下云。「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通鑑

隋紀八「義寧元年」一四下云。「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隋志京兆蓋屋縣有司竹園有

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以京兆一商胡乘隋之亂。能擁衆至數萬。可

見。隋時西胡在長安之勢力。其所擁之衆。亦必有不少胡人在內也。邊境尤多。如隋

書黨項傳云。「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

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旭州。今甘肅境也。上節六七葉所稱安興貴修仁兄弟率

領之胡兵。疑亦多屬隋世入中國之西胡。又新書諸夷蕃將列傳。「史大奈。本西突

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為金紫光祿大夫。高祖興太原。大

奈提其衆隸麾下。」馮盎。隋仁壽初。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詔盎發江嶺兵擊

賊平之。拜漢陽太守。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酋領。有

衆五萬。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授盎上柱國高州總管，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刺史。「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武德初，奉朝貢。」是唐初蕃將及其所領之衆自隋世入中國者亦甚衆矣。隋書音樂志言：「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閻，時有曹妙達，見二册二六七葉安金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主之間，舉時爭相慕尙。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龜茲人，貞觀中猶在，見下九三葉造新聲，悅之無已。「齊周之世，盛行夷樂，見二册二六六七葉隋益加甚，異域音樂師之入中國，又可想見也。

至唐，遂臻極盛。唐初，突厥、高昌、龜茲、百濟、高麗、吐蕃、黨項、奚、契丹等部入降，入徙者多至百十萬，合之兵將私人之擄獲，蓋難悉計。參一〇五、一〇六節

通鑑唐紀九至三十一。貞觀三年。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四年二月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于陰山。俘男女十餘萬。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于磧口。頡利至不得

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三月張寶相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啓民可汗母弟。始畢以爲沙鉢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

州西。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四月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犇西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上用

溫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頡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

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

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十三年。因結社率之叛。詔李思摩爲俟利苾可

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俟利苾北渡河。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至十八年。因俟利苾不

能撫御。衆不愜服。悉棄俟利苾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十年正月。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擊薛延

陀於磧北。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

爾於長安。尙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十二年十二月。左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於壁州。大破之。

虜男女萬餘口。十三年四月。遣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虜男女六千餘口。十四年

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弘仁擊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八月。侯君集討高昌。至田城。攻克之。虜男女七

千餘口。九月。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卽受賞。阿史那社爾所取惟老

弱故弊而已。十九年。諸軍征高麗。四月。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張亮等襲卑沙城。五月己巳。拔之。獲

男女八千餘口。李世勣攻遼東城，上引精兵會之，麾將士登城，克之，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六月，白巖城降，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上至安市，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上簡耨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九月，敕班師。十月，徙遼蓋白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考異曰：下癸丑詔書云：獲戶十萬口，十有八萬，蓋并不徙者言之耳。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白巖城之降，李世勣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云云。是將士攻取克敵，可以虜獲爲私有，此指虜獲之非私有者，則以充賞賜。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十一月，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宛轉於地，塵埃彌望。二十年正月，夏州都督喬師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六月，李世勣縱兵追擊，前後虜男女三萬餘人。二十二年四月，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破之，羣蠻震懼，亡竄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輸以利害，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部，戶十萬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爲縣令，各統所部。阿史那社爾進軍攻龜茲，前後破其大城五，諸城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

高宗總章元年，高麗平。二年（一五一〇）四月，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儀鳳二年（一五）^{一五}以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邳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

咸亨三年（一五二二）二月，徙吐谷渾於鄯州，豐水南。吐谷渾畏吐蕃之強，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狹，尋徙靈州。

以其部落置安樂州。永淳元年（一五二三）突厥餘黨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元珍于雲州，捕虜二萬餘人。

則天皇后天授元年（一五三一）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長壽元年（一五三四）二月，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六月，吐蕃別部酋長咎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張〕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聖歷二年（一五四〇）四月，吐蕃論贊娑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以贊娑爲特進，歸德王〔論〕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玄宗開元三年（一五五六）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蹀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四年八月，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突厥默啜旣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二十年（一五七二）三月，信安王禕等大破奚契丹，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二十二年十二月，契丹牙官李過折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天寶元年八月，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九月，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四載（一五八六）正月，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五載，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此可證者一也。唐初征伐攻取，多用蕃將蕃兵。

陔餘叢考卷十七：唐初多用蕃將。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馮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爾本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蘇尼失之子，契苾何力本鐵勒莫賀可汗之孫，黑齒常之本百濟西部人，泉男生本高麗蓋蘇文之子，李多祚亦靺鞨酋長之後。論弓仁本吐蕃族，尉遲勝本于闐國王，尚可孤本鮮卑別種。按諸將皆見新書諸夷蕃將列傳。同卷尚有執失思力，本突厥酋長，李謹行，父靺鞨突地稽部酋長，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諸將以阿史那社爾及契苾何力爲最著。社爾平高昌，龜茲有功，何力破吐谷渾，高昌，龜茲，西突厥，高麗，吐蕃諸役有功。蕃將所將多係蕃兵。如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命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敵，使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是也。唐將亦多將蕃兵者，如貞觀十五年李世勣擊薛延陀，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十八年七月太宗將征高麗，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十一月又以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十九年四月張

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高宗顯慶三年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以契丹逆擊高麗大將豆方婁。及龍朔元年，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帥回紇等諸部兵詣平壤。是也。（皆見通鑑）至征伐西域諸國，如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率突厥契苾兵擊吐谷渾。十三年，命侯君集契苾何力等率突厥契苾騎數萬討高昌。二十一年，命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等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龜茲。二十二年，王玄策使印度發吐蕃泥婆羅等國兵平其亂。（皆見新書西域傳）及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召安西四鎮諸胡子弟擒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見通鑑）等其所用者幾盡屬胡兵，尤不待言也。

自開元末宰相李林甫嫌儒林以戰功進，尊寵間已，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請顯用蕃將。至天寶中，諸道節度使盡屬胡人。詳下一節營州雜胡安祿山卒以平盧兼河東范陽節度使亂天下，逆黨以醜類爲主，而官軍亦多異族。

按新書逆臣傳稱「祿山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曳落河、胡言壯士也。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諸夷皆接

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亦謂「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降胡散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爲寇，遂擾中原。至德之後，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蓋逆軍所部大都皆北夷也。與祿山齊名之史思明爲寧夷州突厥種，與祿山共鄉里。其他逆黨大將阿史那承慶、阿史那從禮亦突厥種。孫孝哲、李懷仙、契丹部人安忠志、張孝忠、奚人達奚珣系出鮮卑。獨孤問俗系出匈奴。肅宗嘗憂賊疆，以問李泌，泌言「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尙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通鑑唐紀三十五。新書本傳「泌曰：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尙等數人，餘皆脅制儉合。」然泌又曰「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新書本傳是唐之匡復亦仗外夷力也。祿山盜河洛，唐命哥舒翰守潼關，翰先爲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祿山嘗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所部「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亦蕃漢混雜。其後與郭子儀齊名之李光弼，父爲契丹酋長，餘如高仙芝、王思禮爲高麗族，僕固懷

恩、渾惟明、渾釋之、鐵勒部人。荔非元禮、西羌人。論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龜茲族。李抱玉、李抱真、為安息國後。皆官軍之大將及驍將也。其兵士如「僕固懷恩麾下皆蕃漢勁卒」新書本傳之類，亦有不少胡人皆內也。至回紇大食及西域諸國之援兵，事平之後，亦間有留唐不歸者。

肅代以後，河北三鎮猶為安。餘孽自餘藩鎮亦多降夷後裔。說詳劉煥「唐代藩鎮之禍可謂為第三次異族亂華」見文哲季刊一卷四號新書宰相世系表載唐三公三師七十一人，以軍功進者二十人，而蕃胡適居其半。

李光弼（柳城李氏，世為契丹酋長）李抱玉（武威李氏，本安氏，安息國後，周隋間居涼州武威，至抱玉賜姓

李）李正己（高麗李氏）李寶臣（柳城李氏，本奚族，至寶臣為張鑠高養子，冒姓張氏，後賜姓李氏）

李光顏（雞田李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光進賜姓李）李克用（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姓朱邪

氏，至國昌賜姓李）王思禮（營州王氏，本高麗之族）王鎔（安東王氏，本阿不思之族，世隸安東都護

府）烏重胤（烏氏，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僕固懷恩（鐵勒人）

懿宗時，畢誠、曹確、羅劭、權皆以節鎮相繼為相。崔慎猷至言：「近日中書盡是蕃人。」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五「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而漢將將蕃兵者唐中葉後亦不絕。

新唐書范希朝傳「希朝德宗憲宗時歷任內外官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有之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又劉沔傳「沔少孤客振武節度使范希朝署牙將……大和末累遷大將軍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劫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

又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雄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直擣烏介帳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

此可證者二也。自貞觀以來每元正朝賀四夷酋長使者常數百千人。參上一故舊書西戎傳贊有「大蒙之人西方之國與時盛衰隨世通塞勿謂戎心不懷我德貞觀開元藁街充塞」之言而武后定都洛陽亦置來庭縣廨於從善坊以領四方蕃客。

元河南志卷一藕香零「從善坊唐長壽中以蕃胡慕義請立天樞見前一武太后析洛

陽永昌二縣置來庭縣廨於此坊以領四方蕃客後蕃客隸鴻臚寺神龍元年省」

據新書來俊臣傳「長壽中……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斃面訟寃，僅得解。」爲吐蕃酋割耳斃面訟寃之諸蕃長，一時多至數十人，諸蕃之衆可知。

安史亂後，唐盛遠不如昔。然「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或連歲不遣。」

通鑑唐紀四十一 大歷十四年

「回紇負功，使者相躡，復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

新書回鶻傳

德宗卽位，命回紇

使者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爲張光晟擊殺九百餘人。

詳通鑑唐紀四十二

而西胡留長安，仰給

於鴻臚者，王以下猶多至四千人。

新唐書王鏐傳「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旣

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禮賓，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

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以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

通鑑唐紀四十八「德宗貞元三年（一六二八）七月初，河隴旣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

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

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此可證者三也。唐世盛行夷樂。新書禮樂志載：「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於十部樂。」唐初因隋舊、有九部樂、（見上八三葉）太宗平高昌、得其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高昌伎。」八國之伎、指西涼以下而言。「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者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雖樂舞夷夏雜用、夷樂亦多、夏人傳習、然北齊周隋夷樂多用西胡。見二册二六六、二六七葉及上八三葉唐世西胡亦多以音樂著稱。

新唐書李綱傳：「高祖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舊唐書馬周傳：「貞觀六年、周上疏曰：「白明達本自樂工、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張說蘇摩遮張說之文集卷十：「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鬚、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按唐時有潑寒

胡戲自康國傳入。戲時歌舞之辭名蘇摩遮。琉璃寶眼紫髯鬚。即指西胡之善為此戲者。

李白上雲樂李太白集卷三「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碧玉、炁、炁、雙目、瞳、黃金、拳拳、

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唱、能胡歌、獻漢酒、跪雙

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

劉言史王中丞王武宅夜觀舞胡騰唐詩類苑六四「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樽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

小、手中拋下葡萄蓋、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脚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瞠目、橫笛琵琶遍頭促、

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花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棉花西見殘月。」

劉禹錫與歌者米嘉榮劉夢得集卷五「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按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二曰「米西域米國胡人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供奉歌者米嘉榮、其子米和

郎。」

白居易胡旋女白氏長慶集卷三原註「胡旋女、胡旋女、心應絃、手應鼓、絃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颻轉蓬舞、左旋

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啓齒、胡旋女、

出康居……」新書西域傳「康、開元初、貢胡旋女子、米、開元時、獻胡旋女、史、開元十五年、獻舞女、俱蜜、開元

中、獻胡旋舞女。」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高祖傾心胡樂、白明達安叱奴之流、以胡人俱躋顯位、唐代樂府伶工、遂多隸籍

外國之世家。出於米國者。有米嘉榮。嘉榮子和郎。後來又有米禾稼。米萬槌。名見樂府雜錄及樂書。以善弄婆羅門見稱。米氏而外。曹保一家。更爲源遠流長。曹保。保子善才。善才子綱。俱以善琵琶著於當時。北齊曹婆羅門一家。以善琵琶致顯位。唐代曹保諸人。或其後裔。其後又有曹觸新。曹者素。當卽曹保一家。亦未可知。此兩家者。騰聲譽於長安樂府。幾與李唐一代共始終。康姓者。有康崑崙。康迺。安姓者。有安叱奴。安萬善。安鬱新。大約卽出于康國安國。火鳳。貞觀時太常樂工。裴神符所創。唐會要卷三稱「神符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盛。」神符又爲五絃名手。始用手彈。後人習爲搗琵琶。與曹剛同時。有裴興奴。亦善琵琶。長於搗撚。此二人同隸樂府。疑爲一家。而係疏勒入唐之樂人。」

此可證者四也。唐時外教。有佛教。火祇教。景教。摩尼教等。以佛教爲最盛。釋道宣續高僧傳與釋贊寧宋高僧傳「譯經篇」中西來高僧。及義解諸篇中之異國名僧。有專傳者各二十餘人。觀宋高僧傳「義淨傳」所載助譯之人。皆無專傳。

義淨傳「睿宗景雲元年庚戌（一五五）於大薦福寺出浴像功德經。毗奈耶雜事。二衆戒經。唯識寶生所緣釋等二十部。吐火羅沙門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證梵義。罽賓沙門達磨頭陀。證梵文。居士東印度首領伊舍羅。證梵本。居士中印度李釋迦。度頗多。讀梵本。居士東印度瞿曇金剛。迦溼彌羅王子阿順。證譯。」按此七人。皆無專傳。

則立專傳者亦不過占名僧之極少數。此外來唐僧俗不知凡幾矣。如宋高僧傳二十池州九華言「藏在九華、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是九華一寺、已有許多新羅僧矣。唐會要四十九載「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新書百官志崇玄署令丞職同)是九年不還者、且為中國人也。武宗會昌五年、一六用道士趙歸真議罷黜佛法、並毀外來他教。「勒大秦、景徒、唐會要穆護、卷四七摩尼、大秦祓、摩尼教徒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唐會要大秦摩尼火祓多為流寓中國之西域人、回紇人所崇奉。一時還俗者至三千餘人。異域教徒之眾可知。自餘曆家如瞿曇羅、瞿曇誤等。

新唐書歷志「高宗時、(李)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唐會要四二言「太史瞿曇羅上經緯曆法九卷、詔與麟德曆相參行。」神功二年、改元聖曆、命瞿曇羅作光宅曆、將用之。開元九年、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明年、(張)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時善算瞿曇誤者、怨不得預改歷事。二十一年、與(陳)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歷、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按姓瞿曇者皆印度人、尚有瞿曇悉達、見後。

醫學如那羅邇娑寐、盧伽阿逸多等。

舊唐書郝處俊傳「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惟陛下深察、高

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按劉夢得集卷七有贈眼醫波羅門僧詩曰、「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爲發矇。」唐時胡醫之聲譽不下今之西醫也。

畫家如尉遲乙僧輩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九「尉遲乙僧、于闐國人、父跋質那。乙僧國初授宿衛官、襲封郡公、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跋質那爲大尉遲、乙僧爲小尉遲。」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間、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狀、不可名焉。又光澤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恠萬狀、實奇蹤也。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前輩云、尉遲僧、閻立本之比也。」

皆以藝術知名中土。此可證者五也。唐人筆記常言長安商胡、胡店、及廣州洪州揚州諸地波斯大食等胡賈事。詳見宋李昉纂集之太平廣記神仙類妖怪類寶類等中。張星煥氏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冊曾匯錄之。唐人之視西胡商賈、殆無異今人視滬港之洋行巨商。洪州胡賈、今不知其多寡。長安商胡、代宗時多至數千人。

通鑑唐紀四十一「大曆十四年七月、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暴、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

取妻妾。故禁之。」

揚州則肅宗世劉展之叛。商胡波斯爲田神功所殺者亦數千人。

新唐書鄧景山傳「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宋州刺史劉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

又田神功傳「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竈。殺商胡波斯數千人。」

而廣州尤衆。自漢至隋。中西海上交通。以廣州爲綰轂之口。至唐益盛。「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日人元開撰唐大和尚東征傳。續羣書類從本。李肇國史補則曰「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故王鏐以稅蕃舶而財蓄不貲。

新唐書王鏐傳「德宗〔時〕遷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薄。多牟利於市。鏐租其廩。權所入。與常賦埒。以爲時進。哀其餘。悉自入。諸蕃舶至。盡有其稅。於是財畜不貲。日十餘艘載。皆犀象珠玕。與商賈雜出於境。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鏐之財。」

新書稱其地「蕃華錯居相婚嫁。」盧鈞傳又兩載崑崙波斯大食殺都督路元叟及寇廣州事。

則天后紀「文明元年七月廣州崑崙殺其都督路元叟。」王琳傳「琳字方慶武

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船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叟冒取其貨船酋不勝忍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

肅宗紀「乾元元年九月癸巳大食波斯寇廣州。」波斯傳「乾元初從大食襲廣

州焚倉庫廬舍浮海走。」

外史則謂黃巢破廣府之際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被殺者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之數。據中西交通史料匯篇譯法人萊奴德 Reinard 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國紀程此可證者六也。唐時俘虜外夷多以充奴隸。

今關洛所發唐墓男女蕃俑至夥。新書唐紹傳「中宗時紹言比羣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驂眩耀相矜

傳「勸謂弟弼曰我即死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阜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史言勸之儉約故惟十偶人也。以送死者之衆其養生者可知。

故李庾西都賦有「室有蕃兒」之言。參上二七葉。唐會要八十六載武后「大足元年（一五四二

「大中五年（一六九二）二月勅邊上諸州鎮送到投來吐蕃回鶻奴婢等今後所司勘問了而該掠宜並配嶺外不得隸內地。」則恐突厥吐蕃回鶻入寇時是等奴婢爲之內應故有此限制。

販賣者亦多。唐會要八十載

「〔穆宗〕長慶元年一六二三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奏：應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當管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伏以新羅國雖是外夷，常稟正朔，朝貢不絕，與內地無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賊掠賣，於理實難。先有制勅禁斷，緣當管久陷賊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復已來，道路無阻，遞相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勅，起今已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該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禁斷，請所在觀察使嚴加捉搦。如有違犯，便準法斷。勅旨宜依。」

穆宗雖有勅禁斷，然掠賣者自若。

唐會要八十六「〔文宗〕太和二年一六九十月勅……仍逐管各差判官奏……其新羅奴婢，伏准長慶元年三月

十一日勅，應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緣海諸道賣為奴婢，並禁斷者，雖有明勅，尙未止絕。」云云。

新羅張保臯自中國歸謁其王，至謂「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新書新羅傳此外又有崑

崙奴，亦時見唐人著述中。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冊會匯錄之大抵為南海黑人及由大食賈人輸入中國之

非洲黑奴。參陳裕菁譯桑原隲藏蒲壽庚考以長安崔生蓄崑崙奴磨勒。太平廣記一九四周邠自蜀沿流購得崑崙

奴水精。太平廣記四二二陶峴至南海而得崑崙奴摩訶。太平廣記四二〇三事觀之，可見當時崑崙奴所到

範圍之廣。（今發掘蕃俑亦多崑崙奴像）而海賊馮若芳掠波斯人為奴婢，其數尤足

驚人。

蒲壽庚攷「唐代海南島為蕃舶之所必經，唐玄宗天寶九載，海賊馮若芳以萬安州為根據地，劫掠往來蕃舶，營

豪華之生活。唐大和尚東征傳曰：「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其奴婢居處南

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

此可證者七也。異族雜居中，土多與漢人通婚媾。

觀前引通鑑，代宗時回紇商胡在長安誘取妻妾，九八德宗世胡客留長安久者皆有

妻子，九二及陳鴻東城老父傳述賈昌語：「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新書

盧鈞傳稱嶺南蕃華錯居相婚嫁，九九可證。近年洛陽出土墓志中，有安延墓志，記

延夫人劉氏，及大唐故酋長康國大首領因使入朝，檢校折衝都尉康公故夫人汝

南上蔡郡翟氏墓志之翟氏，皆華夷通婚者。唐要會卷一載：「貞觀二年六月十六

日勅，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冊府元龜卷九載：「開成

元年六月，京兆府奏……准令式，中國人不合私與外國人交通買賣婚娶來往。」

即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時，亦「下令蕃華不得通婚。」新書本傳新書李靖傳又載：「靖

奴婢皆當色爲婚。據唐律疏議，宋刑統有「其工樂雜戶官戶依令當色爲婚，若異色相娶者，律無罪名，並當違令。」云云。日人仁井田陸唐令拾遺戶令一二九是華夷通婚，唐律亦無禁止明文也。舊五代史劉陟轉「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劉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其非類，堅止之。孫光憲北夢瑣言作「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請諫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日人藤田豐八謂劉謙或系出蕃人，爲文論之甚詳。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是亦異族通婚者，藉謂劉氏確係漢人，然謙、孫、鏐固「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新五代史南漢世家矣。

胡姬侍酒與蕃夷宿娼之事，亦時見於歌詩。

按唐人詩詠胡姬當鑪侍酒者頗多，試就李白詩舉之。前有樽酒行「胡姬貌如花，當鑪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

今不醉將安歸。」李太白集卷三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卷六

白鼻騮「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卷六醉後贈王歷陽「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卷十送裴十

八圖南歸嵩山「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范攄雲溪友議卷中「崔涯者，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

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于衢路。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

燒毡紙補筌後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此雖文人戲辭而蕃夷宿娼之事蓋可推知。

吾華民族遂加入無數之異族血統而異族才智之士垂名青史者如新羅之金仁問崔致遠。

金富軾三國史記

卷四

「金仁問字仁壽太宗大王第二子也幼而就學多讀儒家之書兼涉老莊浮屠之說又善

隸書射御鄉樂行藝純熟識量宏弘時人推許永徽二年仁問年二十三歲受主命入大唐宿衛高宗謂涉海來朝忠誠可尙特授左領軍衛將軍乾封元年扈駕登封泰山加授右驍衛大將軍食邑四百戶……調露元年轉鎮軍大將軍右武威衛大將軍載初元年授輔國大將軍上柱國臨海郡開國公左羽林軍將軍延載元年薨於帝都享年六十六仁問七入大唐在朝宿衛計月日凡二十二年」

又

卷四

「崔致遠字孤雲王京沙梁部人也少精敏好學至年十二將隨海舶入唐求學其父謂曰十年不第即非

吾子也行矣勉之致遠至唐追師學問無怠乾符元年甲午禮部侍郎裴瓚下一舉及第調授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爲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黃巢叛高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辟致遠爲從事以委書記之任其表狀書啓傳之至今及年二十八歲有歸華之志僖宗知之使將詔書來聘留爲侍讀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其後致遠亦嘗奉使如唐始西遊時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隱負才自高不輕許可人示致遠所製歌詩五軸又與顧雲友善將歸顧雲以詩送別略曰我聞海上三金鼈金鼈頭戴山高高上之上兮珠宮貝闕黃

金殿山之下兮千里萬里之洪濤、傍邊一點雞林碧鯨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新唐書藝文志云、崔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二十卷、注云、崔致遠、高麗人、賓貢及第、爲高駢從事、其名聞上國、如此、又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按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多佐高駢幕時所作表狀書啓、有高麗刊本、四部叢刊影印本）

日本之阿倍仲麻呂、藤原清河。

源光國大日本史六一「阿倍仲麻呂、靈龜二年、玄宗開元四年選爲遣唐留學生、時年十六、往唐學問、多所該識、易姓名曰

朝衡、玄宗授左補闕、爲儀王友、遷祕書校書、後至祕書監兼衛尉卿、勝寶中、勝寶元年當天寶八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至唐、

玄宗命仲麻呂接之、及清河還、仲麻呂欲與歸、玄宗因命爲使、乃賦詩曰、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尙書右丞王維爲詩并序送行、包佶趙驂等皆贈以詩、既而至明州、與唐人別、海上遭風、漂泊安南、唐人以爲仲麻呂溺死、翰林供奉李白作詩哭之、（詩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仲麻呂與清河復至唐、肅宗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寶龜元年、代宗大歷五年正月卒於唐、年七十、代宗贈潞州大都督、（「藤原清河、勝寶二年、天寶九年爲遣唐大使、四年授節刀赴唐、至長安、見玄宗、玄宗曰、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乃號日本爲禮儀君子國、

命阿倍仲麻里導清河等視府庫及三教殿。又圖清河及副使吉備真備貌納於蕃藏中。及歸玄宗賜詩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飈。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特差鴻臚卿，蔣挑擻送至揚州。使魏方進供給。是時阿倍仲麻呂請歸國，乃與仲麻呂同船而發。逢風漂泊安南，至驩州所帥多為土人所害，清河僅免。復歸長安，遂留仕唐，改名河清，為特進秘書監。寶龜九年代宗大歷十三年遣唐使歸，河清女喜娘從之，暴風破船，喜娘與判官大伴繼人等同漂著肥後天草郡。河清遂沒于唐。

契丹之李光弼

新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鷺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舊書傳贊言

詢事考言、孫吳韓白、或有慚德。

鐵勒之渾瑊

新唐書渾瑊傳：「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宗終始。」

信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阿跌鐵勒落部之李光進、光顏兄弟

新唐書李光進傳：「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光進弟光顏，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貯納管鑰於妯娌。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元和九年，討蔡。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都統韓弘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蠲之，乃飭名妹，教歌舞六博，襦褙珠珮，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舊書傳贊：「阿跌昆仲，稟氣陰山，率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恢復之功，義師之效也。」按新書諸夷蕃將列傳贊言：「渾瑊跌光顏輩，烈垂無窮。」故茲述北夷於李光弼外，首舉瑊及光進兄弟以概其餘。突騎施之哥舒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亦爲名將。潼關之失，因病且耄使然，以被部將執以降賊，不錄。然「翰子曜，以翰陷賊，哀慟號憤，子七人俱以儒聞。恒茂才高第，有節槩，嶢嶢皆明經擢第。」新書翰傳亦不可沒也。又顏魯公集卷六有「康金吾碑」，言「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爲北蕃十二姓之貴種。」祿山之亂，冒萬死以歸唐。「四男沒野波，英俊，屈須彌施，英正。」皆以勇顯。魯公許其族能兼忠勇孝慈，以正史不載，亦附見於此。

于闐之尉遲勝。

新唐書尉遲勝傳：「本王子闐國。天寶中入朝。……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議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陸王傅。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

疏勒之裴玢慧琳。

新唐書裴玢傳：「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留不去，遂籍京兆。德宗在奉天，玢以功封忠義郡王。……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玢爲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

宋高僧傳卷六：「釋慧琳，姓裴氏，疎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爲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

康居之法藏。

宋高僧傳卷五「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游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之選。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華嚴一宗、推藏爲第三祖。著般若心經疏、爲時所貴。天下流行、號康藏國師。」今傳賢首國師墨寶處、原本現藏日人中村不折、有正書局有影印本係藏與新羅義湘法師手書一幅、義湘在終南山智儼三藏所、與法藏爲同學也。
(湘見宋高僧傳卷四)劉基謂「觀其筆法、蓋非後人之所能及。」楊翮謂「字畫精妙、視王右軍蘭亭稊序、蓋難議其優劣。」朱昌頤謂「於歐褚顏柳外、另樹一幟、其轉折頓挫、已開南宮法門。」異國沙門來華、精通中文者、已渺如藏之兼擅書法、尤屬難能。按唐世異域名僧、難更僕數、而對中國文學造詣之深、則首推慧琳法藏、故特舉之餘、見宗教篇。

印度之瞿曇悉達。

四庫總目「唐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瞿曇悉達撰。卷首標銜、悉達曾官太史監事。考玉海開元六年、詔瞿曇悉達譯九執歷、則悉達之爲太史監、當在開元初。書中所言占驗之法、大抵術家之異學。惟其中全載麟德九執二歷、可訂史傳之譌。」「缺」有裨於考證不少。又徵引古籍、極爲浩博。如隋志所稱緯書八十一篇、此書尙存其七八、尤爲罕覩。」按宋高僧傳卷二釋智慧傳、載德宗時神策軍正將羅好心、亦印度人。智慧北天竺迦畢試國人、好心爲慧舅氏之子傳稱「好心以朱泚圍逼之際、頗有戰功、預其中兵、爲帝寵重。」云云。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又載「右神策馬

軍大將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新平郡王臣羅好心表曰臣家西蕃得居中國名參戎禁榮及私門父子相歡實慚天地」云云以無他事蹟可考附誌於此。

石國之石演芬

新唐書忠義傳「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李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郃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璉懷光召演芬罵曰爾奈何欲破吾家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戀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尙書賜其家錢三百萬」

安息之李元諒

新唐書李元諒傳「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須髯鷲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至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賊來攻輒卻「賊由是不能東出」用通鑑文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既會虜劫盟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瑊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

治良原。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莊威。按新書忠義傳。又有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時。人有誣皇嗣異謀者。金藏引佩刀自刺。以明不反。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近人謂金藏或系出安國。以史無明文。姑附於此。

波斯之阿羅憾李珣及其弟妹。

端方陶齋藏石記二十一。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君諱阿羅憾。族望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可稱。名聞□□。出使召來至此。卽授將軍北門□領侍衛。駟馳。又差充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并於拂林西界立碑。峨峨尙在。宣傳聖教。實稱蕃心。諸國肅清。于今無事。豈不由將軍善導者爲功之大矣。又爲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參一六葉）及諸軍立功。非其一也。此則永題麟閣。其於識終。方畫雲臺。沒而須錄。以景雲元年四月一日。暴憎過隙。春秋九十有五。終於東都之私第也。以其年□月□日。有子俱羅等。卜君宅兆。葬於建春門外。造丘安之禮也。

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二。李四郎名珣。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珣舉止溫雅。頗有節行。善奕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按全唐詩載李珣詩五十四首。珣妹舜弦。五代初蜀王衍納爲昭儀。亦能詩。全唐詩載舜弦詩三首。以波斯人入中國。曾不數世。其女子亦能詩。異矣。

大食之李彥昇等。

陳黯華心說全唐文七六七「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宣武軍節度使盧鈞）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于闕下天子

詔春司（禮部）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興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祿于華民，其薦人也，則求于夷，豈華不足稱也邪？夷人獨可用也邪？吾終有感於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於心，辨心在察其趣嚮，有生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形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異焉，作華心。」

其文章事功氣節多卓然可稱。唐太宗嘗謂侍臣曰：

「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

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鑑唐紀十四貞觀二十一年下

觀諸人之多折心於吾華文教，雖非全屬帝王撫綏懷柔之效，然中國民族實隨唐室國威之發揚而益大，華夏文化亦因以益增其光榮焉。

（一〇九）唐代交通四夷之影響 韓愈有言：「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

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送殷員外序 新書

北狄傳亦稱「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爲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於庭。」唐會要卷一百一載武后聖歷二年四一五三月六日勅：「東至高麗國，南至真臘國，西至波斯吐蕃，及堅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並爲八蕃。以外爲絕域。」唐書西域傳贊曰：「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而唐六典之修於開元世者，則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諸蕃朝聘之事。凡四蕃之國，經朝貢已後，自相誅絕。及有罪見滅者，蓋三百餘國。今所在者有七十餘蕃。」（謂三姓葛邏祿、處蜜、處同、三姓咽蔑、堅昆、拔蕃、蜜窟，內有姓殺下突厥、奚、契丹、遠蕃、靺鞨、渤海、靺鞨、室韋、和解、烏羅護、烏素固、未達婁、達垢、日本、新羅、大食、吐蕃、波斯、拔汗那、康國、安國、石國，俱戰提、敦律國、罽賓國，東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吐火羅米國、火尋國、骨咄國、訶毗施國、曹國、拂菻國、謝颶、敦時、山屋馱國、師子國、真臘國、尸科佛誓國、婆利國、俱位國、休邑國、護蜜國、怛沒國、悒怛國、烏菴國、迦荼彌羅國、無靈心國、蘇都瑟匿國、史國、俱蜜國、于建國、可薩國、遏囉國、習阿薩般國、龜茲、疏勒國、于闐國、焉耆國、突

騎施等七十國各有土境分爲四蕃焉。其朝貢之儀享燕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命皆載于鴻臚之職。卷四蓋李唐君臨中夏其所造成之歷史實不限於中國一隅而含有世界性。綜前所述若統一之盛拓土之廣四夷之歸化民族之混合以及異域宗教音樂學藝等等之輸入已在在可資證明。外此可攷者猶有數事。唐制天子八璽用諸四夷者獨占其三曰「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見新服志。餘五璽爲「神璽以鎮中國、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儀衛尊嚴肅恭曠絕古今而車馬之衆文采之盛首推「元旦冬至大朝會宴見蕃國王。」詳新書儀衛志、文繁不錄。其吉凶之禮蕃客皆有定位。詳開元禮及舊書禮儀志新書禮樂志、文繁不錄。而五禮中之賓禮且全爲四夷君長與其使者而設。

新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

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就次。蕃主服其國服立於東階下。西面。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

於其南。有司出門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俱入。使者

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其北。俱東向。蕃主乃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曰有制。蕃主將下拜

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蕃主進受命。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

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蕃主送於門之外、西止、使者揖以俱入、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主物備使者、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敕出、稱有敕、蕃主再拜、宣勞、又再拜、乃就館、皇帝遣使戒蕃主、見日、如勞禮、宣制曰、某日某主見、蕃主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蕃主奉見前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南向、蕃主坐於西南、東向、守宮設次、太樂令展宮縣、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尙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蕃主立位於縣南道西、北面、蕃國諸官之位於其後、重行北面西上、典儀位於縣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諸衛各勒部屯門、列黃麾仗、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門外、就次、本司入奏、鈚戟近仗皆入、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及符寶郎詣閣奉迎蕃主及其屬、各立於閣外西廂、東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舍人引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典儀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曰、有制、蕃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中還奏、承制降勞、敕升坐、蕃主再拜稽首、升坐、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俛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而對、侍中還奏、承制勞還館、蕃主降復縣南位、再拜稽首、其官屬勞以舍人、與其主俱出、侍中奏禮畢、皇帝興、若蕃國遣使奉表幣、其勞及戒見、皆如蕃國主、庭實陳於客前、中書侍郎受表置於案、至西階、以表升、有司各率其屬受其幣焉、其宴蕃國主及其使、皆如見禮、皇帝已卽御坐、蕃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侍中承制降敕、蕃主升坐、蕃主再拜奉贊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乃宣制、又再拜、以贊授

侍中以授有司。有司受其餘幣，俱以東舍人承旨降敕就坐。蕃國諸官俱再拜，應升殿者自西階，其不升殿者分別立於廊下席後。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升坐。其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典儀曰：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皆俛伏興立。殿中監及階省酒，尚食奉御進酒，皇帝舉酒，良醞令行酒。典儀曰：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皆再拜受鱣。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尚食奉御受虛鱣，奠於坵。酒三行，尚食奉御進食。典儀曰：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皆興立。殿中監及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以次進。大官令行蕃主以下食案。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皇帝乃飯。蕃主以下皆飯。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食畢，蕃主以下復位於縣南，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又再拜，乃出。

其銅魚符。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蕃國亦給之。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見新書車服志。

唐會要卷一百「故事，西蕃諸國通唐使處，悉置銅魚，雄雌相合，各十二隻，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在內，雌者付本國。如國使正月來者，齋第一魚。餘月准此。閏月齋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禮待之。差謬，則推按聞奏。至開元一十六年十一月五日，鴻臚卿舉舊章奏曰：近緣突騎施背叛，蕃國銅魚多有散失，望令所司復給。」

諸國之遠近與入四夷之路莫不畢紀。

新唐書地理志「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

按共十二國見唐會要卷一百

其後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理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於鴻

臚者莫不畢紀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

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

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按新書藝文志有

賈耽地圖十卷皇華四達記十卷其書佚不傳地理志於上所舉各道後述每道所

通之國及其經途里程謂「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概舉其目」殆本賈耽之書

文繁不錄清錢塘吳承志有「唐賈耽記邊州四夷道里考實五卷」南林求恕齋刻本又考

上所舉第一二六之三道者也。

入朝者之等位應給糧料之數疾病喪葬之料理以及歸降官位等皆有定式。

唐六典卷四「膳部郎中員外郎掌蕃客在館食料五等蕃客設食料蕃客設會料各

有等差焉」

又卷十八「鴻臚卿之職。凡四方夷狄君長朝見者，辨其等位以賓待之。凡夷狄君長之子，襲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詳其可否。以上尙書。若諸蕃大酋渠有封建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典客令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歸化在蕃者之名數，丞爲之貳。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若疾病，所司遣醫人給以湯藥。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以上官奏聞其喪事，所須所司量給。欲還蕃者，則給輿遞至境。首領第四等已下不奏聞，但差車牛送至墓所。諸蕃使主副五品以上，給帳氈席六品以下，給幕及食料丞一人判廚事。季終則會之。若還蕃，其賜各有差，給於朝堂，典客佐其受領，教其拜謝之節焉。」

唐會要六十六「天寶八載三月二十七日勅九姓堅昆諸蕃客等因使入朝身死者，自今後使給一百貫充葬，副使及妻數內減二十貫。其墓地州縣與買官給價直，其墳墓所由營造。」

又卷一百「證聖元年九月五日勅蕃國使入朝，其糧料各分等第給。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國使，宜給六箇月糧。尸利佛誓、真臘、訶陵等國使，給五箇月糧。林邑國

使給三箇月糧。聖歷三年三月六日勅八蕃絕域見上一三葉其使應給料各依式。開元四年正月九日勅靺鞨新羅吐蕃先無里數每遣使給賜宜準七千里以上給付也。

又「歸降官位。顯慶三年八月十四日置懷德大將軍正三品歸化將軍從三品以授初投首領仍隸屬諸衛不置員數及月俸料。總章元年十一月授婆羅門盧迦逸多懷化大將軍。貞元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置懷化大將軍正三品每月料錢四十五千文雜料三十五千文。歸德將軍從三品料錢四十千文。懷化中郎將正四品料錢三十七千文。歸德中郎將從四品料錢三十五千文。懷化郎將正五品料錢三十二千文。歸德郎將從五品料錢三十千文。懷化司階正六品料錢二十五千文。歸德司階從六品料錢二十三千文。懷化中候正七品料錢十八千文。歸德中候從七品料錢十七千文。懷化司戈正八品料錢十五千文。歸德司戈從八品料錢十四千文。懷化執戟長上正九品料錢十一千文。歸德執戟長上從九品料錢十千文。勅準六典應投慕蕃官前承未置今蕃人向化近日漸多名位高卑須有等級其增置官品

及料錢等，宜依前件。其月以歸降吐蕃論乞髯湯沒藏悉諾碁爲歸德將軍。」
史館紀錄與諸司勘報並有條例。

唐會要卷六十三「諸司應送史館事例。蕃國朝貢（每使至，鴻臚勘問土地風俗衣服貢獻道里遠近并其主名字報。）蕃夷入寇及來降（表狀中書錄狀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軍將具錄陷破城堡傷殺吏人掠擄畜產并報。）已上事並依本條所由，有卽勘報史館修入國史。」

遠方貢物有異於常者，幾二十種。

唐會要卷一百「貞觀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遠夷各方貢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錄焉。葉護獻馬乳葡萄一房，長二尺，册府元龜九七〇作「二丈餘」子亦稍大，其色紫。

摩伽國獻菩提樹，一名波羅，葉似白楊。康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伽毘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欲種取其根。罽賓國獻俱物頭花，其花丹白相間，而香遠聞。伽失畢國獻泥樓鉢羅花，葉類荷葉，圓缺，其花色碧而蕊黃，香芳數十步。健達國獻佛土葉，一莖五葉，花

赤中心正黃而蕊紫色。泥婆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花，實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酢菜，狀如菜，闊而長，味如美鮮。苦菜，狀如芭，其葉闊，味雖少苦，久食益人。胡芹，狀如芹，而味香。渾提葱，其狀如葱而白。辛嗅藥，其狀如蘭，凌冬而青，收乾作末，味如桂椒，其根能愈氣疾。薛延陀獻拔蘭鹿，毛如牛，角大如麋。西蕃突厥獻馬蹄羊，其蹄似馬。波斯國獻活褥蛇，其狀如鼠而色青，身長七八寸，能入穴取鼠。西蕃咄祿可汗獻金卵，鷄殼鳥殼也，雕刻作禽獸而塗以金。西蕃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國，取其法，令楊州煎蔗之汁於中，廚自造焉。色味愈於西域所出者。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醞醑，既頒賜羣臣，京中始識其味。番馬且多至四十餘種焉。

唐會要七十二「諸番馬印」節，載骨利幹馬、悉蜜馬、葛邏祿馬、杖曳固馬、同羅馬、延陀馬、僕固馬、阿跌馬、契丹康國馬、突厥馬、蹕林州、訶利羽馬、迴紇馬、俱羅勒馬、苾羽馬、餘沒軍馬、赤馬、阿史德馬、恩結馬、訶利羽馬、契苾馬、奚結馬、斛薛馬、奴刺馬、蘇農

馬、闐阿史德馬、拔延阿史德馬、熱馬、舍利叱利等馬、阿史那馬、葛羅枝牙馬、綽馬、賀魯馬、阿豔馬、康曷利馬、安慕路真馬、安賒和馬、沙陀馬、處苾山馬、渾馬、契丹馬、奚馬、馬各有印文、不錄。

唐時蕃夷在中國者。服改氍毹。語習楚夏。新書薛登傳以及氏姓名號。居室習尙等。多同化。

於華夏。(詳上節)而漢族亦時效蕃俗。參上節及上葉敘葡萄酒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論此甚詳、可參看。下文所引亦多見該書

舊唐書輿服志。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

又相倣效。奚車、契丹塞外用之。開元、天寶中。漸至京城。開元來……太常樂尙胡。

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尙遠矣。(

按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下亦曰。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爲豹皮帽。婦人則簪。

步搖。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

元稹法曲。元氏長慶集二十四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滿咸洛。女爲胡婦學胡粧。伎進胡音。

務。胡樂。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嚙罷長蕭索。胡騎與胡粧。五十年來競紛泊。」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爲打毬。比亦令習會。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

蕃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聘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誠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

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七

陀羅尼集第十二卷

「麩麩案此油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方有此名諸儒隨

意制字元無正體未知孰是胡食者卽饅饅燒餅胡餅搭納等是

按祿山之亂玄宗西幸「至咸陽望賢宮

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通鑑唐紀三十四

此爲唐時盛行胡餅之證

崔令欽教坊記「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卽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見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卽不通」

然論傳播之廣博與影響之深至則遠不足與中國文物比自太宗尊崇儒術國學學舍增築至千二百區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唐會要三十五新書選舉志儒學傳同通鑑繫此事於貞觀十四年日本渤海亦屢遣學生

舊唐書日本傳「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來貢方物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

就鴻臚寺教之。乃遣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朝便請與臣同歸從之。按日本遣唐留學生今可考見者猶有百數十人。詳日人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

新唐書渤海傳「其國數遣諸生詣京師大學習識古今制度。」唐會要三十六「開成二年三月渤海國隨賀

正王子大俊明并入朝學生共一十六人勅渤海所請生徒習學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十人勒迴。」

唐代文人學者多名播戎夷。

舊唐書儒學傳「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

又文苑傳「蕭穎士聰警絕倫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按新書蕭穎士傳稱「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又柳公權傳「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又馮定傳「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新唐書張荐傳「祖鶩，字文成，屬文，下筆輒成，大行一時。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

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元氏長慶集五十一「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

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又云：鷄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辯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按鷄林即新羅。

樂天詩在日本尤盛行。大日本史二一四小野篁傳曰「弘仁日本嵯峨主年號，共十四年，自憲宗元和五至穆宗長慶

三年，帝幸河陽館，賦詩一聯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作甚佳，但改遙作空最好。帝愕眙曰：是白樂天之句。遙本作空，朕聊試卿，適見卿與

樂天詩情相同也。時樂天集始至，藏在秘閣，人未得見，以故大為帝所稱美。其平生

著作、往往有與樂天句格相似者、世以此重之。日人論此者、謂時樂天集至日不
僅一本、或小野篁亦已見及耳。

碑版、照耀於四裔。

按唐時四裔碑版甚多、史册所載、如貞觀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爾平龜茲、皆勒

石紀功。新書西域傳及本傳武后時張玄遇安撫吐蕃、亦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新書吐蕃傳又吐火羅

立碑、見唐會要七十三。前四一葉引拂林西界立碑、見波斯國酋長阿羅憾丘銘。前一葉引此

蓋唐碑之最遠者。今雖皆湮沒無聞、然就近世著錄者言之、東西朔南、猶皆可考。見

葉昌熾曰：「平百濟碑、顯慶五年、賀遂亮文、權懷素書、其書重規疊矩、鴻朗莊嚴。廠

估王某渡海精拓、余得一本、以校萃編所錄、溢出百餘字、同時並拓得劉仁願紀功

碑、安雅寬博、亦初唐之佳構。此二碑皆在忠清道扶餘縣、扶餘、百濟故都也。」語石卷二

此海東之刻石也。「度隴而西、出玉門關、有唐姜行本碑、在巴爾庫爾城、即巴里坤

平津所錄、有濟木薩殘碑、在迪化州。悲庵所錄、有索勳殘碑、但云在新疆、皆唐刻也。

按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出伊州、距柳谷百里、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

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即貞觀一石是也。「上此西域之刻石也。」和林、唐賈耽地

志謂之富貴城。其他遠在漠北。俄人于娑陵水上訪得回鶻故宮。又于鄂勒昆河訪得突厥舊庭。又訪得唐碑三。一爲苾伽可汗碑。開元廿三年李融文。一爲闕特勤碑。開元廿年御製。可證唐書闕特勒之誤。按新書突厥傳「開元十九年、闕特勤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爲刻辭於碑、仍立廟象、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妙、其國以爲未嘗有、默棘連(闕特勤兄)視之必悲傷」。一爲九姓回鶻可汗碑。斷爲五石。亦唐刻。上同此北方之刻石也。「孫氏訪碑目天寶末列南詔蠻頌德碑、南詔摩崖題名、別有南詔德化碑、普鐘十四年鄭回撰。其實一碑歧出。所謂題名者。卽德化之陰。」同上。按萃編一百六十著錄作「南詔德化碑」。王氏又據雲南通志、謂此碑在大歷元年、其事詳新書南蠻傳。今無可攷。此又南服之刻石也。又西藏有盟吐蕃碑。載穆宗時唐與吐蕃之盟文。在拉薩伊克招廟大門右。大清一統志西藏志作「伊克招唐碑」、平津讀碑記作「吐蕃會盟碑」、近人通稱「唐蕃會盟碑」、此據陸增祥金石補正七十一。葉昌熾曰。「唐時雖荒裔之士書法亦妙。入能品。觀於南詔吐蕃百濟新羅。雖欲不寶遠物。其可得諸。」語石卷二又按日本無唐人所立之碑。然唐時日本金石亦有用中國紀年者。傅雲龍日本金石志卷一著錄。「那須直韋提碑」。首書「永昌元年己丑四月」。傅氏曰。「日本無永昌年號。唐武后初元曰光宅。明年改垂拱。越四年改永昌。己丑卽永

昌元年與碑正合。日本對馬島八幡宮鐘，為新羅國造，而曰天寶四載。大和國興福寺有南圓堂銅燈臺銘云：歲次景申。唐制諱丙為景。日本貞金亦從其諱也。官服歆羨於絕域。

通鑑唐紀十四：「貞觀二十二年，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胡註引杜佑曰：結骨在回紇西北三千里。聞鐵勒諸部

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上宴之於天成殿。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為堅昆都護府，以失鉢屈阿棧為右屯衛大將軍。」

新唐書天竺國傳：「開元時，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玄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為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

各國之文物制度若新羅。

三國史記本紀卷五：「真德王二年，貞觀二十二年遣伊滄、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請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許之，仍賜御製溫湯及晉祠銘，並新撰晉書。春秋又請改

其章服以從中華制於是內出珍服賜春秋及其從者。三年正月始服中朝衣冠。四年六月遣使大唐告破百濟之衆王織錦作五言太平頌遣春秋子法敏以獻唐皇帝其辭曰巨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利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鏗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唐家光高宗嘉焉拜法敏爲太府卿以還是歲始行中國永徽年號。又卷七「文武王十四年高宗上元元年正月大祭麻德福傳學曆術還改用新曆法。」

又卷九「孝成王二年開元二年唐玄宗聞聖德王薨遣左贊善大夫邢璣以鴻臚少卿

往弔祭帝謂璣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國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又以國人善棋詔率府兵曹參軍楊季鷹爲副國弈皆出其下。」

又卷十「元聖王四年始定讀書三品以出身讀書春秋左氏傳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爲上讀書禮論語孝經者爲中讀書禮孝經者爲下若博通

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

又祭祀志「新羅宗廟之制至第三十六代惠恭王、唐代宗時始定五廟以味鄒王爲金姓

始祖以太宗大王文武大王平百濟高句麗有大功德竝爲世世不毀之宗兼親廟

二、爲五廟。至第三十七代宣德王立社稷壇。又見於祀典皆境內山川而不及天地

者蓋以王制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曰天子祭天地

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故不敢越禮而行之者歟。」

又樂志「新羅樂三竹三絃拍板大鼓歌舞二人放角幘頭紫大袖公欄紅鞞鍍金袴

腰帶烏皮靴三絃一玄琴二加耶琴三琵琶三竹一大琴二中琴三小琴。玄琴象

中國樂部琴而爲之加耶琴亦法中國樂部箏而爲之鄉琵琶與唐制度大同而小

異三竹亦模倣唐笛而爲之者也。」

又車服志「新羅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矣。至第二十三葉法興王、梁武帝時始定六部人

服色尊卑之制猶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貞觀二十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太宗皇

帝詔可之兼賜衣帶遂還來賜行以夷易華文武在位四年、唐麟德元年又革婦人之服

自此以後衣冠同於中國。」

又地理志「新羅始與高句麗百濟地錯犬牙，後與大唐侵滅二邦，平其土地，遂置九州。本國界內置三州，於故百濟國界置三州，於故高句麗南界置三州，九州所管郡縣無慮四百五十。」

又職官志「新羅官號，唐夷相雜，其曰侍中、侍郎等者，皆唐官名。」

若日本。

日本國志卷三十二「日本自通使隋唐，典章日備，教化益隆。逮夫大寶，唐武后時益崇斯

文。自京師至於邦國，莫不有學。學必藏經典，神護景雲三年（代宗大曆四年），太宰府言此

五經，未有三史正本，志在涉獵，道尚不廣，伏乞歷代諸史各給一本，以興學業。詔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可知五經等籍，國學皆藏之也。才必爲貢人，其

教之之法，有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之七經。七經皆立之學官，易

註、三禮、毛詩立鄭註，左傳立服杜註，禮記左傳爲而孝經論語則令學者兼習，孝經立孔鄭註

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爲小經。而孝經論語則令學者兼習，孝經立孔鄭註

註。寶字元年（肅宗至德二年），特敕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若有不孝不順者，配諸陸奧出羽。貞觀二年（懿宗咸通元年），敕孝經用明皇御註。考日本惟公毅不列於學，後有遣唐使直講博士伊與部家守傳二傳以歸，於是家守初講三傳，然未建以爲例。延歷十七年（德宗貞元十四年），此外式部省奏竊檢唐令易詩書三禮三傳各爲一經，今請以二傳准小經，永聽教授，詔允之。

有算學。以孫子五曹九章綴術三開重差周髀九司各為一經有書學。有律學。有音學。有天文。陰陽曆醫等學。其養

之之法。於太學。置勸學田數百町。以資費用。於大炊寮。每日給百度飯一石五斗。以

賞其勞。其取之之法。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其大學生。取五位以上。子孫及東

西史部。以補於式部。國學生。取郡司子弟。以補於國司。國司既試。則隨朝集。使造於

官。至則引見於辨官。並付式部。試而得第。則敍官。而朝廷之上。自帝王以至公卿。皆

喜為詩文。以相提倡。文武帝唐武后時嘗謁學。行釋奠禮。清和帝唐懿宗時並詔修釋奠式。於五

畿七道。以示尊崇聖教之意。大學國學皆以歲時祀先聖孔子。初稱孔宣父。神護景雲二年。大

則闕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也。國學專祀先聖先師。惟太宰府學三座。為先聖先師闕子騫。所有典章制度。一倣唐制。而遣唐

學生。所得學術。歸輒以教人。以故人才蔚起。延喜天歷唐季至五代時之間。彬彬乎稱極盛

焉。

若渤海。

新唐書渤海傳。開元七年。祚榮死。其國私謚為高王子。武藝立。私改年曰仁安。按

以後。每主謚法。及年號。仿此。渤海盛時。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

故地爲上京，其南爲中京，獾貉故地爲東京，沃沮故地爲南京，高麗故地爲西京。州府

名文繁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按面對曰聖主，牋奏稱基下。其命爲教，王之父曰老王，王母太

妃，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左相，左平章事，侍中，左常侍，諫議，居之中臺省，右相，右平章事，內史，詔誥舍人，居之。政堂省，大內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二，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僕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義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倉膳部，部有郎中，員外，右六司，智禮信部，支司，戎計水部，卿郎準左，以比六官，中正臺，大中正一，比御史大夫，居司政下，少正一，又有殿中寺，宗屬寺，有大令，文籍院，有監，令監皆有少，太常，司賓，大農寺，寺有卿，司藏，司膳寺，寺有令，丞，胄子監，有監長，巷伯局，有常寺等官，其武員有左右猛賁，熊衛，羆衛，南左右衛，北左右衛，各大將軍一，將軍一，大抵憲象中國制度如此，以品爲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魚，五秩以上，服緋，牙笏，銀魚，六秩七秩，淺緋衣，八秩，綠衣，皆木笏。一按渤海職官，壹遵唐制，惟名號稍異，如宣詔省，卽唐門下省，中臺省，卽唐中書省，政堂省，卽唐尙書省，中正臺，卽唐御史臺等，說詳唐晏渤海國志卷二，金毓黻渤海國志長

編卷十五

皆壹本於唐吐蕃南詔亦襲華風。

新唐書吐蕃傳「貞觀十五年帝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弄贊）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弄贊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遞氈罽紈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高宗卽位弄贊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磴等諸工詔許開元「中」吐蕃又請五經敕秘書寫賜穆宗長慶元年遣使者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元鼎始至給事中論悉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元鼎還虜元帥尙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策署彝泰七年彝泰贊普名可黎可足時吐蕃已有文字（盟吐蕃年）碑有吐蕃文可證而策署彝泰七年則用漢文。又南詔傳「貞元「中」遣使者三人趨成都遺韋臯帛書曰……人知禮樂本唐風

化云云。十五年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又前五九葉言南詔建元稱帝，及一二七葉言南詔立碑等，皆華風也。

西域諸地則自葱嶺以東，唐人統治，殆無異內地。經籍遺文與博誌圖畫千載而下，猶時有發現。

據近世西域探險家發現之唐代遺物，有高昌交河縣及柳中縣署調查之戶籍帳。有

代宗大曆中傑謝（于闐附近）唐官與于闐王之公文，及人民上唐官之訴狀。而西域之唐僧唐寺亦頗有紀錄可徵。唐代治理西域，幾與內地無異，不僅如新史所言，羈縻已也。說詳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至經籍遺文，東西探險家之所捆載而去者，雖以佛典爲多，然四部要籍之殘軸零章亦不尠。發現之地範圍亦廣，如日本大谷光瑞氏所藏論語鄭氏子路篇殘卷，得於中亞細亞。據羅振玉影印本跋文漢書張良傳及史記仲尼弟子傳殘文，得於龜茲附近，皆唐人寫本也。博誌大谷氏及近人黃文弼氏所得，多爲高昌遺物，自梁世至唐皆有。據羅氏高昌博錄，唐代者有二十餘品焉。圖畫則以壁畫爲多，間有施之縑素者。大谷氏與德人勒柯克氏 Le. Coq 等所得至

夥多可據年號及作風知其爲唐時遺物也。經籍寫本與磚文圖畫俱有極精美者。蓋自漢以來西域受中國文明之陶鑄已久。參二册八七節及九八節至唐而關係益密故其地華化傳播之程度有如此也。自德宗貞元世吐蕃陷安西唐在西域之政治勢力雖失墜而文化交流雖至唐末猶未斷絕。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本韋莊秦婦吟題「右補闕韋莊撰」末署「天復五年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張龜寫」攷秦婦吟雖作於僖宗中和二年癸卯。二一七而韋莊之爲右補闕則在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四一七去乙丑。四一七僅五年。據王國維跋文寫本題「右補闕」其所據之本至早亦在光化三年。又唐昭宗天復僅二年乙丑爲天祐二年。唐末擾亂致改年逾歲邊民未知而長安之秦婦吟寫本雖丁斯時不五年西陲學人已展轉傳寫其文。化之交通爲何如乎。倫敦博物館又藏另一寫本末署「貞明五年己卯歲四月十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訖」。貞明梁末帝年號五年爲一七六〇是唐雖亡秦婦吟在敦煌猶傳寫不絕也。又敦煌發現者有五代宋初由西域傳入之文物則敦煌至西域交通之未斷絕又可知也。

遠至大食亦仿建年號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三册

「大食阿拔斯朝 Die Abbasiden 馬門 Ma'mun 卒於唐

文宗太和七年其弟摩哈美德立建年號曰「阿爾麥塔錫姆畢拉」Al-mutassim billah 上帝保佑之義也自是以後歷代哈里發皆有年號以示與上帝有關此俗爲亞拉伯人學自中國毫無疑義古代印度波斯希臘羅馬埃及等國凡與亞拉伯接觸者皆無用年號之俗惟中國有之而已「上帝保佑」猶中國之天寶天成天福天禧天聖天曆天順天啓天授天監天漢天興天賜天安天和天祿天慶天眷天德等年號以示其爲天子與天有關係也」

華夏文物之傳播至唐爲極盛矣考諸國與唐交通多始於唐初而其大用中國文化反多在李唐中衰之後是知華夏文物雖隨唐室之聲威而益增其光榮而諸國之用夏變夷初非讐服於唐之國威或唐之政治金錢勢力逼之使然此尤言唐代中外關係者所當知之第一義也

(一一〇)方鎮之割據

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原起於邊將之屯防者

新唐書兵志「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帥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安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崑崙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隄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者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按錢大昕於志文「唐初兵之戍邊者……總之者曰道」云云言「此所云道者謂節度也。唐初分天下爲十道不皆有屯戍之兵平盧范陽皆屬河北道河西安西北庭皆屬隴右道初無道之名志當云以節度統之而後云某節度統某某軍某某守捉乃爲得之。」廿二史攷異卷四五錢說苟確則節度之名自唐初已有矣。然志言道之大將由總管更爲大都督由大都督更爲節度序次明備蓋唐初除分天下爲十道外別有總戍邊之兵之道也。錢說疑誤。

自高宗永徽以還。諸大都督已帶使持節。節度諸軍。於是有節度使之號。然猶未以名官。至睿宗世。始以節度使爲常官。有河西、范陽等節度使之設置。而邊兵日盛。新書兵志曰、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參前四九葉至天寶初。備邊之節度經略使。遂擴置而爲十。詳見上四六、四七葉引舊書地理志及通鑑。按舊書職官志三「節度使」下又云、「天寶中、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錢大昕釋之曰、「攷安西北庭二鎮、天寶中嘗合爲一、而嶺南則至德已前、初無節度之名。或云十節度、或云八節度、志家各據所見言之耳。杜氏通典州郡篇稱節度使十、職官篇稱開元中凡八節度、其云磧西者卽安西、而不別出北庭之名、舊史蓋本於此。唐六典凡天下節度使有八、一朔方、二河東、三幽州、四河西、五隴右、六劍南、七磧西、八嶺南。蓋併平盧幽州爲一、磧西北庭爲一也。」廿二史攷異五八考六典修於開元中、當時僅八節度。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爲節度、則有九節度。通鑑以九節度合嶺南五府經略爲十節度經略使、繫於天寶元年下、其說最允。茲特從之。參四七、四八葉因邊帥之久任與節鎮之權重。卒成方鎮之禍。其端皆玄宗啓之。

新唐書李林甫傳「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峻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己權卽說帝曰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

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通鑑唐紀三十二「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

往往入為宰相。胡註「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之類是也」、又薛訥等見上引李林甫傳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

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節之。胡註「社爾討高昌、侯君集為元帥、何力討高麗、李勣為元帥」及

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胡註「王峻、郭知運、張守珪之類是也」皇子

則忠慶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

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賸

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

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

卒使祿山傾覆天下。」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唐之官制、莫不善於節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惡者、有都督。後以

其權重。改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中，或加採訪觀察處置黜陟等號。此文官之統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則設大總管。無事時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一五五二）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猶第統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開元中，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爲一鎮。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於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按此文多本新書兵志。其以景雲二年賀拔延嗣充河西節度使爲節度使之官之始。會要亦同。惟司馬溫公不取其說。通鑑唐紀二十六〕睿宗景雲元年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考異卷十〕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爲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一四五）始。除甄道一

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爲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帝錄。」

「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

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

號九節度之師。」新書 卒倚鎮兵外兵之力。代宗初元亂事弭平。而方鎮之割據則較前

益甚。初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天寶末、侯希逸爲營州裨將、安祿山反、以親將徐歸道爲州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

玄志平盧節度使、見新書侯希逸傳 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副將李懷玉

殺玄志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及希逸爲賊軍所逼。不能自

存。浮海入據青州。朝廷卽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已

開軍士廢立。及鎮將據地之端。及代宗平史朝義。賊將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先後

以州因僕固懷恩降。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誣誤。一切不問。當是

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新書魏 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嵩爲相州刺

史。充相衛邢洛等州節度觀察使。（昭義鎮）忠志賜姓名爲恆定。易趙深冀六州節度使。

(成德鎮)承嗣爲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魏博鎮)懷仙爲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皆據本傳)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亦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國家「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地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新書方鎮表序天子力不能制則專事姑息方鎮割據之禍日以滋矣。

新唐書藩鎮列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汗遂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亾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按此引牧罪言又曰大曆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屠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

和之其餘混源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按此本牧守論

又兵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于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

舊書地理志備志肅宗至德後要衝大郡之節度觀察等使並詳治所及所管之州

舊唐書地理志「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

大郡皆有節度之類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領汝州、東都留守兼之

河陽三城節度使治孟州、領孟懷二州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管汴宋亳穎四州義成軍節度使治滑州、管滑鄭濮三州

忠武軍節度使治許州、管許陳蔡三州天平軍節度使治鄆州、管鄆齊曹棣四州兗海節度使治兗州、管兗海沂密四州武寧

軍節度使治徐州、管徐泗濠宿四州平盧軍節度使治青州、管淄青登萊四州陝州節度使治陝州、管陝虢二州潼關防禦

鎮國軍使。華州刺史領之。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同州刺史領之。鳳翔隴節度使。治鳳翔府、管鳳翔府隴州。邠寧節度使。

治邠州、管邠寧慶涇原節度使。治涇州、管涇原渭武四州。朔方節度使。治靈州、管鹽夏綏銀宥河中節

度使。治河中府、管蒲昭義軍節度使。治潞州、領潞澤邢洛滋五州。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管汾遼大同軍

防禦使。雲州刺史領之、管雲蔚朔三州。魏博節度使。治魏州、管魏貝博相澶衛六州。義昌軍節度使。治滄州、管滄景德三州。成德軍

節度使。治恆州、領恆趙冀深四州。義武軍節度使。治定州、領易祁二州。幽州節度使。治幽州、管涿幽瀛莫檀薊平營媯順等十州。山南西

道節度使。治興元府、管開通渠興集鳳洋蓬利壁巴閬果金商等州。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州、管襄復均房鄧唐隨郢等州、元和中、淮蔡用兵、析唐鄧二州

別立一節度。荆南節度使。治江陵府、管歸夔峽忠萬澧朗等州。劍南西川節度使。治成都府、管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伏文龍戎翼邛崃姚柘恭當悉

奉壘靜等州。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梓州、管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等州。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淮南節度使。

治揚州、管揚楚浙江西道節度使。治潤州、管潤蘇常杭浙江東道節度使。治越州、管越衢婺

觀察使。福建觀察使。治福州、管福建泉江漳等州。宣州觀察使。治宣州、管宣歙池等州。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洪州、管洪饒

州、喪亂後時湖南觀察使。治潭州、管潭衡黔中觀察使。治黔州、管涪溪恩費辰錦嶺南東

道節度使。治廣州、管廣韶循崗恩春賀朝嶺南西道桂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管桂韶蒙富

端藤康封瀧高義新勤寶等州。容管經略使。治容州、管容辦白牢安南都護節度

使。治安南府、管交武峨川粵芝愛日福祿州長峯陸廉雷籠環崖振瓊萬安等州 上元年後、河西隴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

間、隴右遺黎始以地圖歸國。又析置節度。秦州節度使。治秦州、管秦成階等州 涼州節度使。治涼州

洮鄯臨 瓜沙節度使。治沙州、管沙瓜甘肅蘭伊岷廓等州 乾符之後、天下亂離、禮樂征伐不自朝廷、禹迹

九州、瓜分鬻剖、或併或析、不可備書。錢大昕曰、「自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至

安南都護節度使、凡四十四鎮。蓋據大和中方鎮言之。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國計簿

云、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開成元年、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云、至德乾元之後、

迄於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二。據此志、

凡三十二節度、七觀察。東都畿帶防禦、嶺南西道帶經略 三防禦、二經略也。廿二史攷異五八

新書則別立方鎮表。卷六十四 總表一代方鎮。又「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傳。」卷二二四

共八鎮。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見卷一四八）今依傳序錄如左。

一、魏博田承嗣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

二、成德李寶臣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宗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

三、盧龍李懷仙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更五姓傳十二世、有州九。

四、淄、青、李正己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

五、滄、景、程日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

六、宣、武、劉玄佐傳四世而滅，有州四。

七、彰、義、即淮西吳少誠傳二世而滅，有州三。

八、澤、潞、劉悟傳二世而滅，有州五。

自南北朝以來，封建之勢日輕，鎮帥之權日重。詳二冊九節至唐中葉，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

閤，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襲，封建之制已盡廢矣。

按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十一年，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高士廉、尉遲敬德、李勣、段志元、程知節、侯君集、劉弘基、張亮等十二人爲各州刺史，皆晉封公爵，下詔令無忌等世世承襲。無忌等固讓，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亦上疏爭之，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遂停。由是賞功多以官，所謂爵土祇是虛名。蓋受封者於內府給繒布，不得以自食其所封之地，則只同賞賜，不可以言胙土矣。唐初如英衛之類，其子尙襲封，至中葉以後，則此制盡廢。唐會要神龍二年七月制，功臣段志元、屈突通、蕭瑀等二十五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可見當時所給實封繒布止受封者之身如此。二十五家則特旨依舊支給耳，非通例也。通考封建考以唐代公侯旣無胙土世襲之職，封建之規模盡失，故敘唐之封建只及諸王而凌烟功臣以下之封公侯者更

不敘錄。然諸王亦皆僅有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師。食租衣稅。新書十一宗諸子列傳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閣。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為王室。

軒輊云。參通考二七五。至二七六卷。

而強藩乃私其土地甲兵人民而世守之。同于列國。馬端臨封建考通考二七六卷本新書藩鎮傳述諸鎮傳授之次第以繼唐室諸王之後。下及五代之十國與鳳翔李茂貞等亦皆列諸封建。蓋方鎮之世襲亦無異古之異姓諸侯也。然一方鎮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于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及其甚則起而弱王室。方鎮表序其禍且視封建為尤烈。代宗世諸鎮互相表裏。治兵完城。厚自增益。或下逐其上。自為留後。朝廷一聽其所為。

通鑑唐紀三十九。代宗永泰元年。六月。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

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又唐紀四十一大曆三年一九六六月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

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爲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丁卯以希彩領幽州留後十一月丁亥以幽州

留後朱希彩爲節度使七年一三六七月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旣得位悖慢朝廷殘

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

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

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十月辛未以泚爲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又唐紀四十一大曆十二年一八六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

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靈曜爲汴宋曹濮兗鄆徐泗八州留後悉以其黨爲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朝廷詔諸鎮討平之事在大曆十一年諸

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

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蠻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德宗卽位，欲革前弊。魏博、平盧、成德、與山南、東道、四鎮，遂勒兵拒命。

通鑑唐紀四十二：「德宗建中二年^{一六}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及薨

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維岳繼襲。上不許。惟岳乃自爲留後，使將佐

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

於朝，使以節授田悅。^{承嗣}代宗從之。^{事在大曆十四年}至是，悅屢爲維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

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

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

朝廷命將分道進討。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敗田悅。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平梁崇義。幽州留後朱滔大曆九年、朱泚入朝、十年、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爲幽州盧龍留後、許之。破李惟岳。惟岳旋爲兵馬使王武俊所殺。傳首京師。事垂定矣。而朱滔、王武俊以賞薄怨望。復叛。助田悅。大敗官軍。

通鑑唐紀四十三。建中三年一六二月。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二年七月、李正己卒、子納領軍務、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李惟岳將以郡歸國者、爲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爲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亦惟岳將、以趙州降、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使、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赦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又遣判官王邕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五月、滔、武俊軍至魏州。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懷光

時爲朔方節度使、德宗詔懷光以朔方兵并力擊魏

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己、遽出陳。懷光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滔軍崩沮。王武俊引

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死者不可勝數。」

滔、武俊、悅與李納遂用七國故事、建號稱王。

新唐書藩鎮盧龍傳：「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愜山之勝、王大夫力也。」

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大夫在鄆、李納請如七

國、竝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

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

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

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

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

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

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尙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

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

略軍使曰鷹揚龍驤。」

淮西李希烈亦與滔納交通。自稱天下都元帥大尉建興王。遣兵襲陷汝州。圍鄭州。東都大擾。於是河北之亂未平。河南之警又起。朝廷命哥舒曜將鳳翔邠寧等節鎮兵討希烈。希烈尋圍曜於襄城。德宗發涇原諸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詔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還趣京城。於是京師之亂又作。帝出奔奉天。陝西乾縣亂兵奉朱泚僭逆。稱大秦皇帝。應天泚進逼奉天。賴渾瑊韓游瓌等力戰却之。比李懷光率衆自河北來赴難。奉天之圍始解。興元元年。二五六帝下赦書。痛自引過。自朱泚外。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亦與維新。略謂「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

武俊悅納雖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希烈則自恃兵強財富。僭稱大楚皇帝。改元。朱滔亦更國號曰漢。自號漢元天皇。改元。而懷光復反於咸陽。與泚連兵。懷光自魏縣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等之奸佞。比解奉天之圍。謂上必安。因有。於是德宗再奔梁州。陝西南鄭縣。幸懷光憤爲泚所賣。初懷光與泚通好。泚事之如兄。及異志。懷光決計背叛。泚乃待之如臣禮。率

衆歸河中。李晟、渾瑊等戮力王事，遂破泚，復長安。瑊又與馬燧、東平懷光，滔自病死，希烈亦爲親將陳仙奇所毒死。焚如亂絲之羣賊，不數年卒獲平定。然德宗「自是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新書德宗紀李石謂「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闕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爲肝食。」新書本傳其所言蓋猶未盡也。順宗寢疾踐祚，在位八月，傳政憲宗。憲宗志平僭逆，卽位元年，元和元年一六四七西川節度使劉闢求兼領三川，不得。反。帝從杜黃裳議，任高崇文討擒之，又平夏綏。

通鑑唐紀五十三「元和元年正月，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三月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杜黃裳以全義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爲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

琳傳首京師。九月崇文入成都，檻劉闢送京師，一境皆平。

明年鎮海節度使李綺反，兵馬使張子良等復械綺送京師。史稱「藩鎮惕息，多求入朝。」

然據李吉甫元和國計簿是歲不申戶口者凡十五道，七十一州賦稅倚辦，猶止。

八道四十九州。

通鑑「元和二年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

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

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胡註「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

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二。天下兵仰給縣

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

在此數。」

四年五六以成德王承宗王武俊傳子士真、士真傳子承宗。違命，命宦官吐突承璀總諸軍討之。疲敝中夏。

卒無成功。及七年五六魏博田弘正田悅為承嗣子田緒所殺，緒沒，傳子季安。季安沒，子懷諫知軍務，懷諫幼弱，眾奉弘正為留後，請命歸

朝於是五十年不霑王化之地始行朝廷法令九年五六淮西胡少陽陳仙奇殺李希烈朝廷即以仙奇為節度使兵

馬使吳少誠又殺仙奇自為留後。卒子元濟自領軍務朝廷遣使弔贈元濟不迎敕使放兵

少誠死牙將吳少陽殺其子自立。四劫關東震駭帝大興師討之師久無功而王承宗與平盧李師道李納傳子師古師古傳弟師道復時

遣盜賊竊發焚糧儲殺宰相。

通鑑唐紀五十五元元和十年三月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恆宗王承宗鄆道李師道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

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

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

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

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

罷兵上不許五月上自李吉甫薨事在九年十月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請密往刺之師道即

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

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

而殺之取其臚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

臂而去京城大駭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

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神策軍將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悉以用兵事委度。」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官軍圍之谷中，盡獲之。元膺鞠營嘉珍門察賊頭，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以方討胡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十月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十一月乙亥，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十一年正月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十三年七月，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多異同，問其故，曰：「恆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後帝專任裴度李愬。十二年一六五月一八十月卒擒元濟獻闕下。

通鑑唐紀五十六「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

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
以便宜自戰，故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激水也，貞元十六年，德宗使全義統諸軍討吳少誠，全義大敗。於其
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
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
以三州（申、光、蔡）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十三年，王承宗歸命。十四年，李師道平。橫海程權，滄景程日華三傳至權。盧龍劉總，朱滔死，劉忬代爲總，忬孫。亦
相繼受唐號，令兩河遂復爲王土。

舊唐書李正己傳：「自天寶末，安祿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朝義，其將薛
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僞命，分鎮州郡。朝廷厭兵，因僕固懷恩請，就加官爵。
及侯希逸爲軍人逐出，正己又據齊魯之地。旣而遞相膠固，聯結姻好，職貢不入，法
令不加，率以爲常。仍皆署其子爲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爲大將
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至於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襲，因而授之。以故六
十餘年，兩河號爲反側之俗。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爲王土焉。」

史稱「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新書憲宗紀然憲宗崩後。未幾。因穆宗怠荒。厥政。朱滔之孫克融。再據盧龍。成德將王庭湊。魏博將史憲誠。亦各據鎮以叛。朝廷發諸道兵往討。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通鑑唐紀五十八。穆宗長慶二年。六三六。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

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

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敬宗世。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同捷亦欲倣河朔事。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及文

宗立。以同捷爲兗海節度使。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乃命諸道軍討之。二年。太和元年

一六六八
至七〇。僅能下之。昭義節度使劉悟自敬宗時以暴疾薨。朝廷以其子從諫爲留後。未幾

爲節度使。武宗世。從諫薨。弟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

廷臣亦多請以稹權知軍事。獨李德裕力排衆議。

通鑑唐紀六十三。武宗會昌三年四月。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

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

腹。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

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

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

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

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

矣。」

遂詔王元逵何弘敬等合力攻討。明年，稹將郭誼殺稹降。唐并誼殺之。然自是以後，唐室益衰。一僖昭之代，汴晉岐蜀狼據虎吞，卒裂三百年之唐而沼之。明張大齡唐藩鎮指掌語新史言「

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方鎮表序似方鎮之利害略同

魏晉以降，擁兵之權臣。詳二册九節然朝廷用方鎮討叛，一出本境，即仰度支供餽。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諸方鎮各擅土地，賦稅足以養軍，乃朝廷用之討叛，則一出本境，即須朝廷給以衣糧。此國

力所以困於用兵也。討王廷湊時，諸鎮兵十五萬，纔出境，即仰度支，乃置南北供軍院，由度支轉運，往往多為賊

所截，不得至院。延煇傳討李同捷時，諸軍在野，朝廷特置供軍糧料使，日費寔多，諸帥每有小捷，輒張其數以邀賞，

實欲困朝廷而緩賊也。繒帛征馬，賜之無算。同捷傳劉總出軍討王承宗，取其武強縣，遂持兩端以利朝廷賞賜。承宗傳

其實心為國者，惟李鄴以淮南兵二千討李師道，糧餉未嘗仰給於有司。鄴傳王智興之討李同捷，亦自備五月之

糧。智興傳朝廷皆特饗之。伐叛討逆，國家固不可惜費，而如唐之驕藩鎮，則國力為之敝，而賊勢亦益以張。故討李

師道時，魏博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裴度以為不可，曰：「黎陽渡河，既離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饋，不如且在

河北養威，俟霜降後，於揚劉渡河，即可直抵鄆州賊境也。」度傳討劉稹時，李德裕亦奏言：「向來朝廷伐叛，兵纔出界，

便費度支供餉，故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通，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當令王元逵何宏敬只

取州勿取縣。未幾果平賊。德裕傳此亦伐謀之術也。」

其椽屬但知有節度使而不知有天子。

語石卷九「唐碑遇擡頭之處或提行或空格空格以一二字爲率間亦增至六七字如我朝我皇我公我君之類輒以我字提行奉爲考妣之類輒以爲字提行蓋當時風尙相沿如此藩鎮頌德之碑國號朝廷詔旨等字或僅僅空格而於某公某官則巍然提寫憫忠寺重藏舍利記於大唐文宗武皇宣宗及上皆空二格其云旌麾清河公者張仲武也亦空二格書之獨於隴西令公跳行以履加冠蓋外重內輕椽屬皆其私人但知有節度使而不知有天子固已久矣」

方鎮驕兵逐帥殺帥視爲常事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秦漢六朝以來有叛將無叛兵至唐中葉以後則方鎮兵變比比而是蓋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爲常事爲之帥者既慮其變而爲肘腋之患又欲結其心以爲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驕兵之所以益橫也今就新舊書各傳觀之劉元佐傳汴軍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甚至元佐益厚賞賜故百姓重困其後殺大帥肆抄劫皆狃於利而然也李質傳汴軍牙兵二千人皆日

給酒食物力爲之屈。郗士美傳澤潞自盧從史以來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傳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兇豪之卒二千號銀刀鷓鴣旗門槍挾馬等軍後漸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鎮徐州與之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有賓宴必先飫以酒食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猶誼噪動謀逐帥溫璋來爲節度士卒素聞其嚴皆憂疑璋開誠撫諭終不釋給以酒食未嘗瀝口不期月遂逐璋適王式以義成忠武軍破浙東賊仇甫而歸上卽以式來鎮徐徐卒頗懼居三日式勞兩鎮兵使還旣擐甲執兵卽令圍驕卒盡殺之凡三千餘人由是兇徒盡殄又溫造傳興元軍殺節度使李絳詔造爲節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諭以自從至則大宴問興元軍殺絳狀卽令征蜀兵盡殺之凡八百餘人以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投之漢江蓋驕之極至於肆無忌憚則亦不得不草薶而禽獮之矣然主師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殺戮而能靖之者李質爲汴軍兵馬使以日給二千人食爲多費會新帥韓充將至質曰若俟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澤潞日給牙兵三百人食爲非法曰兵衛牙職也安得廣費遂罷之而二軍亦未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將之足以服人也。」

是皆前世所未有也。

唐以方鎮而亡滅而方鎮之禍至唐亡猶方興未艾僖宗初黃巢亂起陷兩京沙陀部酋長李克用帥所部討巢復長安巢將朱溫先降唐賜名全忠爲宣武軍（開封）節度使而

克用爲河東（太原）節度使。其餘豪雄，或以士卒殺主帥，或以盜賊逐牧守。朝廷卽因而授之。於是土宇瓜分，王業蕩然。而節鎮交爭，迭相吞噬，得失勝負之際，亦多無足重輕。新書僖、昭二紀於唐末方鎮，紀載獨詳。論史者且譏其徒費筆墨焉。

舊唐書僖宗紀：「光啟元年（一七二六）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洛，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用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貢，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

文獻通攷卷二七六：「唐末宇內皆爲節鎮，而所謂節鎮者，非士卒殺主帥，則盜賊逐牧守，朝廷不能討，因而命之。大概皆欲互相吞噬，廣自封殖，以爲子孫傳襲之計。江淮以南之蠶起者，其地非英雄所必爭，又值中州多故，無暇遠略，故皆能傳世。而北方節鎮，其驟興忽敗，不能以一世多爲宣武河東所併。獨鳳翔之初起也，據地最多。」

李茂貞初爲軍卒、戍鳳翔、僖宗時以破黃巢功、積遷至武定軍節度使、後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據二十州。故能崛起強汴（梁）晉之間相爲長雄。

後雖日削而傳襲亦及再世。茂宗卒、子從暉嗣、爲後唐所滅。

廿二史攷異卷四十二「新史本紀以簡要勝獨僖昭二篇餘冗重複今約其事類可省者數端蓋自黃巢竄以

後英雄盜起逐主將而并其軍殺長吏而佩其印朝廷卽因而授之覆轍相循亡不旋踵若時溥成汭杜洪劉建

鋒竊據大藩王建王潮馬殷劉隱肇啓霸業固宜列名帝紀此外或據一州或殺一將鼠竊狗偷曾何足算而紀

必一一書之如乾符四年一七江西賊柳彥璋陷江州執其刺史陶祥五年朗州賊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顯

石門蠻向瓌陷澧州權知州事呂自牧死之桂陽賊陳彥謙陷郴州刺史董岳死之中和元年一七鄖賊鍾季文

陷明州臨海賊杜雄陷台州永嘉賊李褒陷温州遂昌賊盧約陷處州之類此可省者一也方鎮交爭日尋干戈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或叛而復降或失而又得苟於大局無損自可置之不論而紀必一一書之如蘇常潤三州

爲淮南吳越交爭之地紀所載者光啓二年一七正月鎮海軍將張郁陷常州五月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逐

其刺史張郁十月武寧軍將張雄陷蘇州三年四月六合鎮遏使徐約陷蘇州逐其刺史張雄十月錢鏐陷常州

文德元年一七錢鏐陷潤州十月楊行密陷常州刺史杜稜死之錢鏐陷潤州十二月孫儒陷常潤二州大順元

年一七三月楊行密陷潤州八月錢鏐殺蘇州刺史杜孺休楊行密陷蘇州孫儒陷潤州九月楊行密陷潤常二

州閏月孫儒陷常州二年正月甘露鎮使陳可言陷常州錢鏐陷蘇州景福元年一七二月錢鏐陷蘇州三月楊

行密陷常州。刺史陳可言死之。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乾寧三年^{一七}五月，楊行密陷蘇州。執刺史成及。光化元年^{一七}三月，錢鏐陷蘇州。自光啓丙午至光化戊午，首尾十有三年。書蘇事者九，書常事者十，書潤事者六。此可省者二也。河北諸鎮，自相承襲，例書於本紀，所以著王綱之替也。至光啓文德以後，土宇瓜分，各私所據，不特強藩專命，卽一州刺史亦皆私相授受。方鎮旣例所宜書，刺史自可從略。紀於景福元年，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二年，昇州刺史張雄卒，其將馮弘鐸自稱刺史。乾寧二年^{一七}，衢州刺史陳儒卒，其弟岌自稱刺史。光化三年^{一七}，睦州刺史陳晟卒，其弟詢自稱刺史。天復二年^{一七}，溫州刺史朱褒卒，其兄敖自稱刺史。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其弟進忠自稱刺史。皆一一書之。此可省者三也。〔尙有二端茲略〕

自朱全忠以梁兵移唐祚。其他唐末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亦僭號傳世。晉李克用子存勗旣以晉兵滅梁而爲後唐，李嗣源、王從珂、石敬瑭、劉知遠、郭威等又皆以前朝擁兵之鎮帥篡奪而主中原。（宋太祖趙匡胤亦然）唐之方鎮遂蟬蛻而爲五代十國。

新唐書兵志：「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方鎮之兵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于國門。天子

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間。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

五代史職方考。一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僖宗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文獻通攷卷二七六一「自安史亂而後。河北三鎮有世襲之節度。然猶未有東南之世襲節度也。自黃巢亂而後。東南徧海內。皆爲世襲節鎮矣。五代十國皆節鎮之流裔。而并合者也。自宣武併河中。魏博淄青成德澤州而爲梁。自河東據潞州而爲晉。然後吳以淮南。楊行密以唐昭宗景福元年入揚州。唐拜淮南節度使。越以鎮海。錢鏐以昭宗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有兩浙。閩以威武。王潮以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弟審知授威武軍節度使。楚以武安靜江。馬殷以乾寧三年有湖南。拜武安軍節度使。南漢以清海。劉隱以唐哀帝天祐二年爲廣

州節度使、岐以鳳翔邠寧、（李茂貞見前）蜀以兩川、（王建以唐昭宗大順二年爲西川節度使）而燕之盧龍、（劉仁恭以乾寧元年爲盧龍軍節度使）荆之荆南、（高季興以梁開平初拜荆南節度）亦併出焉。」

方鎮之禍亦愈演而愈烈。當時藩郡皆用武人。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勳臣武將者。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爲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州及秦寧而已。兜鍪積功恃勳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爲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蒸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又嘗下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爲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以金爲治行之最則民之罹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

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或以進獻而免禍得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用兵之世武備是亟故五代藩鎮貢獻多以鞍馬器械爲先梁紀開平二年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爲獻者殆千萬午日獻者巨萬馬三千蹄已又詔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亦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可見是時貢獻專以戎備爲重也歐史云自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其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無不出於貢獻云今按莊宗甫滅梁河南尹張全義卽進暖殿物後遂寵冠羣臣命劉皇后拜之爲父自是貢獻貲財之風大起明宗南郊詔兩川進助郊禮物五十萬則並有明下詔徵者矣明宗紀開成中任圜奏故事貢獻雖以進馬爲名卻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今乞從之五代會要則並明令折價矣晉天福三年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及高祖崩節度使景延廣李守貞郭謹等皆進錢粟助作山陵晉紀蓋後唐以後又無不用財物也然進戎備之例亦未停止周太祖詔諸州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課造軍器逐季搬送入京既留上供錢帛應用又於部內廣配土產物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多私造以進貢爲名悉取之於民至是始罷之周本紀貢獻專以戎器馬匹似亦適於時用而非無名乃其害已如此何況唐晉之竭民財以充進奉也按是時又有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者袁象先在梁時鎮宋州積貲千萬入唐輦其貲賂將相奉宮闈遂有寵其卒也長子正辭當唐廢帝時進其父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祖時又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乃拜雄州雄州在靈武西正辭不欲行復獻數

萬緡乃得免。出帝時又獻三萬緡，帝欲與內郡，未授而卒。象先傳李嗣昭鎮昭義，妻楊氏善積財，嗣昭夾城之圍，多賴以濟。嗣昭歿，子繼韜謀反，遇赦入朝，楊氏以銀數十萬隨之行，厚賂皇后及伶人宦官，遂得解。莊宗轉寵繼韜，又一子繼忠家於晉陽，貲尙鉅萬。晉祖起兵時，貸以充用，既入立，甚德之，以繼忠爲沂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財，嗣昭父子三人皆賴之。嗣昭傳房知溫歷諸鎮節度，積貲鉅萬，其卒也，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金千兩，遂拜沂州刺史。知溫傳歐史所謂功臣大將死，子孫率以家財求刺史，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是時風氣如此。」

藩帥之劫財甚于盜賊。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儔爲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輜重妓妾奴僕甚衆，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殺威而取之。筠弟錢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宗兵起，錢卽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卽位，誅宦者，延嗣亡命，錢又盡得其貲，由是筠錢兄弟皆擁貲鉅萬。筠傳馬全節敗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而後就刑，全節懼，遂殺之。全節傳高允權爲延州令，其妻劉景巖孫女也，景巖家於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權心利之，乃誣景巖反而

殺之。允權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彥和等爲亂時劫貲無算，乃又殺而奪之。金全傳

張彥澤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桑維翰，悉取其貲。彥澤傳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爲契丹所擄，

其牙將秘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爲齊州防禦使，道出於魏，范延光伏兵殺之，以戍卒誤殺聞，後延光叛而又降，

挈其帑歸河陽，楊光遠使子承勳推之墮水死，盡取其貲。延光傳楊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故吏悉取其寶貨名姬，

善馬獻李守貞。光遠傳歐史謂瓊殺溫其取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延光又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

可見天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爲害，亂世尤易召禍。白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

答，及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

之而去。再榮傳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

幕僚之生命視同草芥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爭勝，雖書檄往來，亦恥居人下，覘

國者並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襲吉爲李克用書記，克用討王行瑜而

不得入覲，襲吉爲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大嘆賞之。又爲克用修好於

朱溫，中有句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溫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

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由是襲吉之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

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襲吉傳其後馮道由書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爲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然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陵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鄭準爲荆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解職去，汭怒，潛使人殺之於途。五代史補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類，更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爲節度使，所爲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誣以事，下獄死。鄴傳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副使胡裴，誣以欲謀亂也，人士冤之。訓傳房知溫爲節度使，多縱其左右排辱賓僚。知溫傳高行珪爲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之，乃誣奏延策謀叛，並其子殺之。行珪傳高行周鎮鄴城，其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爲行周所奏，詔卽處斬。行周傳王繼宏鎮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譌言聞。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事之猶不能免禍。漢隱帝紀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爲政苛暴，掌書記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卽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爲奏留之，詔流式商州。彥澤奏以必得式爲期，晉祖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彥澤傳此幕僚之禍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鎮義成，好讀書，接下以禮，幕客有關徹者，使酒怒目，謂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鬱張式，末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之，時稱其寬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是時者，繫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朝廷之姑息與兵將之驕縱，皆視唐有加。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

以姑息爲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讜、李重允、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爲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卽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溫琪爲定昌節度使，奪人妻，爲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予不念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乃召溫琪入，爲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事調停，略無威斷矣。〔唐〕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侯邸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自唐末諸藩之邸吏在京者，每御史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至是盧文紀爲中丞，邸吏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聞之，問趙鳳邸吏何官，曰：「知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曰：「然則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見文紀傳。〕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興擅竊夔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潦班師。李彝超據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芻糧不繼班師。安重誨慮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卽斬嚴以叛。嚴傳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圓二州，帝遣石敬瑭討之，又以饋餉不給引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璋傳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詔賜知祥，知祥始上表謝。明宗紀及知祥傳是明宗之於強藩，已多所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爲晉祖畏己，輒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光遠傳張彥澤爲節度使，所爲不法，從事張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彥澤傳朝廷之尊，反爲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

小者也。安重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數加非笑，謂詘中國以事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並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契丹貪傲無厭，將與之決戰，帝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重榮傳從進在襄州，南方貢輸道襄者，輒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即赴任，帝亦優容之。」從進傳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傲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受驅策，則又不擊乎兵力之強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又「魏博六州號天雄軍，自田承嗣盜據後，召募牙兵，皆豐給厚賜，年代既久，父子相襲，姻黨膠固，變易主帥如兒戲。自田氏後百五十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何全暉、韓君雄、樂彥禎，皆其所立，小不如意，則舉族被誅。唐文德元年（一七二九）樂彥禎爲牙兵所囚，彥禎子從訓乞兵於梁以攻之，彥禎遂被殺，從訓亦戰死，牙兵因立羅宏信，宏信雖爲主帥，而兵愈驕橫，迨其子紹威嗣襲，心益懼，欲盡誅之，而畏其強，不敢發，乃遣親吏臧延範密告梁祖，會梁女之適羅氏者死，梁祖乃遣馬嗣勳以千人入魏，聲言助葬，實兵仗於橐中，肩橐而入，夜半與紹威親軍攻牙兵，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嬰孺亦不留。此魏兵第一次誅戮也。其後梁祖令楊師厚屯魏州，梁祖崩，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紹威子襲位者）而據其地，梁主友珪即命爲天雄軍節度使，師厚復置銀槍効節軍，皆選驍銳，恣豢養，復故時牙兵之態，又將爲梁患。會師厚死，趙巖與邵贊爲末帝畫策，分相魏爲兩鎮，以相澶衛，爲昭德軍，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仍爲天雄軍，賀德倫爲節度使，分魏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之就道，親戚相訣別，効節軍將張彥曰：「朝廷以我軍府強盛，設法殘破之，乃與衆執德倫置之樓上，末帝遣使宣諭，彥不聽，使者再

往彥裂詔書於地曰：梁主聽人穿鼻，遂逼德倫降於唐。莊宗時方爲晉王，梁由是失河北。德倫既降，陰遣人訴彥于莊宗，莊宗斬彥而後入，卽以魏軍自衛，號帳前銀槍軍。自是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胡柳之役，逐梁兵下土山，皆其力也。許滅梁而重賞，及梁亡，雖數賜予，猶懷怨望。莊宗令楊仁晟率之戍瓦橋關。同光四年，歸。又有詔令駐貝州，軍士以貝魏相去一舍而不得歸，咸怨。皇甫暉因倡亂，殺楊仁晟等，而逼趙在禮爲帥，入魏州。莊宗遣李嗣源討之，會軍變，與魏軍合，嗣源犯闕，莊宗遂至弒亡，皆此軍肇禍也。明宗（卽嗣源）既卽位，在禮懼禍，求解去。明宗乃遣房知溫率魏效節九指揮使戍盧臺，不給兵甲，惟長竿繫幟，以束隊伍。明年，遣烏震往代，知溫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至，與知溫會東寨，效節軍爲變，知溫亟乘馬出，亂軍繫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以馬兵，皆在西。今獨步軍，何能爲也。卽登舟渡入西寨，以騎兵盡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三千餘家，驅至漳河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至是而盡。此第二次誅戮也。

見梁唐各本紀及羅紹威符道昭馬嗣勳楊師厚賀德倫趙在禮皇甫暉烏震房知溫等傳

唐世軍士僅廢立藩帥。五代則天子多由軍士策立。唐莊宗、明帝、廢帝、晉高祖、漢高祖、五帝亦皆同出一軍中。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宋太祖由陳橋兵變，遂登帝位。查初白詩云：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蓋以爲世所稀有之異事也。不知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爲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廢帝王從

珂從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轍也。趙在禮爲軍士皇甫暉等所逼，據鄴城叛。莊宗遣嗣源討之，方下令攻城，軍吏張破敗，忽縱火噪呼，嗣源叱之，對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歸不得耳，今宜與城中合勢，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亂兵呼曰：『令公不欲，則他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安重誨、霍彥威等勸嗣源許之，乃擁嗣源入城，與在禮合，率兵而南，遂得爲帝。」見霍彥威等傳此唐明宗之由軍士擁立也。潞王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因朝命移鎮，心懷疑懼，遂據城拒命，愍帝卽命王思同等討之，張虔釗會諸鎮兵皆集，楊思權攻城西，尹暉攻城東，從珂登城呼外兵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外兵聞者皆哀之，思權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暉聞之亦解甲降從珂，由是率衆而東，遂得爲帝。」見王思同、楊思權等傳此廢帝之由軍士擁立也。郭威以漢隱帝欲誅己，遂起兵犯闕，隱帝遇弒，威請太后臨朝，又迎立湘陰公會契丹兵入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軍校何福進等與軍士大呼，越屋而入，請威爲天子，或有裂黃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擁威南還，遂得爲帝。」見漢周各本紀此周祖之由軍士擁

立也。尙有擁立而未成者。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時，因出獵，軍中忽有擁之呼萬歲者，敬瑭惶惑，不知所爲。段希堯勸其斬倡亂者李暉等三十餘人，乃止。希堯傳敬瑭爲

帝後，命楊光遠討范延光，至滑州，軍士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

乃止。」光遠傳苻彥驍率兵戍瓦橋關，裨將張諫等迎彥驍爲帥，彥驍僞許之，約明日以

軍禮見於南衙，遂伏甲盡殺亂者。彥驍傳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軍校因醉揚言昨澶

州馬軍扶策，今我步軍亦欲扶策，威聞，急擒其人斬之，今步軍皆納甲仗，始不爲亂。

周本紀此皆擁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見是時軍士策立天子，竟習以爲常，推

原其始，蓋由唐中葉以後，河朔諸鎮各自分據，每一節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

軍心所欲立者，卽授以旄節。見新舊唐書藩鎮傳至五代，其風益甚，由是軍士擅廢立之權，往往

害一帥立一帥，有同兒戲。今就唐末及五代計之，黃巢之亂，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時

溥率兵赴難，兵大呼反，逐支詳，推溥爲留後。溥傳青州王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爲

留後。師範傳義武王處存卒，軍中推其子郜爲留後。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爲大

同軍防禦使。朱瑄本鄆州指揮使，軍中推爲本州留後。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

貞並殺其子從訓，聚而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羅宏信出應之。牙軍遂推爲留後。信宏傳夏州李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趙在禮之被逼而反也。軍士皇甫暉因戍兵思歸，劫軍將楊仁晟爲帥。仁晟不從，暉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亦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曰：不從者視此，在禮不得已從之。遂爲其帥。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計諸鎮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軍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鎮旣由兵士擁立，其勢遂及於帝王。亦風會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爲擁立者，亦自有故。擁立藩鎮，則主帥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驕子。雖有犯法，亦不敢問。如魏博牙兵是也。擁立天子，則將校皆得超遷，軍士又得賞賜剽掠。如明宗之立，趙在禮卽授滄州節度使，皇甫暉亦擢陳州刺史。楊思權叛，降廢帝於鳳翔時，先謂廢帝曰：望殿下定京師後，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之列。乃懷中出一紙，廢帝卽書可。邠寧節度使，後果與尹暉皆授節鎮。同時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節度使。周祖卽位，亦以佐命之王峻爲樞密使，郭崇爲節度使。此將校之所以利於擁立也。至軍士之得重賞，恣劫奪，更無紀極。明宗之入洛也，京師大亂，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來見。本廢帝

之反、愍帝遣兵討之、幸左藏庫、賞軍人各絹二十疋、錢五千、軍士負物揚言於路曰、

到鳳翔、更請一分。康義誠傳王師既降、廢帝許以事成重賞、軍士皆過望、及入立、有司獻

庫籍甚少、廢帝大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而賞猶不足、乃率民財佐用、囚繫滿

獄、又借民屋課五月。盧質李專美等傳諸軍猶不滿欲、相與謠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本紀

先是帝在鳳翔、許入洛後人各賞百緡、至是以禁軍在鳳翔降者、楊思權等各賞馬

二駝、一錢七十緡、軍士二十緡、在京者十緡。通鑑周太祖初至滑州時、王峻諭軍士曰、

我得公處分、俟入京、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踴躍。本紀及至汴、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

煙火四發、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為空城矣、由是命諸將斬其尤甚者、

晡時乃定。本紀而前滑州節度使白再榮已為亂軍所害、侍郎張允墜屋死。隱帝紀安叔

千家貲已掠盡、軍士猶意其有所藏、箠掠不已、傷重、歸於洛陽。叔千傳時有趙童子者、

善射、憤軍士剽掠、乃大呼曰、大尉志除君側之惡、鼠輩敢爾、乃賊也、持弓矢據巷口、

來犯者輒殺、由是保全者數十家、後周祖聞民間有趙氏當有天下之謠、疑此童子、

遂使人誣告殺之。五代史補又趙鳳見居民無不剽之室、亦獨守里門、軍不敢犯。鳳傳是周

祖犯闕時。居民得免劫奪者。惟此二趙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無不被害也。此軍士之利於擁立也。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藩鎮既蔑視朝廷。軍士亦脅制主帥。古來僭亂之極。未有如五代者。開闢以來。一大劫運也。

又卷二十二「唐莊宗爲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李嗣源（明宗）爲大將。莊宗與之謀取鄆州。嗣源請

獨當之。乃以騎五千襲取鄆。梁軍破德勝兩柵。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先鋒。擊破梁軍。明宗紀是明宗在軍中也。嗣

源子從珂（廢帝）嘗從戰於河上。屢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獨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德勝之戰。從

珂以十數騎雜梁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胡柳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軍勢復

振。廢帝紀是廢帝亦在軍中也。是時嗣源堵石敬瑭（晉高祖）常在嗣源帳下。號左射軍。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

馳救。爲鄩所圍。敬瑭以十數騎橫槊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又從莊宗擊敗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

胡盧套。肩護嗣源而退。從戰楊村寨。解嗣源之危。從取鄆。以五十騎突入東門。晉紀是晉祖亦在軍中也。而劉知遠

（漢高祖）時方爲敬瑭裨校。德勝對柵時。敬瑭爲梁人所襲。馬甲斷。知遠輟騎以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紀是

漢祖亦在軍中也。計是時。唐莊宗、明帝、廢帝、晉高祖、漢高祖皆在行間。一軍共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也。

武人專橫之罪惡。與流毒蓋至五代而造其極焉。自宋祖一中國。以文臣知州事。集權中

央。漢季以來外重之局。一朝盡革。然李仁福、自唐僖宗時爲夏州節度使。至南宋末始爲

蒙古所滅。雖自繼遷以來。已效蕃戎之俗。要亦唐世節鎮之餘波矣。

文獻通考卷二七六一「靈夏僻在一隅。據五州（夏綏銀宥靜）之地。世事中朝。及宋興。四方僭偽節鎮。悉已削平。獨不能取其地。蓋自繼遷以來。效化外蕃戎之俗。獷悍難制。雖繼以女真之強暴。而亦能自存。傳世三百餘年。然其地則唐之地。而其初亦唐之節鎮也。」

（一一一）風俗之概觀

隋唐各地民俗。大抵沿自古昔。間有稍變舊風者。隋書地理志與通典州郡典述九州風俗。於古今之同異。言之最詳。茲具錄隋志文於左。通典文與隋志多複。附錄參攷中。學者苟取漢書地理志見一冊三七六至二七八葉及史記貨殖傳文見二冊八葉比觀。即可明前後變遷之概略。而自晉後。異族入主北方。至隋唐而各地民俗。仍多與古不殊。尤可見異族之入侵。不特未能變革華夏之舊習。且多為吾民所同化焉。

隋書地理志「雍州 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為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彊者縱橫。貧窶者窘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於外郡。得馮翊扶風。是漢之三輔。其風大抵與京師不異。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為六郡之地。其人性猶

質直然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性多木彊皆女淫而婦貞蓋俗然也。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

梁州漢中之人質朴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

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教猶有張魯之風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旅聚會有甚於三元。五日、中元

七月十五日、下元十月十五日。傍南山雜有獠戶富室者頗參夏人爲婚衣服居處言語殆與華不別。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

地皆連接風俗頗同。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順政義成平武汶山皆連雜氏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

於農事工習獵射於書計非其長矣。蜀郡臨邛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爲越巂牂

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

慧輕急貌多叢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錦雕鏤

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

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使夷獠故輕爲姦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

乎。又有獠獍蠻賈其居處風俗衣冠飲食頗同於獠而亦與蜀人相類。

豫州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失巧僞趨利

賤義貴財此亦自古然矣。滎陽古之鄭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蕩舊傳其俗今則好尚稼穡重於禮文其風皆

變於古。譙郡濟陰襄城潁川汝南淮陽汝陰其風頗同。南陽古帝鄉播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戎馬所在

失其舊俗。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滎陽亦頗同其俗云。

兗州 東郡東平濟北武陽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鄒魯齊衛之交。舊傳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遺風。今此數郡其人尙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矣。

冀州 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恆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尙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幽冀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愴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魏郡鄴郡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習尙得京洛之風矣。語曰。魏郡清河天公無奈何。斯皆輕狡所致。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汲又衛地。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風俗頗移。皆向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直。蓋少輕詐。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以是傷於儉嗇。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會。本雖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涿郡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尙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爲比也。

青州 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餽饌雖豐。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誚責。此其異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

農桑崇尙學業其歸於儉約則頗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義。

徐州考其舊俗人頗勁悍輕剽其士子則挾任節氣好尙賓遊此蓋楚之風焉大抵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尙莫不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洙泗之俗焉。

揚州江都弋陽淮南鍾離蕪春同安廬江歷陽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尙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其俗之敝者稍愈於古焉丹陽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爲鬪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亦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尙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尙也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更要富者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少爭訟而尙歌舞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且成布者俗呼爲鷄鳴布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鄞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頗同豫章而廬陵人龐淳率多壽考然此數郡往往蓄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爲鬼其實非也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旣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自嶺已

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璫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踦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僚皆然。並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會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爲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荆州 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沔陵、清江、襄陽、春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所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班布爲飾，其相呼以蠻，則爲深忌。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爲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爲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爲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舡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鈎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鈎初發動，皆有鼓節，羣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梁簡文之臨雍，部發教禁之，由是頗息。其死喪之紀，雖無被髮袒踊，亦知號叫哭泣，始

死卽出屍於中庭、不留室內、斂畢送至山中、以十三年爲限、先擇吉日、改入小棺、謂之拾骨、拾骨必須女婿、蠻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棄小取大、當葬之夕、女婿或三數十人、集會於宗長之宅、著芒心接羅、名曰茅綏、各執竹竿、長一丈許、上三四尺許、猶帶枝葉、其行伍前却、皆有節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傳云盤瓠初死、置之於樹、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爲風俗、隱諱其事、謂之刺北斗、旣葬設祭、則親疎咸哭、哭畢、家人旣至、但歡飲而歸、無復祭哭也、其左人則又不同、無衰服、不復魄、始死、置屍館舍、隣里少年各持弓箭、遶屍而歌、以箭扣弓爲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亦猶今之挽歌、歌數十闕、乃衣衾棺斂、送往山林、別爲廬舍、安置棺柩、亦有於村側瘞之、待二三十喪、總葬石窟、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其男子但著白布禪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班布裙、通無鞋屨、婚嫁用鐵結、鑄爲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其喪葬之節、頗同於諸左云、

唐世各種習尙、多淵源北朝、說已見前、漢胡混合之北統節崇尙門地之習、太宗高宗世、嘗力矯之、然朝野仍極盛行、見七二七三葉

新唐書崔湜傳、湜與弟澄、澄從兄洎、竝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

又李敬玄傳、敬玄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

之不能善也。」

又崔義玄傳「義玄終蒲州刺史。子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基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神慶子琳，開元中爲中書舍人，累遷太子少保。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按太宗嘗勅撰氏族志，以摧抑中原甲姓，高宗世刊定姓氏錄，復以品位高下爲敍。俱見七李敬玄引用族屬姻家，高宗不能善，下及玄宗亦不相崔琳盧從愿。新書張行成傳又載「行成嘗侍宴，帝（太宗）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世因有謂「對於中原甲姓壓抑摧毀，其事創始於太宗，爲李唐帝室傳統之政略。」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者然崇尚門地之習，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獨有三十二人，則壓抑摧毀云云，似亦未可概論也。

觀柳玘所述家訓及史載崔史之盛德名門，右族之成立，蓋至不易，其昌大亦皆有所本。

新唐書柳公綽傳「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宮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子仲郢，母韓，舉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

使夜咀嚙以助勤。仲郢方嚴，尙氣義，事親甚謹。每私居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鎖，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稟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子璞、珪、璧、玼，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懿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它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絜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借，絜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繼筓，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尙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尙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齋

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歲夕食齏，葡萄而已。皆保重名於世。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概如此。」舊

玘傳「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家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

又崔邠傳「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弟豐、郾、郟、鄆。崔氏四世總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搆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郾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又崔珙傳「其先博陵人。父題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子涓，性開敏，終御史大夫。珙、珙兄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弟璪，位刑部尚書，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澹，終吏部侍郎。子遠，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自唐末亂離，朱溫肆清流之毒，名族亦多遭亂喪亡，存者又無學術。參上七三葉引盧程傳

通鑑唐紀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一七四月。五月。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

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尙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書尙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胡註。在滑州白馬縣。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

五代史豆盧革傳。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卽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

而沙陀起代北。入主中夏。義兒養子。胡漢雜糅。

五代史義兒傳「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于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耶。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感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嗣本、本姓張氏、雁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賜姓名以爲子。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遂賜姓名以爲子。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存璋、字德瑣、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

於是其風始墮焉。信奉佛教。至唐益變本加厲。今之持齋、蔬食、行香、散齋、中元、道場、盂蘭、盆會、及焚紙錢等、大抵皆唐俗也。

新唐書李蔚傳「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帝不聽。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蘊、金鈿之。上施復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

稽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一七}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剝珠玉爲帳，孔鸛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陞城，塗黃金，每一剝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剝，相望於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剝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繪臺，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主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涕。贊曰：「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彥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陳漢章中國民俗史講義：「隋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以佛所說經分爲三部。又有論及戒律，見隋書經籍志至唐武德七年，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

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天下僧尼數盈十萬剪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見舊唐書本傳可見隋末唐初佛教大行於民間太宗貞

觀以後並行道教玄宗天寶五載制天下度僧尼令祠部給牒十四載安祿山反宰相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

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僧尼道士收資濟軍興見唐書本紀百官志食貨志裴冕

傳則更因民之入教者多而收其利故韓昌黎原道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也然其時實不止二教

舒元興重巖寺碑曰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與佛道二教並行於唐代而舒元興又云合天下

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見唐文粹則民間所通行者摩尼大秦祆神三教仍不敵佛教之盛故自天子逮

庶人皆震動而奉之見唐書李蔚傳贊初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月並六齋日各寺建祈禱道場不得殺生命唐武德

二年遂以正五九三長月斷屠每月一八十四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十日禁殺見百官志

刑法志唐律疏議於是有持齋蔬食之俗貞觀間始以忌日行香散齋太宗崩才人武氏隨衆爲比邱尼于安業寺高宗詣

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後至文宗開成中戶部侍郎崔蠡奏罷百官行香之制宣宗仍復其儀見唐六典通鑑西溪叢話於

是有行香散齋之俗開元二十年以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二十六年侍御史領祠祭使王嶼始焚紙錢

於是有寒食野祭焚紙錢之俗見唐書紀傳五代史記家人傳封演聞見記等按封氏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時人去六朝未遠所見必非無據則紙錢之起于魏晉無

疑也。王嶼之用紙錢、爲朝廷祀典用紙錢之始。蓋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祀用之、則自嶼始耳。歐史唐家人傳又曰、「五代禮壞樂崩、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大歷初宰相

王縉元載盛傳福業報應禁中祀佛號內道場誦護國仁王經七月望日宮中造孟蘭盆綴飾璆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饒吹鼓舞奔走相屬歲以爲常於是有中元道場

孟蘭盆會之俗見唐書李蔚傳贊釋覺岸稽古略至武宗會昌五年乃拆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

萬五百人收奴婢十五萬人爲兩稅戶詔曰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

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世風誘惑人意及今盡去成一俗之功而當其先德宗貞元六年憲宗元和十四年

當其後懿宗咸通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佛指骨者三次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耆老

或嗚咽流涕不逞小人至斷臂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士爲利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見舊唐書憲宗紀唐書懿宗紀昌黎文集困學紀聞

俗之佞佛甚矣一時道士亦慕僧家之有利學佛教而爲業見舊唐書姚崇傳以經論科儀齋醮丹藥爲事巫術亦因而盛

行柳玘以世人盛言宿業報應不思視履考詳述家訓以戒子孫鄭餘慶採士庶吉凶家人之禮勒書儀以正儀

式見唐書柳公綽傳五代史劉岳傳其不爲習俗所移乎」

宮闈之醜至北齊而極二册三九五葉而隋煬帝「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

就卽事巡遊……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

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隋書煬帝紀唐亦以女色起以女色敗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唐高祖初爲晉陽留守時，宮監裴寂私以宮人入侍。後太宗起兵，使寂以此事脅高祖，謂二郎舉義旗，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發族誅耳。高祖意乃決。」寂是高祖之舉兵，實以女色起也。及太宗殺弟元吉，卽以元吉妻爲妃。廬江王瑗以反誅，而其姬又入侍左右。是兩代開創之君，皆以女色縱慾。孰知貞觀之末，武后已在宮中。其後稱制命，殺唐子孫幾盡，中冓之醜，千載指爲笑端。韋后繼之，穢聲流聞，并爲其所通之武三思，榜其醜行於天津橋，以傾陷張柬之等。尋又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宮闈女禍，至此而極。及玄宗平內難，開元之治，幾於家給人足，而一楊貴妃足以敗之。雖安史之變，不盡由於女寵，然色荒志怠，惟耽樂之從，是以任用非人，而不悟釀成大禍而不知，以致漁陽鼙鼓，陷沒兩京，而河朔三鎮從此遂失。唐室因以不競，追原禍始，未嘗非色荒之貽害也。然則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敗也。」

新書列女傳序言「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可貴矣。」史臣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自李德武妻裴淑英以下，都數十人。而諸公主列傳，則載高祖至肅宗諸帝公主再嫁者，凡二十七人。甚有三嫁者，安樂公主之再嫁，且至大赦，賜酺，賜勳。

新唐書諸公主列傳「高祖女高密公主嫁長孫孝政，又嫁段綸。長廣公主嫁趙慈景，更嫁楊師道。房陵公主

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安定公主嫁溫挺，又嫁鄭敬玄。

太宗女襄城公主嫁蕭銳更嫁姜簡。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更嫁劉玄意。遂安公主嫁竇達又嫁王大禮。晉安公主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城陽公主嫁杜荷又嫁薛瑾。新城公主嫁長孫詮更嫁韋正矩。高宗女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嫁薛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後殺武攸暨妻以配主睿宗即位主權震天下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

中宗女定安公主嫁王同皎又嫁韋濯更嫁崔銑。長寧公主嫁楊慎交更嫁蘇彥伯。安樂公主嫁武崇訓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是日假后車輅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爲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爲禮會使弘文學士爲儐相主障車捐賜金帛不貲翌日大會羣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賜羣臣帛數十萬帝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勳緣禮官兼階爵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旁徹民廬怨聲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萬騎仗內音樂送主還第天子親幸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實封戶五百公主滿孺月帝后復幸第大赦天下。

睿宗女薛國公主嫁王守一更嫁裴巽。郾國公主嫁薛傲又嫁鄭孝義。

玄宗女常山公主嫁薛譚又嫁竇澤。衛國公主嫁豆盧建又嫁楊說。眞陽公主嫁源清又嫁蘇震。宋國公主嫁溫西華又嫁楊徽。齊國公主嫁張垠又嫁裴穎末嫁楊敷。咸直公主嫁楊洄又嫁崔嵩。廣寧公主嫁程昌胤又嫁蘇克貞。萬春公主嫁楊肅又嫁楊錡。新平公主嫁裴玘又嫁姜慶初。

肅宗女蕭國公主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郾國公主嫁裴徽又嫁蕭升。

宣宗以夫婦教化之端。詔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諸公主列傳無子者亦不禁也。延及五季。周太祖四娶皆再醮婦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周祖初爲軍校。會唐莊宗崩。明宗出其宮人各歸家。有柴氏者。莊宗嬪也。途中見有一丈夫過。氏問逆旅此何人。曰郭雀兒也。氏識其非常人。遂以所攜貲半與父母。留其半嫁周祖。資其進身。（見東都事略而薛歐二史皆不載其出自唐宮。）即世宗之姑也。後歿。周祖即位。追諡爲聖穆皇后。有楊氏者。已嫁石光輔。光輔卒。周祖之柴夫人適棄世。遂聘之。氏初不肯。使其弟廷璋見周祖。廷璋歸爲言周祖姿貌異常。不可拒。乃嫁之。後卒。追冊爲淑妃。周祖又娶張氏。張氏亦先嫁武從諫之子而寡。適周祖之楊夫人歿。乃納爲繼室。周祖起兵於鄴。張氏與兒女俱在京邸。爲漢所誅。後追冊爲貴妃。周祖既爲帝。有董氏者。舊與楊夫人爲鄉親。楊常譽其賢。已嫁劉進超。適罄居。周祖憶楊之言。又娶焉。是爲德妃。統計前後四娶。皆再醮婦也。」

自隋煬「窮極侈靡」

詳三至六葉

至太宗一矯之以儉約。

貞觀政要卷六「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固知見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雜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飢寒之弊。」

然貞觀十一年節葬詔。猶謂「勳戚之家。多流通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而傷風。以厚

葬爲奉終。以高墳爲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雕刻之華。靈輻冥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尙。貧者破資產而不逮。貞觀政要卷六馬周於是年上疏。且言「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舊書本傳高宗世。許敬宗李義府等多奢侈逾恆。

新唐書許敬宗傳「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伎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諡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謚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

又李義府傳「義府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輸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爭贈遺。葬日。詔御史節哭。送車從騎相銜。帷奕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

武后寵幸薛懷義。興作無度。用財如糞土。見上一六中宗睿宗。造寺（或觀）崇侈。亦無虛歲。玄宗初政。雖刻厲節儉。

通鑑唐紀二十七「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

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及「侈心一動」遂「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新書玄宗紀 楊氏一門之驕侈既爲史冊

所僅見。長安富豪俠少之奢逸亦與開天極盛時代相應和。參上一八至二二葉

通鑑唐紀三十一至三十二「天寶五載楊貴妃方有寵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

南經略史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胡註）自蘇軾諸人皆云此時荔支自涪州致之非嶺南也」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胡註）引白居易荔枝圖序曰荔支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寶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七載十一月癸未以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三姊與錡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輳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婚嫁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

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旣成召工巧壤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競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二月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尙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八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十載上命有司爲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帟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備賜物帝戒之曰胡眼大勿使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襖褌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十二載十月戊寅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隣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

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輳，積縑至三千萬匹。」
新唐書韋安石傳：「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安石子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烏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以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據舊書本傳，陟天寶中襲封郇國公，卒於肅宗上元元年。此傳所述，蓋開元天寶間事。（舊書不載窮治饌羞等事，「侍兒閹童列侍左右者十數」云云，則敍在開元中。）

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鸞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磁硃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王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服玩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長安富家子劉逸、李明、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疎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妓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之會，時人無

不愛羨。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擊之聲，即知有風，號爲占風鐸。長安春時盛於游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蘇頲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長安士女春時鬪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鬪也。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以爲宴幄，其奢逸如此。楊國忠子弟恃妃族之貴，極於奢侈，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自私第聲樂前引，出遊園苑中，長安豪民貴族皆效之。國忠又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飾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客於此閣上賞花焉，禁中沉香之亭，遠不侔此壯麗也。」

然帝室貴族競恣奢欲，多自剝割萌黎而來。故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之句。朱門句上敘過驪山，御榻在嵒嶠。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臛羹，香橙壓金橘。」據新書玄宗紀，是年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亦以是月。後雖大難削平，朝廷將相猶習於泰侈。郭子儀「再造王室，勳高一代」。舊書本傳大曆中入朝，羣臣宴於其第一宴之費，至三十萬。史臣紀子儀之富貴，至謂「侈窮人欲」。

舊唐書郭子儀傳「大曆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

不獨元載裴冕等侈僭無度已也。

舊唐書元載傳「代宗卽位載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大曆五年魚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外委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載妻王氏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爲虐伯和恃父威勢惟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爲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於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

又裴冕傳「冕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味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

魏晉以降勝國之臣卽爲興朝佐命隋唐代興其所用者大抵前朝舊人不崇節義貞觀之世諸臣直諫雖盛極一時見下一節高宗而後敢言者亦鮮

新唐書韓瑗傳「自瑗與褚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宗高宗造奉天宮事在永淳元年一五二三御史李善感始上

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又李林甫傳「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璩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飮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及祿山之亂唐親貴重臣猶多甘心從賊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垆皆甘心從賊靦顏爲之臣廣平王收東京後希烈等數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於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僞官內或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况殘寇未平尙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器峴等傳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

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爲過當、峴爲持平。堂堂大一統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卽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遺詔吏民三日釋服、常袞以爲吏者府史之類、固當與庶民同例、至朝臣則宜以二十七日爲準、崔祐甫謂吏卽指官僚而言、百官皆當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殯、過密方深、雖有遺詔、臣子何忍遽行卽吉、常袞之議、自是正論、而當時又無不是祐甫而非常袞者。蓋自六朝以來、君臣之大義不明、其視貪生利己、背國忘君、已爲常事。有唐雖統一區宇、已百餘年、而見聞習尙、猶未盡改。顏常山、盧中丞、張睢陽輩、激於義憤者、不一二數也。至宋以後、始知以忠義爲重、雖力所不及者、猶勉以赴之、豈非正學昌明之效哉。按新書忠義傳、盧弈拜御史中丞、俄留臺東都、兼知武部監、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弈被執、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絕口。肅宗詔贈禮部尙書、下有司諡、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是盧中丞之死、當時議者猶以爲多事也。

又以時重科舉、利祿誘人、獎競召僞。

李肇國史補曰、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往還、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唐時科舉流弊也。按孟郊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史稱郊性狷介、少諧合、而一第之得失憂喜如此。又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鏞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白居易及第詩亦曰、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

鄉情。流毒所至，以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舉子惟應試之知焉。

有司視貢士如隸人。士子亦多投牒自進，不尙氣節。

新唐書舒元興傳：「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尙書，雖水炭脂炬，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棊筭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耶。」

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狗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彘彘，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闕。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一理由習俗。』」

通鑑唐紀二十五「睿宗景雲元年一五五月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項安世家說「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索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于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

隱逸之士亦多假隱自名以詭祿仕

新唐書隱逸傳序「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於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
又盧藏用傳「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衡廬彷彿洋岷岷長安中召授左拾遺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歷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故其亡也唐臣皆舞蹈拜賀于梁庭。

五代史唐六臣傳「天祐四年（一七四八）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尙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尙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等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嗚呼！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五代之亂極矣。當時搢紳偷生朝位，廉恥蕩然。武夫肆意妄行，無復人理。甚至李彥珣發矢斃母，已非人類。石敬瑭亦不之罪。

五代史范延光傳「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於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尙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舊史彥珣本傳言「後不知其所終」，又謂「彥珣素不孝於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

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歐陽修五代史以表彰節義自任。雖時君旌表細民，備書於紀。

五代史唐本紀「明宗長興二年^{一七}十一月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釗門閭。」晉本紀「高祖天福四年^{一七}八月^{一七}正

月辛亥，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出帝開運元年^{一七}八月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詡門閭。」

忠臣義士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二年，僅得全節之士三二人，死事之人十五。一行之士五，及王凝妻李氏守節斷臂一事，足以風世而已。

五代史死節傳「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王彥章、裴約、劉

仁贍。三人者，或出于軍卒，或出于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又死事傳「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吾於五代

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

又一行傳：「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曰鄭遨、張薦明、曰石昂、曰程福贊、曰李自倫。」

又雜傳第四十二：「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德，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敍，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饒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尙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大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並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儉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張全義媚事朱溫。溫：「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逼淫之。」五代史全義傳

不以爲愧。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老而自樂。然因全義治洛有功。道亦能以救濟爲心。當時異口同聲。皆以二人爲名臣。

容齋隨筆卷十四。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勝。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關市之賦。迫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於是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美。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褲。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中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飢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廿二史劄記二十二。張全義媚事朱溫。甚至妻妾子女爲其所亂。不以爲愧。及唐滅梁。又賄賂唐莊宗劉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祿位。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樂老。敍己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二人皆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然當時萬口同聲。皆以二人爲忠臣。爲元老。晉天福中。全義子繼祚同張從賓

等謀反當族誅。李濤上言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通鑑詔繼祚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睠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乏祀，深所軫懷。所有祖父地墓祠堂，可交付其骨肉。晉紀此全義之宥及後嗣也。耶律德光入汴，責劉繼勳爲晉出帝謀絕兩國之好，繼勳諉之馮道。德光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毋相引。」繼勳傳郭忠恕亦謂道曰：「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五代會要道死年七十三，論者至謂與孔子同壽。本傳此道之望重一世也。以朝秦暮楚之人而皆得此美譽，至身後尙繫追思，外番亦知敬信，其故何哉？蓋五代之亂，民命倒懸，而二人獨能以救時拯物爲念，除本傳所載不必再述外，其見於他書及別傳者，全義事朱梁，以免兵革，招復流亡，使得仰父俯子，每出行見新麥新繭輒喜，民竊言王不好聲伎，惟見好蠶麥則笑耳。洛陽緝紳舊聞記楊凝式贈全義詩曰：「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五代詩話觀此亦可見其勞來安集之功也。馮道在唐明宗時，以年歲頻稔，勸帝居安思危，以春雨過多，勸帝廣敷恩宥。唐紀對耶律德光則言：「此時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論者謂一言而免中國之人夷滅。」通鑑在漢祖時，牛皮禁甚嚴，匿者死，有二十餘人當坐，道力爭得免。洛陽緝紳舊聞記且秦王從榮敗時，其僚屬俱應罪坐，道獨以任贊王居敏等素以正直爲從榮所惡，力言出之。唐紀史圭以銓事與道不協，道反薦圭爲刑部侍郎。圭傳韓惲性謹厚，道爲相，嘗左右之。惲傳是道之爲人，亦實能以救濟爲心，公正處事，非貌爲長厚者。統核二人之素行，則其德望爲遐邇所傾服，固亦有由。至於歷事數姓，有玷臣節，則五代之仕宦者，皆習見以爲固然，無足怪。鄭韜傳謂自襁褓迄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無官謗，無私過，士無賢不肖皆頌之，以歷事十一君之人而尙謂無官謗，可見當時風氣絕無有以更事數姓爲非者，宜全義及道之

嘗議不及也。」

杜荀鶴詩曰：舉死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喪亂之世，小民救死無方，全義與道之得譽，容何足怪。然如歐陽氏之言，忠義之節，既出于武夫戰卒，而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者，亦時有其人。

文獻通攷卷三十一：歐陽公什邠陳氏榮鄉亭記曰：什邠之吏，特不喜儒，必摧辱中傷之。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其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龜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曰：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愚嘗讀此二篇而後知五代之時，士厄於離亂之際，老死閭閻爲不少矣。」

宋初儒者亦多五季經師。

宋史儒林傳：「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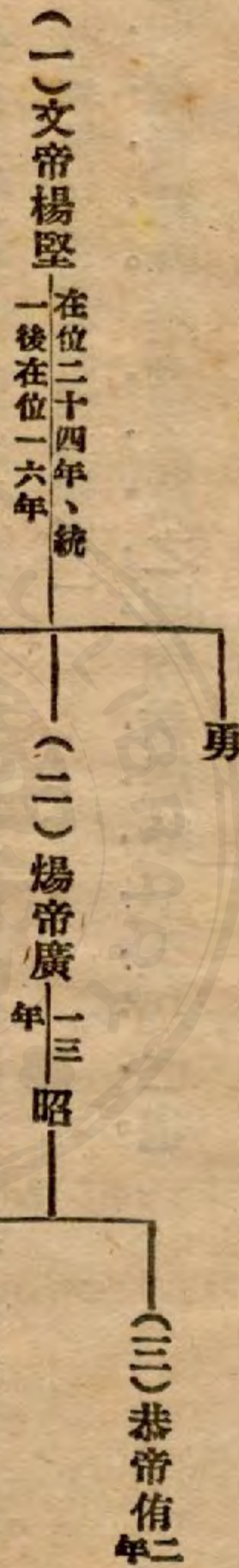
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規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崔頌，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周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中〕，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頤、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周世宗卽位，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之宗師，乃薦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尙書。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

是則聖賢彝教，雖當極亂之際，固猶緜緜不至於亡也。

二、隋之亂亡與唐五代之興亡

(一一一) 隋之亂亡與唐之興 隋自楊堅代周，至恭帝侑禪於唐，凡三主，三十七

年。(共和一四二二至一四五八)開皇九年以前與陳南北對峙。自滅陳統一後計之。都二十九年。(一四二〇至一四五八)而越王侗稱帝於東都者復二年。



大業十二年煬帝之江都代王侑留守西京越王侗留守東都十三年李淵起兵太原入長安奉侑為帝遙尊煬帝為上皇翠年三月字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淵受侑禪即帝位西都亡東都留守官王世充等得煬帝凶聞奉越王侗即位翌年世充廢侗自稱鄭帝隋亡。

隋之亂亡皆煬帝肆志荒淫之咎文帝平陳後一年江南嶺表雖大亂然不久即告平定。

通鑑隋紀一「開皇十年十一月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

州沈玄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悛。饒州吳世華。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國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斃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耶。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玄愔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子總管南陽來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汪文進以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素又破沈孝徹於温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棄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按汪文進等之亂。在十年十一月。其平定則在十一年。食貨志(第二葉五)繫於十一年。蓋就楊素討平師還言。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盎會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轂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

帝又自強不息。朝夕孜孜。雖未能臻於至治。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

隋書高祖紀「文帝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探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勅斥堠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加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於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議者以此少之。」

及煬帝外勤征討、內極奢淫。

參三至六葉

百姓困窮、始相聚爲羣、益帝雖嚴刑峻法以臨之、而莫

能禁止。

通鑑隋紀五「大業七年、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懷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

盜

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龔，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尙氣俠，爲鄉黨所歸附。同縣孫安祖刺殺〔縣〕令，亡抵建德，建德集無賴少年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鷄泊中，爲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舊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衆至萬餘人。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大業九年四月，帝方度遼。六月，禮部尙書楊玄感反於黎陽，逼東都。帝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八月，述等破玄感於閔鄉，斬之。隋書楊而羣盜起者益衆。

隋書楊帝紀「大業九年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三月丙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七月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竝舉兵爲盜，衆數萬。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十二月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

通鑑隋紀六「大業九年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帝奢虐是矜。豪不知恤。十一年七月南游江都。時羣雄競起。賊遍天下。猶復諱亡憎諫。上下相蒙。

通鑑隋紀六至七「大業十一年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五月甲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帝不悅而罷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言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十二月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遍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

隋雖不二年而亡煬帝亦被弑江都

見上七七七八葉

而生靈屠割之慘遠烈於秦楚之際推原禍

始非楊廣之咎而誰咎哉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

稱香零拾本

「大業十三年七月癸丑帝祖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異哉今上之

行己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克拓狂悖爲混沌苟鳩毒爲恣睢飾非好佞拒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讐骨肉巡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恆親離衆叛御河道洛肆舳艫而達江馳道緣邊徑長城而傍海離宮別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山而陁谷畢結瑤而構瓊遼水屢征殲丁壯於億兆伊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禽荒罄於飛走蠶食

窮於水陸。征稅盡於重斂。民力憚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爲盜賊。荆棘旅於闕廷。豺狼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而寇潢池。耨鋤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羌白狄。剽夷道而□□。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暴骸如莽。僵屍若麻。敵國滿畫鷁之舟。胡越繞和鸞之轂。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鉗衆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己巳。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書。帝報密書曰。頃者昆

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耨鋤棘矜。爭帝圖王。狐鳴蠶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騰騰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

隋書煬帝紀。一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于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蟬蛸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體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安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按隋季羣盜。爲赤眉綠林及黃巾之後所創見。其禍亦遠視新莽東漢末爲酷。其最殘酷者。爲朱粲。一所至殘戮無遺。噍僂號楚帝。衆至二十萬。專以劫爲資。

其軍匱，乃掠小兒，悉食之。戒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他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粲敗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糟豚，確恚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收確于坐，并從者數十，悉饗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新書本傳

李淵自大業十三年七月起兵大原，十一月入長安，踰年五月卽稱帝，改元武德。（一四五九）當淵初起兵時，羣雄割據者都四十有八人，其別號諸盜往往屯聚山澤。

新唐書高祖紀：「大業十三年，是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劉武周起馬邑，林士弘起豫章，劉元進起晉安，皆稱皇帝。朱粲起南陽，號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號楚王。邵江海據岐州，號新平王。薛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號永樂王。竇建德起河間，號長樂王。王須拔起恆定，號漫天王。汪華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號吳王。李密起鞏，號魏公。王德仁起鄴，號太公。左才相起齊郡，號博山公。羅藝據幽州，左難當據涇，馮盎據高羅，皆號總管。梁師都據朔方，號大丞相。孟海公據曹州，號錄事。周文

舉據淮陽、號柳葉軍。高開道據北平、張長慈據五原、周洮據上洛、楊士林據山南、徐圓朗據兗州、楊仲達據豫州、張善相據伊汝、王要漢據汴州、時德叟據尉氏、李義滿據平陵、綦公順據青萊、淳于難據文登、徐師順據任城、蔣弘度據東海、王薄據齊郡、蔣善合據鄆州、田留安據章丘、張青特據濟北、臧君相據海州、殷恭邃據舒州、周法明據永安、苗海潭據永嘉、梅知巖據宣城、鄧文進據廣州、俚酋楊世略據循潮、冉安昌據巴東、甯長真據鬱林、其別號諸盜、往往屯聚山澤。」

除梁師都至太宗貞觀二年始平外、餘悉於武德世或降或滅、著於新書高祖紀。（惟左才相後事失著）茲不具錄。至其攻取之大者、武德元年擊降薛舉子仁杲、平隴右。二年涼州將安脩仁亦執李軌以降。見六於是關西悉定、乃得并力東向。三年敗劉武周、平并州。四年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於是河北河南皆平、皆高祖子秦王世民力也。

「武德元年七月、薛舉寇涇州、太宗率衆討之、不利而旋。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爲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墪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仁杲糧盡、衆稍離叛。太宗敗其將宗羅喉、直趣折墪城下、仁杲乃出降。二年、是時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滄州、王行本據蒲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以應武周、關中震駭。高祖乃

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河東之地、謹守關西而已。太宗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精兵三萬、必能平殄武周、克復汾晉。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之。十一月、出龍門關、屯於柏壁。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於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來降。劉武周懼、奔於突厥。其將楊伏念舉并州降。七月、總率諸軍攻王世充於洛邑、敗之於北邙。世充僅以身免。其所署筠州總管楊慶遣使請降。遣李世勣率師出轅轅道安撫其衆。滎汴洧豫九州相繼來降。世充遂求救於竇建德。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於虎牢、虜其衆五萬、生擒建德於陣。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隋氏分崩、崤函隔絕、兩雄合勢、一朝清蕩、兵旣尅捷、更無死傷、無愧爲臣、不憂其父、並汝功也。乃將建德至東都城下、世充懼、率其官屬二千餘人詣軍門請降。山東悉平。六月、凱旋。太宗親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於太廟。高祖大悅、行飲至禮以享焉。未幾、竇建德舊將劉黑闥舉兵反、據洛州。五年正月、討黑闥於洛州、敗之。黑闥與二百餘騎北走突厥、悉虜其衆。河北平。時徐圓朗阻兵徐兗。太宗迴師討平之。於是河濟江淮諸郡邑皆平。

新舊唐書太宗本紀合文

惟蕭銑據有東南、其平定則爲河間王孝恭與二原李靖功耳。

新唐書宗室傳、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銑內外阻絕、遂降。時嶺表未平、乃分遣始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

據丹陽反。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公祏棄丹陽走。騎窮追生擒之。江南平。進授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南。盡統之。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又李靖傳。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九月。靖率輕兵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當楊玄感之初起也。李密首勸取關中。玄感不用其策而敗。大業十三年。密據洛口。自立行軍元帥府。建號魏公。禮賢得士。衆號百萬。四海英雄。共推盟主。密與高祖書語。及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密亦以部衆多。山東人未肯相隨。西入而止。世因有咎密頓兵東都之下。不能鼓行而西。致李淵得入據長安者。然觀太宗平薛仁杲。時密方降唐。密降唐在武德元年十月。太宗平仁杲在同一年十一月。高祖令密馳傳迎太宗於豳州。密見太宗天姿神武。軍威嚴肅。驚悚歎服。私謂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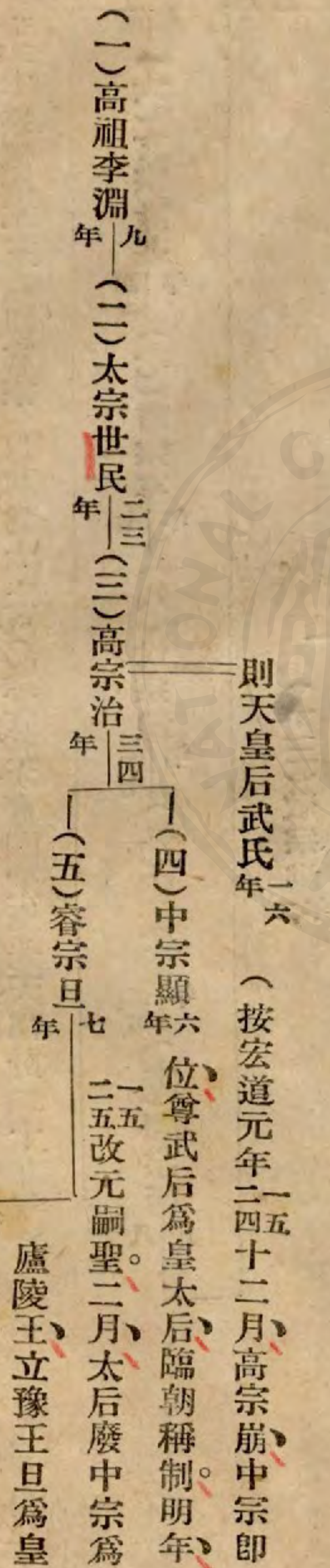
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舊書太宗紀是知太宗之英武實足以折服當時羣雄。李唐之廓清天下，亦幾全賴太宗之力。其後兄弟間互相屠害，與高祖之內禪，亦皆導源於此焉。

新唐書太宗紀：「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武德〕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一) 唐初之治亂

唐自李淵受隋禪稱帝，傳至昭宣帝，為朱溫所篡。凡二十

主。二百八十九年（共和一四五九至一七四七）



(一) 高祖李淵九年

(二) 太宗世民二三年

(三) 高宗治三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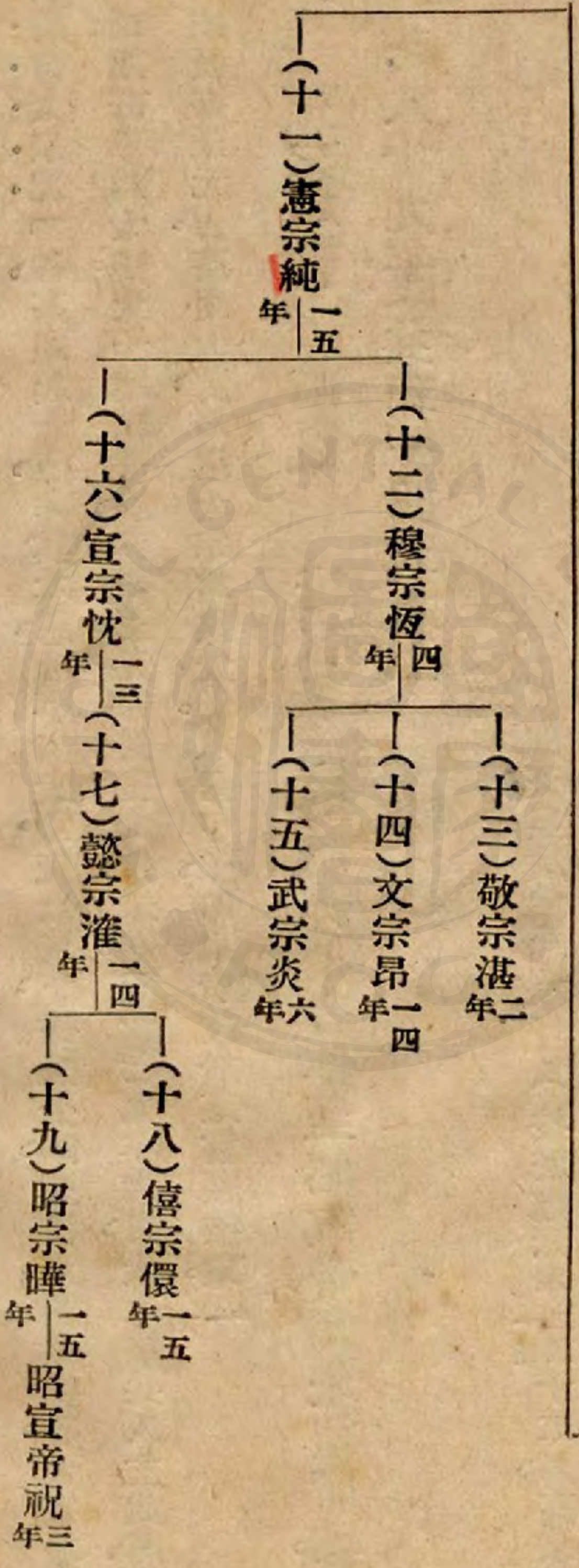
(四) 中宗顯六年

(五) 睿宗旦七年

帝改元文明。天授元年一五，太后改國號曰周，稱皇帝。降睿宗為皇嗣。聖歷元年三九，以盧陵王為太子，豫王旦為

相王神龍元年四一五中宗復辟復國號唐景龍四年五一五皇后韋氏中宗弒中宗相王旦復位改元景雲太極元年一五睿宗傳位太子即玄宗自尊為太上皇改元先天自嗣聖至先天都計二十九年

- (六)玄宗隆基四三年
- (七)肅宗亨七年
- (八)代宗豫一七年
- (九)德宗适二五年
- (十)順宗誦八月



史稱唐有天下其可稱者三君曰太宗玄宗憲宗新唐書卷二而太宗功烈尤著
新唐書太宗本紀「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治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白居易七德舞白氏長慶集卷三「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卽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天子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新書禮樂志）「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舞名曰七德舞。」

通鑑唐紀十四「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雖其內臻上理。外鬯國威。亦多房杜王魏二李諸臣夾輔之力。

新唐書房杜列傳贊「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

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徵）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李勣）衛（李靖）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

然觀太宗論治之言。

通鑑唐紀八至十二。武德九年十一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貞觀元年正月，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

安可誣一世之人。六月。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曰。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十二月。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正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或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十二月。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四月。上謂羣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四年七月上。曰。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旣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五年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

輩諫爭也。

六年。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

十年十二月。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十六年十一月。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歛。使之皆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通達治體。實秦漢以來所僅見。

讀通鑑論卷十一。讀太宗論治之言。我不敢知曰堯舜之止此也。以視成湯武王。其相去無幾矣。

諸臣直諫。帝亦悉聽納之。君臣之間。亦直追都俞吁咈之盛矣。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貞觀中直諫者。首推魏徵。太宗嘗謂徵曰。卿前後諫二百餘事。非至誠何能若是。又謂朝臣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徵以疾辭位。帝曰。金必鍛鍊而成器。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豈可去乎。至今所傳十思十漸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聽納之。此貞觀君臣間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然其時直諫者不止魏徵也。今按新舊唐書各傳。薛收諫獵。帝即賜金四十鎰以獎之。孫伏伽諫元律師罪不當死。帝即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以爲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是以賞之。溫彥博諫長安令楊纂失察。罪不當死。

帝卽赦之。虞世南諫田獵，諫山陵之制不宜過厚，諫宮體詩不宜作，恐天下從風而靡，諫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嘗曰：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馬周諫大安宮宜崇奉宗廟，宜親祀樂工，王長通等不宜賜官，帝購大宅直二百萬者賜之。廬江王瑗姬侍側，王珪曰：陛下知瑗殺其夫而取之，以爲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卽出之。諫祖孝孫雅士，不宜令教女樂，帝雖責之，明日悔，語房元齡，令羣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諫幸九成宮，賜帛五十疋。高季輔指陳時政得失，帝賜以鍾乳一兩，曰：卿以藥石之言進，故以藥石相報。戴胄諫修洛陽宮，帝嘉之。張元素亦諫修洛陽宮，至以爲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卒興，同歸於亂耳。帝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命罷役，賜帛二十疋。褚遂良諫寵魏王泰太過，帝納之。諫告成東岳，卽罷封禪。張元素令吏出身，帝問其履歷，元素慚不能對，遂良謂元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對羣臣窮其門戶，帝亦悔之。帝常論山東人物，張行成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宜以東西爲限。帝善之，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欲斬之。朱乾祐奏：罪不應死，帝卽免之。權萬紀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誅之。柳範曰：房元齡尙不能止陛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獨召範慰諭之。帝好與羣臣論難，劉洎力諫，帝詔答曰：輕物驕人，恐由於此，敬當虛懷改之。洎又言：近來上書人或面加窮詰，恐致阻進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改之。此皆見於各傳者也。魏徵嘗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犯龍鱗？帝嘗宴韋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謂曰：龍有逆鱗，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觸犯，常如此，朕豈慮危亡哉？是諸臣之敢諫，實由於帝之能受諫也。獨是仁善之君，則能納諫，英睿之主，每難進言。以太宗之天錫智勇，手定天下，制事決機，動無遺策，宜其俯視一切，臣下無足當意。

者、乃虛懷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納諫之名、實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爲世大僂。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煬帝惡諫、曰：有諫者當時不殺、終不令生於地上。蘇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獻古文尙書、煬帝曰：訕我也。卽除名。蕭瑀諫伐遼、卽出爲郡守。董純諫幸江都、卽賜死。由是人皆鉗口、至喪國亡身而不悟。見吳兢疏此太宗所親見也。惟見之切、故懼之深、正張廷珪所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也。魏徵之諫、亦動以隋爲戒、謂隋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哉。特恃其富強、不慮後患、驅天下以從欲、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陛下當鑒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所親見、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身戮而猶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馬周亦言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此當時君臣動色相戒、皆由殷鑒不遠、警於目而惕於心、故臣以進言爲忠、君以聽言爲急。其後勳業日隆、治平日久、卽太宗已不能無稍厭、魏徵謂貞觀之初、導人以言、三年後見諫者悅而從之、近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是可知貞觀中年、功成志滿、已不復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則懼生於有所懲、怠生於無所做、人主大抵皆然。若後世蒙業之君、運當清泰、外無覆車之戒、而內有轉圜之美、豈不比太宗更難哉。」

高宗「往在藩儲、見稱長者。」

舊書高宗紀

卽位之初、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

元年、一之政、有貞觀遺風。

通鑑唐紀十五「高宗永徽元年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心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五年一四九五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六年廢皇后王氏立宸妃爲皇后褚遂良韓瑗等極諫卒不之省

新唐書褚遂良傳「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按昭儀時已有子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

又韓瑗傳「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尙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

后與李義府許敬宗等相濟爲姦高宗內牽嬖陰外劫讒言於是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加「高宗自顯慶後元年一四九七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后決之常稱

制。新書則天皇后本紀后遂專寵與政。而唐政一出于后。弘道元年。二四五高宗崩。中宗立。后自臨朝稱制。旋廢帝立豫王旦。既乃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立武氏七廟。史稱「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新書高宗本紀其爲惡蓋逾於褒氏之滅宗周。而其忍亦千古所未有。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一古來無道之君好殺者。有石虎苻生齊明帝北齊文宣帝金海陵煬王。其英主好殺者。有明太祖。然皆未有如唐武后之忍者也。自其初搃死親女。以誣王皇后。后爲昭儀時。生女。皇后至。撫弄而去。昭儀潛斃女於衾下。伺帝至。陽歡笑。發衾。女死矣。左右曰。皇后適至。昭儀悲啼。帝怒曰。后殺吾女。后無以自解。尋被廢。絕毛裏之愛。奪燕昵之私。固已非復人理。及正位後。王后蕭良娣被廢。各杖二百。反接投醜甕中。曰。令二媼骨醉。數日死。猶誅其屍。并竄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至死。又殺上官儀。其出手行事。卽凶殘絕人。然此猶曰妒者常情。不得不害人以利己也。稱制後。欲立威以制天下。開告密之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指將相俾相連染。一切按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爲能。於是誅戮無虛日。大臣則裴炎劉祿之鄧元挺閻溫古張光輔魏元同劉齊賢王本立范履冰裴居道張行廉史務滋傅游藝岑長倩格輔元歐陽通樂思晦蘇幹李昭德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劉奇等數十人。大將則程務挺李光誼黑齒常之趙懷節張虔勗泉獻誠阿史那元慶等亦數十人。庶

僚則周思茂、郝象賢、薛顛、裴承光、弓嗣業、弓嗣明、弓嗣古、郭正一、弓志元、弓彭祖、王令基、崔譽、劉昌從、劉延景、柳明肅、蘇踐言、白令言、喬知之、阿史那惠、杜儒童、張楚金、元萬頃、苗神客、裴望、裴璉、韋方質、劉行實、劉日瑜、劉行感、張虔通、雲宏嗣、李安靜、裴匪躬、范雲仙、薛大信、來同敏、劉順之、宇文全志、柳璆、閻知微等數十百人。皆駢首就戮。如封羊豕。甚至邱神勣、來俊臣、向爲后出死力以害朝臣者，亦殺之。其流徙在外者，又遣萬國俊至嶺南殺三百餘人。又分遣六御史至劍南、黔中等郡，盡殺流人，皆惟恐殺人之少。劉光業所殺九百餘人，其餘少者亦不減五百。雖明祖之誅胡藍二黨，不是過也。然此猶曰中外官僚，非戚屬也。越王貞、瑯琊王冲、起兵謀復王室，事敗被誅。於是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王靄、黃公譔、東莞公融、霍王元軌、江都王緒、舒王元名、汝南王瑋、鄱陽公謹、廣漢公謐、汶山公綦、廣都王疇、恆山王厥、江王知祥及其子皎、嗣鄭王璲、豫章王亶、蔣王輝、安南郡王穎、鄆國公昭、滕王元嬰子六人、紀王慎之子義陽王琮、楚國公璿、襄陽公秀、廣化公獻、建平公欽、曹王明及諸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元、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元貞、距鹿公晃等數十百人。除其屬籍，幼者流嶺表，又爲六道使所殺。雖蕭鸞之殺高武子孫，完顏亮之殺太祖太宗子孫，亦不是過也。然此猶曰李氏宗室，非武族也。武元慶、元爽，則后兄也。惟良、懷運，則后兄子也。元慶、元爽尋坐事死，后姊之女爲高宗所私，封魏國夫人，后私毒之死，又歸罪於惟良，懷運殺之。然此猶曰異母兄姪，本不相睦也。若高宗子，則后之諸子也。後宮所生忠，已立爲皇太子，因武后有子宏，甘讓儲位，改封梁王，乃廢流黔州，賜死。澤王上金，後宮楊氏所生。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武三思諷周興誣以謀反，縊素節於驛亭。上金聞之，亦自縊。上金七子，素節九子，並誅。幼者悉囚雷州。然此猶曰非

己所生也。太子宏，則后親子，立爲儲貳，賢德聞天下，以其請蕭淑妃女之幽於掖廷者出嫁，遂惡之，又以其聰睿，不便於己，竟酖之死。宏旣死，立其弟賢爲太子，亦后親子也。又以蠲忌，而使人發其陰事，高宗欲薄其罪，后曰：「大義滅親，不可赦，乃廢爲庶人，流巴州，後又遣邱神勣逼殺之，并殺其子光順，僅一子守禮，亦幽於宮中，屢被杖。玄宗時，岐王嘗奏其能知雨暘，帝問之，對曰：「臣無他，天后時被杖，創痕，雨則沈懣，霽則佳故耳。」又中宗子邵王重潤，則后孫也，永泰公主，則后女孫也，主婚武延基，則女孫婚也，三人嘗私言張易之等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后聞之，咸令自殺。太平公主，夫駙馬薛紹，則親女婿也，亦以私怒殺之。此則因縱慾而殺親子孫，天理滅矣。然此猶不便於縱慾而害之也。薛懷義入侍床第，寵冠一時，至命爲行軍大總管，率十八將軍擊默啜，以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爲其長史司馬，可謂愛之極矣。後以嫌，卽令太平公主伏有力婦人數十，縛而殺之，舂車載其屍還白馬寺，斯又情之最篤者，亦割愛而絕其命矣。新唐書謂其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真千古未有之忍人也哉。」

然后納諫知人，亦有類英主，開元名臣，如姚崇、宋璟等，且多出其選焉。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武后之淫惡極矣。然其納諫知人，亦自有不可及者。初稱制，劉仁軌上疏，以呂后爲戒，后卽使武承嗣齎敕慰諭之。仁軌大食國獻獅子，姚璿奏不貴異物，后卽詔止其來使。九鼎成，欲以黃金塗之，亦爲璿諫而罷。璿后欲以季冬講武，有司遷延至孟春，王方慶諫孟春不可習武，卽從之。方慶季秋，梨花开，后出以示宰相，皆以爲仁及草木，杜景儉獨以爲陰陽不和所致，后曰：「真宰相也。」景儉河北民陷契丹者，武懿宗將奏殺之，景儉以爲皆迫脅所致，宜原之。王求禮并謂懿宗遇賊退縮，反加罪被脅之民，請斬懿宗以謝河北，后卽爲赦河北。

景儉王張庭珪諫造大像，卽允之，并召見面慰。庭珪朱敬則請改嚴刑，從寬政，亦從之。敬則李嶠請雪舊爲酷吏破

家者，后未聽。桓彥範等又上十疏，卒從之。嶠等蘇安恆奏請歸政太子，后亦不怒。然此猶論列朝政也。至其所最

寵倖而諱之者，宜莫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然蘇良嗣遇懷義於朝，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后，后第戒其出

入北門，毋走南牙觸宰相，而未聞罪良嗣也。良嗣懷義度白丁爲僧，御史周矩劾之，后曰：朕卽令赴臺，懷義至，坦

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懷義遽乘馬去。矩以聞，后曰：此道人病風，不可苦問。其所度僧聽卿勸，矩悉配流之。後矩

爲懷義所譖，免官，亦未聞加以罪也。矩后晚年尤愛張易之、昌宗兄弟，易之誣奏魏元忠欲挾太子爲耐久朋，引

張說爲證，及廷詰，說言元忠無此語，雖貶元忠爲高要尉，流說欽州，然未聞致之死也。易之賊賂事發，爲御史臺

所劾，詔桓彥範、袁恕己等鞠之。彥範等奏：罪當族。昌宗自陳爲后諫，丹有功，詔雖釋之，然尙以賊賂歸罪於其兄

昌儀，同休而罷其官，亦未聞罪彥範等也。昌宗引術者占己有天子分，宋璟劾奏，請付獄使窮究。后陽許，而令璟

出使幽州，別令崔神慶鞠免其罪。璟猶執奏，昌宗常斬。李邕曰：璟言是，后雖不聽，亦未嘗罪璟。邕等也。昌宗易之

引蜀商宋霸子等入宮，宴后前。韋安石奏：賤類不宜預，顧左右逐出之。后更慰勉，不聞其罪。安石也。安石然此猶

未直陳其淫穢之醜也。至朱敬則疏諫選美少年，則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矣。近又聞尙食柳模

自言其子良賓潔白美鬚眉，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桓彥範以昌宗爲宋璟所劾，后不肯出昌宗

付獄。彥範亦奏云：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此皆直揭后之燕昵嬖倖，可羞可恥。敵以下所難堪，而后不惟不

罪之，反賜敬則綵百段，曰：非卿不聞此言，而於璟、彥範亦終保護倚任。夫以懷義、易之等牀第之間，何言不可中

傷善類、而后迄不爲所動搖、則其能別白人才、主持國是有大過人者。其視懷義易之等、不過如面首之類、人主富有四海、妃嬪動至千百、后既身爲女主、而所寵倖不過數人、固亦無足深怪。故后初不以爲諱、并若不必諱也。至用人行政之大端、則獨握其綱、至老不可撓撼。陸贄謂后收人心、擢才俊、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李絳亦言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名臣多出其選。舊書本紀贊謂后不惜官爵、籠豪傑以自助、有一言合、輒不次用、不稱職、亦廢誅不少假、務取實才真賢。然則區區帷薄不修、固其末節、而知人善任、權不下移、不可謂非女中英主也。」

神龍元年。一五后年已八十一。老且病。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舉兵斬后諸嬖倖。追后禪位。中宗復辟。復國號唐。而皇后韋氏復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時。安樂

公主。中宗女、見一九七葉等亦皆依勢用事。失政遂不可勝紀。

通鑑唐紀二十四。神龍二年。一五四月。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

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元忠初相武后、有清正名、爲張易之所譖、貶高要尉、至是復輔政。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

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淄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

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卷二十五「景龍二年。一五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郾國夫人。上官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尙宮柴氏。賀

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

韋后尋與安樂公主毒弑中宗。而立溫王重茂。后自攝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並其黨皆伏誅。迎其父相王旦復位。尋受內禪。是爲玄宗。玄宗卽位之初。姚崇宋璟相繼入相。

「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新書姚宋傳贊。按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

人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帝又內獎文學。外宣國威。唐室遂臻於極盛。見一〇五、一〇六節史稱「開元之有天下也。紂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

仿制字

儀黜前朝微倖之臣。焚後庭珠翠之玩。禁女樂而出宮嬪。賜酺賞而放哇淫。敍友于而敦骨肉。蒐兵而責帥。朝集而計最。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于獻納。長轡遠馭。志在于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舊書玄宗紀。下即接一八葉引文。然御宇既久。侈心漸動。開元二十二年。一五七五相李林甫。天寶元年。一五八三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壽王妃楊氏于開元末入宮。天寶四載。一五八六亦進册貴妃。祿山專兵於外。楊氏蠱惑於內。而林甫固寵持權。蔽欺天子耳目。十一載。一五九三林甫死。貴妃從祖兄國忠繼相。妬賢害功。一如林甫。朝野怨咨。政刑紕繆。國事於焉大壞。

新唐書李林甫傳。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窞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數興大獄。衣冠爲累息。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卽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己。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尙

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於時有以材譽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故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薛王別墅、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它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腴、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已見二〇五頁）

又楊國忠傳「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一「楊國忠諸使」條、「案其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

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玄館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概可見矣。」而度支、吏部、事

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賤、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悅、捷給、硜硜、處決機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悞、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勾剝相甚、又便佞專狗、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薄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請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爲常、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

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踰大驚。卽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官不進。」

而帝方色荒志怠。一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新書玄宗紀 讀杜甫哀江頭詩。白居易長恨歌。不勝一代盛衰之感焉。肅代中材之主。賴中外同心。大亂始平。

按安史之亂。略見前一〇五、一〇六、一〇八、一一〇諸節。茲更撮述之。天寶元年。祿山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河東節度使。總三道以節制。刑賞在己。安祿山事述卷上「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

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引張通儒、李廷堅、平洌、李史魚、獨孤、問俗、署幕府。以高尙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新書安祿山傳十四年「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挺鬪。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絕。」新書安祿山傳朝廷遣封常清如東京。禦祿山。以高仙芝統軍屯陝。十二月。封常清敗於虎牢。陷東京。仙芝退保潼關。河南俱陷。朝廷斬仙芝。常清以哥舒翰守潼關。「賊之據東京。見宮闕。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署拜百官。」安祿山傳「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

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輸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趨戰、項背相望也。翰引而東、慟哭出關。新書翰傳

六月、及安祿山戰於靈寶西原、大敗、賊遂入關。玄宗出奔蜀、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楊國忠、貴妃楊氏亦賜死。「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句剝苛急、百姓愈騷、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祿山傳

玄宗之行至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太子尋卽皇帝位於靈武、是爲肅宗、尊皇帝曰上皇天帝、改元至德。「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闔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祿山傳

他賊之四出者、東南扼於張巡、許遠、死守睢陽、蔽遮江淮、沮賊勢、使不得搏食東南。新書忠義傳南扼於魯炆、散兵保南陽、「賊欲剽亂江湖、賴炆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新書魯炆傳益以李郭協力、外兵助順、賊勢漸蹙、而內訌亦作。祿山愛少子慶恩、欲立爲嗣、至德二載、一五長子慶緒懼而殺之。乾元二年、一六史思明復殺慶緒、僭號、亦以愛少子故、上元二年、一六爲長子朝義所殺。唐軍乘之、先於祿山死後、收復兩京、肅宗與上皇

殺慶緒僭號、亦以愛少子故、上元二年、一六爲長子朝義所殺。唐軍乘之、先於祿山死後、收復兩京、肅宗與上皇

先後還都。乾元二年，史思明復陷東京。寶應元年，一六上皇肅宗先後崩，太子卽位，是爲代宗，遣諸將會討，並再徵回紇兵，次第復東京及河朔，賊將多以城降。廣德元年，一六追斬史朝義，亂始平。

然內難雖靖，而國威遠傾，四夷交侵，藩鎮繼橫，唐室衰矣。

(一一四) 唐中葉後諸帝與禍亂。唐自安史亂後，禍亂紛起，大者凡四，曰方鎮。詳上

一節○曰外夷。詳上一節曰宦官。曰民變。若帝王之服食丹藥，與羣臣之朋黨，猶其小焉者也。

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新書德宗紀初以劉晏判度支。

以楊炎同平章事，一二舉措頗得宜，然有求治之志，而不知任賢，雖有李泌、陸贄諸名臣。

類委任不終，而信姦臣盧杞、裴延齡等，賦斂繁重，果於誅殺，以致大亂屢見，奔走不遑，及

奉天之難。皆見葉一五遂一消剛爲柔，一利方爲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於祖考。司馬光稽古錄卷十五語

然其貪婪黷貨，則始終如一轍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德宗初用楊炎爲相，定兩稅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調法，自開元以來，不爲版籍，丁

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

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王鉷爲戶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

庸民遂大困。至德後，天下兵起，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爲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託，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天下盡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乃請爲兩稅法，凡百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民，夏秋兩入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歷十四年爲準，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傳是帝頗能用人理財，稍舒民患矣。乃後因用兵河南北，月費百餘萬緡，聽盧杞趙贊等計，令商賈本錢過千萬者，貸其餘以濟軍，軍罷取償於官，乃令京兆暴責大搜，疑占列不盡，則笞掠之，人自經者相望，然僅得八十萬。又質庫及儲粟者，四貸其一，亦僅至二百萬，而市已皆閉肆。於是設間架除陌之令，屋二架爲間，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室計之，隱不盡者，二架卽抵罪，告者以錢五萬賞之。其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乃請加至五十，主僧注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由是主僧得操其權，告訐紛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爾商人儻質矣，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帝奔奉天，長安失守，李晟收京，始歸宮闕，是亦可稍鑒前車，以求民瘼，乃又用裴延齡、李實等橫征百出。延齡詭言左藏乾隱二千萬，請置別庫爲羨餘，以充天子私費，乃大搜市廛，奪所入進獻以實其言，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延齡傳李實爲京兆尹，暴斂苛索，民不聊生，優人成輔端戲作誹語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謂民皆賣田屋以輸賦也。實奏劾以賤工謗國，殺之。實此朝官之以培克爲事也。又聽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廩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闖關所奉及脚直，至有重

荷趨肆而徒返者。有民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驢入官，民願納薪辭帛而去，不許。民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者，賜民帛十四，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論，皆不納。京兆吳涑奏：「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差宮使，亦不報會。張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奏且「不特此也，又聽宦官縱五坊小使肆毒於外，每歲秋，按鷹犬於幾甸，所至邀索供饋，小不如意，至張羅網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酒食家肆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供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重賂之，乃肯攜蛇去。」裴度傳鄂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鬥聲，吏白：「五坊小使擊百姓，發命吏捕之，時已曠黑，天子聞之，怒，收發繫獄，御樓之日，囚發，鷄竿下，有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發，破面折齒，詔囚皆釋，而發不放。」李渤具疏極論之。渤傳德宗非甚暗，乃縱其下虐民至此，蓋由於天資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於此也。」

新唐書卷二二四「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私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李）綺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悴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縑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廩閭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彊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

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一年，天下陰受其賜。新書帝紀七及其即位，不幸疾病，雖用王伾、王叔

文等。一時頗有善政。然數月後卽傳政憲宗。王叔文等亦身陷罪戮。

洪邁容齋續筆卷七「唐順宗卽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卽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敍用卽追陸贄鄭餘慶韓臯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驩呼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致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儁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據大權如鄭洵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叔文爲人輕躁又昵王伾韋執誼所親非其人故敗其用心則忠舊書順宗本紀所書一時善政甚多考德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二月順宗始御丹鳳樓大赦叔文以前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旋又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五月爲戶部侍郎至七月卽以物論喧雜藩鎮上牋皇太子指斥其撓政詔皇太子勾當軍國政事矣八月皇太子卽位是爲憲宗奉順宗爲太上皇叔文卽貶渝州司戶矣然則叔文之柄用僅五六月耳所書善政皆在此五六月中如二月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甲子諸道除正勅率稅外諸色雜稅並宜禁斷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三月庚午出宮女三百人於安國寺又出掖庭教坊女樂六百人於九仙門召其親歸之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爲右神策統軍充左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六月丙申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諸色課利租賦錢帛共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石匹束並除免。七月丙子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諡曰宣贈故道州刺史陽城爲左散騎常侍。以上數事黜聚斂之小人褒忠賢於已往改革積弊加惠窮民自天寶以至貞元少有及此者而以范希朝領神策行營尤爲扼要。

「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新書憲宗紀。

參前葉一五四至一五九「唐室中興章武而已。」舊書憲宗紀。章武憲宗諡。惜乎末年意寢驕侈好進奉惑異端任宦

官陳弘志等。卒身陷大禍自太宗以餌丹藥不救憲宗之暴崩史雖言「內官陳弘志弒

逆」然卒前數日已以「服藥不佳數不視朝」皆見舊書憲宗紀。蓋亦以藥自誤者厥後穆宗敬

宗武宗宣宗又皆蹈其覆轍惟敬宗爲宦官所弒禍非由於丹藥焉。

廿二史劄記卷十九「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後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矣及唐諸帝

又惑其說而以身試之貞觀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羅邇娑娑於金甌門造延年之藥舊書本紀高士廉卒太宗將臨其

喪房元齡以帝餌藥石不宜臨喪抗疏切諫士廉傳是太宗實餌其藥也其後高宗將餌胡僧盧伽阿逸多之藥郝

處俊諫曰先帝令胡僧那羅邇娑娑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徵求靈草異石歷年而成元帝服之無效大漸之

際高醫束手議者歸罪於胡僧將申顯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處俊傳李藩亦謂憲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藥遂致暴

疾不救。憲宗本紀是太宗之崩實由於服丹藥也。乃憲宗又惑長生之說，皇甫鏞與李道古等遂薦山人柳泌僧大通

待詔翰林，尋以泌爲台州刺史，令其採天台藥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裴潏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燒煉，則

火毒難制，不聽。帝燥益甚，數暴怒，責右左，以致暴崩。憲穆二紀及裴潏王守澄傳是又憲宗之以藥自誤也。穆宗卽位，詔泌大通

付京兆府決杖處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幾聽僧惟賢道士趙歸真之說，亦餌金石，有處士張皋上

書切諫，詔求之，皋已去，不可得，尋而上崩。是穆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敬宗卽位，詔惟賢歸真流嶺南，是更明

知金石之不可服矣。尋有道士劉從政說以長生久視之術，請求異人，冀獲異藥，帝惑之，乃以從政爲光祿卿，號

昇元先生，又遣使往湖南江南及天台採藥。敬宗本紀是敬宗又明知之而故蹈之也。武宗在藩邸，早好道術，修攝之

事，及卽位，又召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禁中修符籙鍊丹藥。武宗本紀所幸王賢妃私謂左右曰：陛下日服丹，言可不

死，然膚澤日消，稿吾甚憂之。王賢妃傳後藥發燥甚，喜怒不常，疾旣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請見，不得，未幾崩，是

武宗又爲藥所誤也。宣宗親見武宗之誤，然卽位後，遣中使至魏州諭韋澳曰：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令來使口

奏。澳附奏曰：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澳傳帝竟餌太醫李元伯所治長年藥，病渴且中燥，疽發背而崩。懿宗

立杖殺元伯。崔慎由畢誠二傳是宣宗又爲藥所誤也。統計唐代服丹藥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

皆英主，何爲甘以身殉之。實由貪生之心太甚，而轉以速其死耳。李德裕諫穆宗服道士藥，疏云：高宗朝有劉道

合，元宗朝有孫甄生，皆能以藥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德裕傳然則二帝可謂知養生矣。其臣下之餌金石者，如杜

伏威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伏威傳李道古旣薦柳泌，後道古貶循州，終以服藥歐血而卒。道古傳李抱真好方

術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云服此當仙去抱真信之謂人曰秦漢君不遇此我乃遇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至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道士牛洞玄以豬肪穀漆下之病少間季長來曰將得仙何自棄也乃益服三千丸而卒抱真傳斯真愚而可憫矣惟武后時張昌宗兄弟亦曾爲之合丹藥蕭至忠謂其有功於聖體則武后之餌之可知然壽至八十一豈女體本陰可服燥烈之藥男體則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

唐室宦官之禍始於開元肅代之世其患已形然猶假寵竊靈挾主勢以制下自德宗以宦官掌禁兵管樞密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於是攬權樹威挾制中外居肘腋之地爲腹心之大患憲宗旣及身受禍穆宗至昭宗八君自敬宗外皆爲宦官所立而敬宗則爲宦官所弑史稱穆敬懿僖皆昏主宦官撓權固已若一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新書本紀第八。通鑑唐紀五十九。文宗自爲諸王。深知兩朝（穆宗敬宗）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散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太和二

年。六^{一六}九。帝親策舉人。劉蕡極言宦官專恣之害。帝不敢用。後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一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一新書本紀第八武宗用李德裕。成其功烈。又能削浮圖之法。一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一通鑑唐紀六十五雖稍黜宦官之權。而禍胎愈煽。唐室近侍之凶悖。蓋視漢明爲尤烈。中官出使及監軍之患。亦莫有如唐之甚者。

舊唐書宦官列傳序。一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爲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閣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尙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卽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棨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爲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德宗避涇師之難。

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爲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輿。長慶繼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之冤。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自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內則參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宗之恥，痛肘腋之讎，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竇之徒，轉蹙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愈煽。昭宗之季，所不忍聞。臣遍覽前書，考茲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書契以來，不無閹寺，况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卽如秦皇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侍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槩蹶耦之徒，飾姬姜狗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爲賞薄。遍封萬戶，尙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錯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攻鄴下，內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淫刑斯逞，可爲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展，何止四星終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爲社鼠之喻，不其然乎？」

新唐書宦者列傳序：「肅代庸弱，倚爲捍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懷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強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

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

通鑑唐紀五十九「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纂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違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

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人生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切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身在禁闈、社鼠城狐、本易竊弄威福、此卽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閒深密之地、單詞片語、偶能移動主意、軒輊事端、天下已靡然趨之。如高力士貴幸時、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東宮、亦以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翁、將相大臣皆由之以進、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者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李輔國貴幸時、人不敢斥其官、直呼爲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嘗矯詔遷上皇於西內、至憂鬱以崩。他如魚朝恩、忌郭子儀功高、譖罷其兵柄。程元振、譖來瑱賜死。李光弼、遂不敢入

朝又譖裴冕罷相貶施州以致方鎮解體吐蕃入寇代宗倉黃出奔徵諸道兵無一至者此猶是未掌兵權未筭樞要以前事也。按代宗欲除輔國而憚其握兵是代宗時宦官已典兵然代宗由廣平王爲元帥即位後猶有帥府之名令輔國爲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朝恩亦爲觀軍容使俱係暫時管攝未得常主兵柄自德宗

懲涇師之變禁軍倉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主之於是禁軍全歸宦寺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多委之於是機務之重又爲所參預。按李吉甫傳憲宗初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琦昵頗竊權又裴洎傳李絳承旨翰林有中人梁守謙掌密命是樞密之職蓋始於德宗之末憲宗之初又嚴遵美傳樞密使無廳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其後遂

有堂狀貼黃決事與宰相等是二者皆極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外况二者盡爲其所操乎其始猶假寵竊靈

挾主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居肘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即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今按本紀憲宗時太子寧薨中尉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憚而憚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宥爲皇太子憲宗崩宦官陳宏志殺承璀及憚以皇太子即位是爲穆宗。舊書王守澄傳憲宗崩守澄與馬進潭梁守

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然穆宗猶是憲宗時已立爲皇太子而宏志等翊戴之尙非擅立敬宗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飲帝醉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害帝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江王即位是爲文宗是文

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然此猶敬宗未有太子故討賊立君亦尙出於正至文宗在時已立敬宗子成美爲皇太子矣及大漸宰相李瑁樞密使劉宏逸等又奉密旨以成美監國乃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成美立穎王漻爲皇太弟即位是爲武宗是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此則廢先帝所立之太子而擅易之其惡更非

陳宏志王守澄等比矣。武宗崩。中尉馬元贇立光王怡爲皇太叔。即位。是爲宣宗。時武宗未有太子是宣宗之立。由馬元贇之力也。宣宗疾。大漸。以夔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而中尉王宗實及元實矯詔立郗王爲皇太子。即位。是爲懿宗。是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爲皇太子。即位。是爲僖宗。是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僖宗大漸。羣臣以吉王保最賢且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爲皇太弟。即位。是爲昭宗。是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此六七代中。援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且不特此也。憲敬二帝。至爲陳宏志劉克明等所弑。昭宗又爲劉季述所幽。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極。其間非無賢哲之主。有志整飭。如憲宗無所假寵。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卽杖殺之。凶燄稍戢。然其後竟遭弑害。文宗欲倚李訓鄭注誅宦官。甘露之變。反爲仇士良等肆逆。橫殺朝士。橫屍闕下。帝亦惴惴不保。僅而獲免。宣宗始稍黜其權。初延英奏事。帝與宰相可否。樞密使在旁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有所改易。帝始令延英召對。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於殿西。俟宰相奏事畢。案前受事。稍防矯詐之弊。至懿僖又如故矣。文宗嘗以周赧漢獻受制強臣。而已受制家奴。謂不如赧獻。對周墀泣下。學士崔慎由夜直。忽仇士良召至祕殿。令草詔更立嗣君。慎由以死拒之。士良引至小殿見帝。士良等歷數帝過。帝俯首而已。劉季述錮昭帝於少陽院。亦以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不止。楊復恭之反也。旣令其養子守信爲神策軍使。又令守貞守忠及姪守亮爲節度使。以樹內外之援。與守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兒但積粟訓兵。不必進奉。吾於荆榛中立壽王。旣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此可見下陵上替之極也。卒之朝廷綱紀爲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於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

致朱全忠攻圍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彝等十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與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結、而國亦亡矣、宋景文謂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實由於假之以權、掌禁兵、筦樞要、遂致積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

又「中官出使及監軍、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則索賄賂、大則釀禍端、今就新舊唐書按之、高力士傳是時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鳥獸、使還、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名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七、此猶不過藉禁近之勢以黷財也、安祿山將反、楊國忠等力言於帝前、帝使宦官輔璆琳覘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於是祿山益得征繕稱兵矣、封常清在東郡戰敗、奔陝、勸高仙芝退守潼關、中人邊令誠奏其敗退狀、而二大將同日受戮矣、僕固懷恩負氣訴冤、代宗使中人駱奉先諭之、奉先不受宴、竊馬馳歸、而懷恩以疑懼而決反矣、李寶臣方奉命討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承倩詢而擲於途、寶臣顧左右有慚色、於是轉與承嗣連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鎮、每帥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覘軍情、其副貳有物望者、輒厚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節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討澤潞時、太原將楊弁激衆叛、武宗使中人馬元貫往諭、得其賄歸、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討、賴李德裕折之、始語塞、是轉爲叛者、脅受旄節矣、此中官出使、徒縱其納賄、而無益於國事、且反以釀禍者也、又有中使監軍之弊、自開元天寶間、討吐蕃諸國、已有宦者監大將之

軍。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邙山之戰、李光弼欲據險而陣、朝恩令陣於平地、遂致大敗。光弼傳據裴度韋皋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監軍者先取銳兵自衛、懦者出戰、戰勝則先報捷、偶衄則凌挫百端、侵撓軍政、將帥不得專主、每督戰、輒建旗自表、小不勝則捲旗去、大軍往往隨之奔北。故劉闢之叛、杜黃裳請不用監軍、專委高崇文討之。然白居易疏謂韓全義討淮西、賈國良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是黃裳雖奏、而監軍仍未撤也。居易傳裴度討吳元濟、始奏去監軍、主將得專兵柄、法令旣一、戰皆有功、遂平淮蔡。度傳其後會昌中討劉稹、李德裕亦奏監軍不得干軍事、每兵百人、聽以一人爲衛、由是號令精整、遂平澤潞。德裕傳觀此則中使監軍、有害無利、昭然可見。此猶是臨戰時用以監察、尙有說也。其尋常無事時、各藩鎮亦必有中使監軍、如陸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入汴、以靖其亂。長源傳王承宗死、諸將請王承元主留務、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當與議、監軍以衆意贊之、承元乃受。承元傳是亦未嘗無靖難解紛之益。然其中賢者百不一、而恃勢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諸鎮者、旣不能制其叛亂、徒爲之請封請襲、而在中州各鎮者、則肆暴作威、或侵撓事權、或誣搆罪戾。姚南仲帥鄭滑爲監軍、薛盈珍誣奏、有裨將曹文洽不平、殺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雖羊杜復生、不能治軍理人也。南仲傳洪州監軍誣奏刺史李位謀逆、追赴京付仗內訊、賴薛存誠力請付外、始得白。存誠傳楊於陵帥巔南、爲監軍許遂振誣奏、憲宗卽令貶於陵官、賴裴瑀諫、始改吏部侍郎。瑀傳此牽掣藩臣之弊也。監軍王定遠有德於節度使李說、軍政皆專決、將吏悉自補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遠卽斬之、埋屍馬糞中、家人請屍不得、說奏之、定遠抽刀刺說、說走而免。說傳劉承偕監澤潞軍、侮節

度使劉悟、三軍憤噪、欲殺承偕、悟救而免、穆宗問裴度何以處之、度奏惟有斬承偕耳。度傳此激變軍士之弊也。嚴綬在太原、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後入朝、適賜食廊下、有中使馬江朝來、賜櫻桃、綬在鎮時曾識江朝、至是不覺屈膝。綬傳可見監軍之積威肆橫、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因記宦官掌兵承旨之禍、而并及出使監軍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方鎮叛於外、閹寺橫於內、而朝廷諸臣、猶時思結黨、擅權。順宗時、則王叔文、王伾、韋執誼等。參上葉二五〇至二五一

新唐書王叔文傳、「叔文以棋待詔、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巖、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伾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由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

言、忠言因昭容、更相倚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又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又韋執誼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據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黨、貶執誼為崖州司戶參軍。」

「按劉禹錫柳宗元之貶亦以坐叔文黨故詳新書本傳。」

穆宗時則李逢吉與八關十六子。

新唐書李逢吉傳「穆宗長慶二年召入爲兵部尙書。時裴度與元稹知政。度嘗條稹儉佞。逢吉以爲其隙易乘。遂并中之。稹度皆罷。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挺以詆傷度。度遂外遷。」逢吉「進尙書左僕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守澄議。請立景王爲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文宗時則李德裕李宗閔尤各有朋黨互相擠援。

新唐書李宗閔傳「穆宗卽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干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爲中書舍人。敬宗寶歷初。異進兵部侍郎。父喪解。文宗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卽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遷中書侍郎。久之。德裕爲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爲黨人。」

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魁。楊虞卿傳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沉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

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而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訾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進封襄武縣侯，恣肆附託。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即出爲明州刺史，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駙馬都尉沈纘，內人宋若憲、宦者韋元素、王踐言等求宰相，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考迎命，歷曰：惡十二月，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賂，復與宗閔家私，乃貶宗閔潮州司戶參軍事。纘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栗。連月霏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曰：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自武宗專任德裕，排斥異己。宗閔、僧儒皆貶遠方。未幾，宣宗卽位，又貶德裕於崖州，並盡逐其黨。而相令狐綯、白敏中等朋黨傾軋之禍，至是稍息。然一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一新書卷二二五及宣宗崩，懿僖復以昏庸相繼，諸盜遂相因而起。大中十三年，七

〇〇 裘甫亂於浙東。

通鑑唐紀六十五至六十六。宣宗大中十三年八月，上崩。懿宗即位。十二月，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勛、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懿宗咸通元年〇一七正月，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勛僅以身免。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與甫戰於剡西，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道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睦，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咸通九年〇一七。九龐勛帥桂林戍卒北陷宿徐滁和略見前。五九葉雖不久皆告平定。

新唐書王式傳：「寧國劇賊仇甫亂，按通鑑從平剡錄仇作裘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式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擒甫斬之。」

又懿宗紀：「咸通九年七月，武寧軍節度糧料判官龐勛反於桂州。十月庚午，陷宿州。丁丑，陷徐州。觀察使崔彥曾死之。十一月，陷濠州。刺史盧望回死之。右金吾衛大將軍康承訓為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十二月，龐勛陷和。」

滁二州。滁州刺史高錫望死之。十年四月，康成訓及龐勛戰於柳子，敗之。九月，西癸，龐勛伏誅。」

乾符之際，濮州賊王仙芝聚衆作亂，陷曹濮諸州。冤句人黃巢聚衆應之，連陷沂、汝、鄭、淮南、荆南諸州郡。仙芝尋爲曾元裕所擒斬，巢復收併仙芝餘衆，南陷粵、桂，北破兩京，株亂十年。荼毒遂遍天下。唐借沙陀之力，僅乃克之。巢黨秦宗權、鴟、張者，復數歲。至昭宗立，宗權始伏誅。

新唐書黃巢傳：「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一六}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粟師尙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卽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戢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過，於是鳳翔、邠、寧、徑、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蠃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鄧復二州，所

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

〔仙芝已伏誅〕。巢方圍亳州，未下。〔尙〕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巢破考城，取濮州，掠襄邑，雍丘，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爲〔陳許節度使〕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於是高駢遣將張滂梁纘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二〇一七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薶，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於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敝。……會賊中大疫，衆死十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梓，沿湘下衡永，破潭州，進逼江陵。其十月，巢據荆南，會江西

招討使曹全晷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羈，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門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渡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晷將渡江，會有詔以段彥謩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還殘宜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二一七}，巢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悉衆度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竟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於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十二月，巢攻關，王師潰……帝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尙讓卽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篋居，入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首闕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

太清宮卜日、舍含元殿、僭卽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絺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尙讓趙璋、崔瑒、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黃諤尙儒爲尙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尙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瑒、朱溫、張全、彭攢、季達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及黃巢戰於咸陽、敗之。〕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郿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髻、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郿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一七}二月也。……明年正月、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於渭南、拜〔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闕。巢夜奔、衆猶十五萬。

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貲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衙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巢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飢倚死牆壁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辨列百巨碓糜骨皮於臼并啖之……四年^{一七}李克用追巢^{二五}〔屢〕敗之巢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拒戰不勝走兗鄆間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佗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徐帥時〕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於行在詔以首獻於廟

又秦宗權傳「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擾愆梁宋間巢死宗權張甚嘯會逋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粟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遼荆郢北巨衛滑皆靡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雙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自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宗權悉軍十五萬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郛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退守中州……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

……宗權以中和三年一七、二四叛居六年、昭宗龍紀元年、一七三〇而誅。」

「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新書昭宗紀 然當時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至一六八

葉「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懷庸奴。」新書

卷一八 三語 「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新書昭宗紀

新唐書鄭綰傳「綰為右散騎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綰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

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綰本善詩。其語多諷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

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綰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

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偏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

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又朱朴傳「朴以三史舉。乾寧初。擢國子毛詩博士。朴為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

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

出甲士資饋饟。貧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為韓建所殺。朴罷為祕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容齋續

筆卷十一「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

似剛直也

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院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傅巖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倕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貶郴州司戶參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贊，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臙而拒羆牙，趣亡而已。悲夫！」按乾寧三年三月一七六月，李茂貞犯京師，七月，帝如華州。朴之相，卽在是年八月。見新書昭宗紀。

光化三年一七十一月，神策軍中尉宦者劉季述等作亂，幽帝於少陽院，以皇太子裕爲皇帝。明年天復元年正月，左神策軍將孫德昭等以兵討亂，帝復位，季述伏誅。黜太子爲德王。帝與宰相崔胤謀誅宦官，胤乃召朱全忠兵入京，全忠兵且至，宦者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依李茂貞。全忠攻圍逾年，天復三年一七四月，茂貞殺全誨，帝出幸全忠營，遂發鳳翔。

還長安。大誅宦官。全忠進爵梁王。天祐元年。四一七全忠殺崔胤。逼帝遷洛陽。使蔣元暉弑之。更立昭宣帝。四年。四一八全忠卒。攘神器而有之。讀舊史之文。唐帝之末路。亦可憐矣。

舊唐書卷二十一。史臣曰。悲哉。士運之將亡也。五常殆盡。百怪斯呈。宇縣瓜分。皇圖瓦解。昭宗皇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奇傑之才。欲拯淪胥之運。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極爵位以待賢豪。罄珍奇而託心腹。殷勤國士之遇。罕有託孤之賢。參豐而犬豕轉。猶肉飽而虎狼逾暴。五侯九伯。無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畜無君之迹。雖蕭屏之臣。扼腕巖廊之輔。痛心空銜。毀室之悲。寧救喪邦之禍。及扶風西幸。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跖之門。蓄水於尾閭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全忠所行。止於殘忍。况自岐遷洛。天子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汴卒。冕旒如寄。織芥爲疑。迎鑾未及於崇朝。傳刃已聞於塗地。立嗣君於南面。斃母后於中闈。黃門與禁旅皆殲。宗室共衣冠並殪。復又盜鐘掩耳。嫁禍於人。何九六之數窮。偶天人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揖讓之令。有類於山陽。而凌逼之權。過踰於侯景。人道寢薄。陰隲難徵。然以此受終。如何延永。

自唐之亡也。方鎮之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于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詳一〇
宦官雖芟夷于朱溫。其一、二遺孽。後唐亦受其禍殃。

五代史宦者傳。唐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于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

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于亡。莊宗未滅梁時，〔張〕承業已死，其後〔張〕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于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于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于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歐公又言「明宗在位差久，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宦者傳然樞密之職，唐以宦官承受詔旨，出納王命者。五代則其權最重，雖以朝士爲之，亦唐宦官專政之餘波矣。

容齋三筆卷四「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

廿二史劄記二十二「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宦官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溫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蔣元暉爲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溫篡位，改爲崇政院，敬翔、李振爲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參謀議於中，尙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爲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見歐史郭崇韜傳贊今按唐莊宗時崇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爲使，漢隱帝時郭威爲使，當崇韜爲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韜父諱宏，遂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重誨爲使時，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卽臺門斬延悞。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卽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潞王從珂，則嗾其部將楊彥溫逐出之。明宗遣樂彥稠致討，命生致彥溫，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卽殺彥溫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爲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卽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遂罷。可見當時樞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闕，莫不響應也。」

(一一五)五代十國概略 自朱溫篡唐爲梁，據有中原，後唐與晉、漢、周繼之。史稱五代與之並峙者，有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等十國。五代凡十三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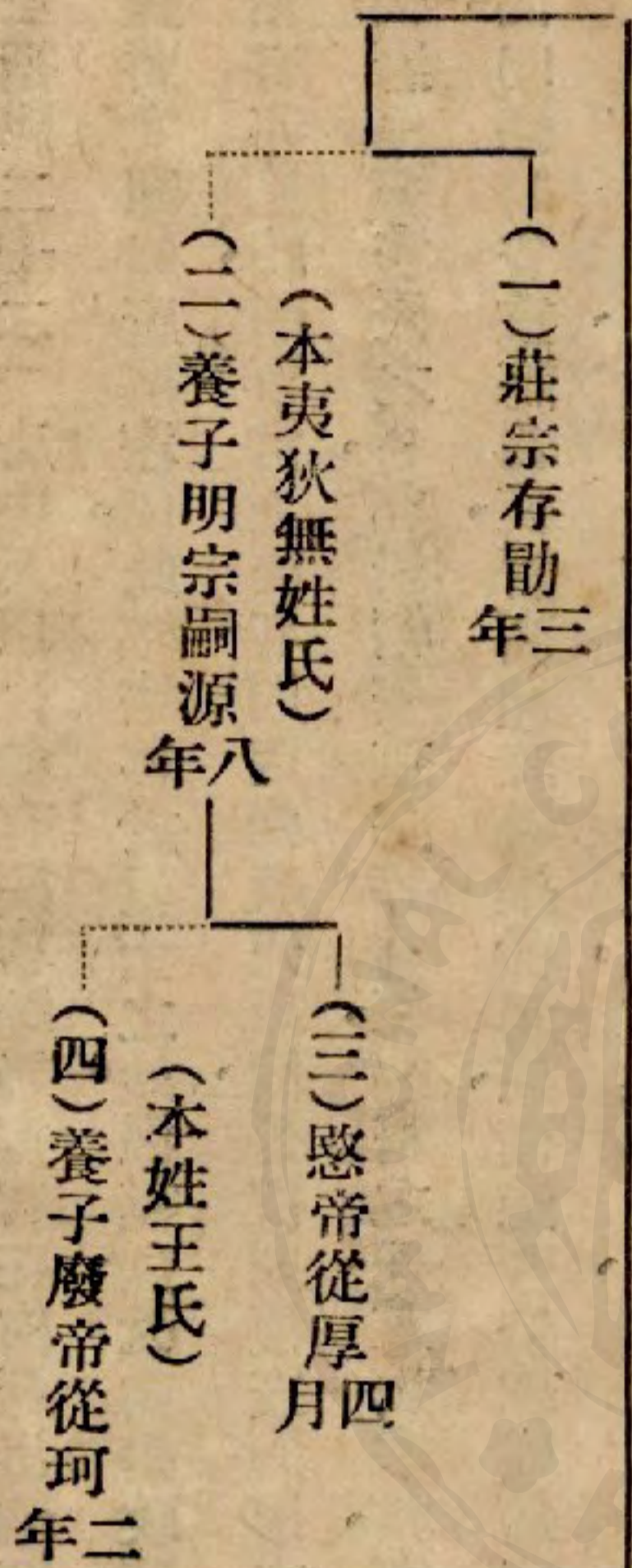
始五、十三年。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故「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二出于丐養。」歐史義兒傳語。十國雖強弱各異。然傳世歷年皆永于五代。南漢六楚五吳越八南平五四國。見一九二葉其享國且較五代合計為久焉。茲據歐史表五代帝系及諸國興亡年世如次。

梁

朱誠——(一)太祖晃本名温、即位前更名、在位六年——(二)末帝璘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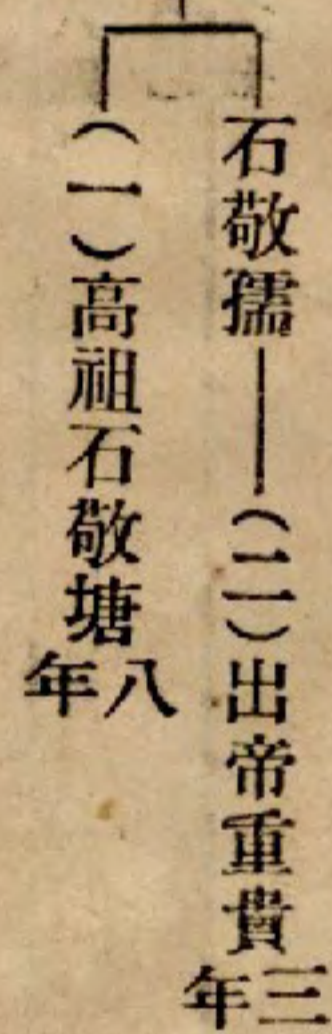
唐

沙陀朱邪盡忠德宗時——執宜——赤心(李國昌)——懿宗——(太祖)李克用——



晉

西夷臬捩鷄



漢

(一)高祖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在位二年
 (二)隱帝承祐二年

柴某

柴后

柴守禮

(二)世宗榮六年
 (三)恭帝承訓月六

周

郭簡——(一)太祖郭威三年

契丹

源

燕 劉守光
幽州

晉 李克用
太原

東漢 劉崇(太原)
四世、二八

後梁 朱全忠(汴)
二世、一六年

後唐 李存勖(洛陽)
四、一三、

後晉 石敬瑭(汴)
二、一一、

後漢 劉知遠(汴)
二、四、

後周 郭威(汴)
三、九、

宋

岐 李茂貞
鳳翔

蜀 王建(成都)
二世、三五

後蜀 孟知祥(成都)
二世、四一

荆南 高季興(荊州)後唐封南平王、亦稱南平、
五世、五七、

楚 馬殷(長沙)
五世、五七、

武平 周行逢
二世、九

吳 楊行密(揚州)
四世、四六、

南唐 李昇(金陵)
三世、三九、

閩 王審知(福州)
四世、五五、

閩海 留從效等
三主、三〇

吳越 錢鏐(杭州)
五世、八四、

南漢 劉隱(廣州)
五世、六七、

(方 北) (原中) (方 西) (方 南)

五代十國皆唐世方鎮之支與流裔說已詳前。見葉一六三至一六九諸國土地雖互有大小。參前葉一六七至一

六八引歐
史職方考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六「五代土地梁爲最小晉漢差大周又大而唐爲最大梁只有一片中原四邊皆屬他人北有燕晉西有岐與蜀東有吳與吳越及閩南有荆南與楚及南漢故爲最小唐起雁門鎮河東至莊宗既滅燕劉守光天祐十二年取魏博據魏臨河以爲攻取計自後遂盡取梁河北地然後滅梁又并吞岐與蜀雖後蜀復起而地尙最大晉漢承之山後十六州入於遼故又小周則河東雖爲北漢割據世宗屢與漢遼戰河北山後州郡恢廓者多而南唐江北淮南盡爲所取故小於唐而大於晉漢也」

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一「五代時輿圖割裂諸國各霸偏方務爲雄張自江淮以南諸州爲吳而南唐因之領浙東西十三洲一軍爲吳越併東西兩川以及山南西道爲前後蜀越湖以南數州爲楚逾嶺南連東西爲南漢跨太原以北諸州爲北漢割江陵府洎歸峽二州爲荆南據七閩以抗衡列國爲閩地逼則虎胝鷓鴣張國多則蟬聯蠶食其大較然也中間郡邑紛更時多建置要非盡屬唐季之舊」

其境內則皆多設節度

按五代方鎮軍名略見歐史職方考及王溥五代會要卷二十四「諸道節度使軍額」一節至十國藩鎮則備載十國春秋卷一一三「十國藩鎮表」表謂「十國撫有一

隅、競相夸侈、大抵國內多設節度、周徧諸州、以示幅幘之廣、而軍監不與焉。今略采

軍額名目、作十國藩鎮表。表中「吳」與「南唐」列建康軍昇州、按昇州即指昇州節度使、下仿此、靜

淮軍州泗州昭順軍州廬州等二十四。「前蜀」與「後蜀」列武德軍州梓州武信軍州遂州等十九、又山南

西道節度興元府一、南漢列清海軍州廣州建武軍州邕州甯遠軍州容州靜海軍州交州、又禎州節度一、

楚列武安軍州潭州永順軍州朗州等五、吳越列鎮海軍州杭州鎮東軍州越州宣德軍州湖州中吳軍州蘇州等九、

又武康節度一、閩列威武軍州福州鎮武軍州建州平海軍州泉州三、荆南列荆南節度江陵府一、北漢

列河東節度州并州雁門節度州代州甯化軍州嵐州三、

歐史職方考亦備錄方鎮軍名、蓋自唐季、遍宇內皆為節鎮、中國已為軍治時代。至五代

十國、此種風氣益變本加厲耳。五季武人專政之罪惡與流毒、具見前方鎮節。見葉一六九至一八一

餘如京師與藩郡之橫征濫刑、其酷虐亦多、前世所無。

廿二史劄記卷廿二「五代橫征無藝、洪容齋隨筆記朱温以夷門一鎮、力征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

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為三司

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於是賦斂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即據鹽麩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鑛戶應納鹽利

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蠶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即處死，刮鹽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戶徵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自買食，一時頗以爲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蓋已按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加徵商稅，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然鹽價既因抽稅增貴，而按戶所徵之鹽稅，又不放免，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麴之禁，孔循曾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私麴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詔鄉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麴釀酒，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權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爲三文，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爲五斤以上，然五斤私麴，卽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見薛史及五代會要。卽此二事，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况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歛，如趙在禮之拔釘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又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動以族誅爲事。梁祖以舊怨使人族王師範於洛，師範設席與宗族飲，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就戮。」師範傳唐莊宗既滅梁，詔梁臣趙嚴等並族

於市除妻兒骨肉外、其疏屬僕隸並釋。莊宗傳又命夏魯奇族誅朱友謙於河中、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

見魯奇曰、請別骨肉、無致他人橫死。友謙傳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謀叛、既伏誅、又集其黨三千人、並族之、並誅滑

州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明宗紀漢三司使王章被殺、有女適張貽肅、病已踰年、扶病就戮。章傳是族誅之法、凡

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孫、並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法之刑、於茲極矣。而尤莫如漢代之濫。史宏肇爲將、麾下稍

忤意、卽搃殺之。故漢祖起義之初、宏肇統兵先行、所過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未嘗非其嚴刑之效。隱帝時、李守貞

等反京師、多流言、宏肇督兵巡察、罪無大小皆死、有白晝仰觀天者、亦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宏肇但以三指示吏、

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於是無賴之輩、望風逃匿、路有遺物、人不敢取、亦未嘗非靖亂之法。然

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卽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爲奸、嫁禍脅人、不可勝數。故相李

崧之弟嶼、有僕葛延、遇乾沒嶼、費嶼責之、延遇遂告崧、嶼通李守貞謀反、坐是族誅。何福進有玉枕、遣奴賣之、江

南、奴隱其價、福進笞之、奴卽誣告福進通吳、宏肇輒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於是前資故將

之家、姑息僮奴、無復主僕之分。宏肇傳此京師之濫刑也。蘇逢吉爲相、以天下多盜、自草詔、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

皆族誅、或謂盜無族誅法、况鄰保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人、皆盡、衛州刺

史葉仁、魯帥兵捕盜、有村民十數、方逐盜入山、仁魯並疑其爲盜、斷其脚筋、宛轉號呼而死。逢吉傳劉銖立法深峻、

左右有忤意、卽令人倒曳而出、數百步、體無完膚、每杖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

銖傳此又藩郡之濫刑也。毒痛四海、殃及萬方、劉氏父子二帝、享國不及四年、楊史蘇劉諸人、亦皆被橫禍、無一善

終者此固天道之報施昭然而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而五代諸帝亦多無後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梁祖朱溫子彬王友裕早卒郢王友珪以弑逆被誅養子博王友文爲友珪矯殺均王友貞嗣位是爲末帝唐兵入自殺於建國樓康王友孜末帝時先以謀反誅賀王友雍福王友璋建王友徽歐史謂此三人不知所終薛史亦不載其卒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謂唐莊宗入盡誅朱氏則友璋等皆被殺也通鑑則謂唐師將至末帝疑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是梁祖後無子孫也唐武皇李克用有子落落及廷鸞洹水晉州二戰皆爲梁所擒殺見於梁本紀而薛史宗室傳歐史家人傳俱不載其見於二史者長子莊宗存勗爲郭從謙所弑睦王存義以郭崇韜壻先爲莊宗所殺永王在霸申王存渥國變後俱逃太原爲軍士所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爲霍彥威所殺惟邕王存美薛王存禮薛史謂皆不知所終通鑑則謂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是武皇后僅存一廢疾之子也莊宗子魏王繼岌聞莊宗之變自縊死繼潼繼嵩繼蟾繼曉薛史謂並不知所終惟清異錄謂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莊宗諸子削髮爲僧間道走蜀知祥以公主之姪厚待之則莊宗子有延於蜀者明宗長子從審莊宗改爲繼璟爲元行欽所殺次秦王從榮以率兵入宮爲安從益所殺宋王從厚卽位是爲愍帝失國後以酖死從璨先以戲登御榻爲安重誨陷死許王從益廢居於洛契丹主北歸蕭翰令知南朝軍國事漢祖入洛賜死愍帝有子重哲見明宗紀而薛歐二史皆無傳蓋亦不知所終是明宗後無子孫也廢帝長子重吉爲愍帝所殺次雍王重美同廢帝自焚死是廢帝後無子孫也晉高祖子剡王重允本高祖弟養爲子本高祖弟毓王重英皆高

祖起兵時爲唐廢帝所誅。楚王重信、壽王重義皆爲張從賓所殺。齊王重貴嗣位。本高祖兄是爲出帝。後降契丹北遷。夔王重進、陳王重杲早卒。少子重睿從出帝北遷。重信有二子及出帝子延寶、延煦皆隨北遷。不知所終。是晉帝後亦無子孫在中國也。漢祖長子魏王承訓先卒。次承祐嗣位。是爲隱帝。爲郭允明所弑。次陳王承勳以廢疾不得立。廣順初卒。是漢祖後無子孫也。周祖起兵於鄴。漢以兵圍其京邸。子青哥意哥皆被誅。是周祖後無子孫也。世宗以養子嗣位。其子宜哥、喜哥、三哥先在京邸。同爲漢所誅。次恭帝遜位於宋。次熙謹。宋乾德二年卒。次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而恭帝遜位後。又十四年而殂。周子孫封崇義公。歷宋三百餘年。世襲不替。比於諸帝獨幸矣。

至諸國之爭戰。則以梁、晉之間爲最烈。唐末以還。河北諸鎮。忽梁、忽晉。猛將勇卒。噬搏不解。及晉盡有河北。李嗣源率軍自鄆入汴。不旬日而卒滅梁。然梁、晉之君若臣。一竭智盡力以圖度者。惟相搏相噬。毒民爭地。以逞其志欲。王夫之讀通鑑 論卷十五語無足深述。當時異族陵轢中夏。禍亦烈於唐世。自唐中葉後。漢族勢力日衰。沙陀契丹黨項諸族並興。

劉師培中國民族志。一沙陀爲突厥別種。居天山東北。服屬吐蕃。後東徙代邊。款關內附。爲唐平亂立功。中原據汾。晉之疆。擁甲兵以自固。而沙陀勢力日盛。契丹處潢河附近。殘食鄰封。其屬土包滿洲蒙古。唐末率衆南侵。營平之州。旣淪榆關之險。遂失。而契丹勢力日盛。黨項處西川邊徼。服屬唐廷。以苦吐蕃之侵。徙居靈夏。部族漸

蕃其酋長拓拔思恭助唐討亂。据夏銀綏宥靜五州。稱靜難節度使。而黨項勢力日盛。

黨項之禍。雖至宋始顯。後唐晉漢三朝。皆以沙陀入主中國。

五代史唐本紀。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明宗本夷狄。無姓氏。

父電。爲雁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晉本紀。高祖父臬捩雞。本出於

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臬捩雞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漢本紀。高祖姓劉氏。

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於太原。知遠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

然沙陀自唐季。一仰哺於邊。世喋血助征討。新書沙陀傳贊。其滅朱氏而有天下。亦爲唐雪恥。

新書沙陀傳贊曰。是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敬瑭知遠皆已同化華族。其以前朝之鎮帥。乘機

攘竊。與郭威趙匡胤亦無以異。嗣源雖自稱蕃人。且爲五代令主焉。

五代史唐本紀。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遘聲色。不樂游畋。

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惟契丹之南侵，則爲劉石亂華後，僅有之禍。契丹當唐末，乘中原多故，時入侵邊。及耶律阿保機爲部落大人，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咸服屬之。其後阿保機復併諸部爲一。

又北伐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語本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 中國北方

軍民苦鎮帥暴虐，亦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強大。梁末帝貞明二年一七五，阿保機自稱皇

帝（是爲契丹太祖）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乘勝東攻中國，自代

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一七六，阿保機攻拔渤海，更名東丹國。命

長子突欲鎮之。於是契丹一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遼史卷一語 然迄不能

得志於中國。阿保機亦旋歿。次子德光代立（是爲契丹太宗）廢帝清泰三年一七五，河東

節度使石敬瑭反。唐命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等率衆討之。敬瑭

從桑維翰計，稱臣契丹，引契丹之師以滅唐。契丹主德光立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

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今河北、山西、北部之地，遂長淪異

域（明太祖起，始完全光復）而石晉率漢族以臣事契丹。主爲父皇帝，尤開國史

未有之先例。

通鑑後晉紀一至二。高祖天福元年。即後唐廢帝。清泰三年。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

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五月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疑懼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契丹部落近在雲應公

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七月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

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表至契丹契丹主大

喜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十

一月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

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胡註石敬瑭蓋以北服即位

）築壇於柳林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殺是日晚帝入洛陽天福三年二七九月帝上尊

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

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

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

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

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十月

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然自後梁以還，李克用、李存勗、劉守光下及盧文進、張文禮、王處直、王都、張彥超輩固嘗結契丹為援，甚或降附契丹。

通鑑後梁紀一至後唐紀七，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一七是歲，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一七（李克用）與之

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

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均王貞明二年一七，晉王（李存勗）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

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

之，遂以為謀主。三年一七，五八，晉王之弟威德軍防禦使存矩（為士卒所殺，裨將）盧文進帥其眾奔契丹。龍

德元年一七，六二，威德留後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晉王存勗討張文禮，

圍鎮州，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為唇齒，恐鎮亡而定孤，乃潛遣人語其子王郁郁時仕晉為新州團練使使賂

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晉王因以都養子代處直。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一七，六九，四月，歸德節度使王

晏球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反狀聞，詔削奪王都官爵，發諸道兵會討定州，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契丹將。長

興三年一七，七三，十一月，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蔚州刺史張彥超嘗

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

當石敬瑭反唐前後李崧呂琦則思倚契丹以紓禍楊光遠安審琦等則降契丹以希富貴趙德鈞延壽父子以及吳之徐誥則欲結契丹以圖帝業。

通鑑後晉紀一至二「天福元年三月石敬瑭有異志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謂同僚呂琦曰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今誠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計無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拮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初〔虞龍節度使〕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延壽子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閏月趙延壽獻契丹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欲許德鈞之請帝石敬瑭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楊光遠安審琦勸張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未許〕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

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二年五月，吳徐誥

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漢族不能自立，恬奉異類，漫不知恥。又何怪臬振、鷄氏之割棄中國山河以自遂其私乎。時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上表痛斥敬瑭，而敬瑭反責重榮以忘德。

通鑑後晉紀三：「天福五年，^{一七}初帝割雁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

度使安榮^重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六年，^{一七}正月，

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

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及重榮謀舉兵反晉，敬瑭則命杜重威擊斬重榮，漆其首，函送契丹以謝罪。然因吐谷渾

部落叛契丹來降。雖逐之不去。契丹主誚讓不已。敬塘卒憂悒而死。石重貴繼立。復從景延廣之議。奉表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契丹遣使責讓。延廣又以不遜語答之。且囚其邸吏。而取其貨財。於是契丹連歲入寇。晉雖數挫之。而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

通鑑後晉紀五。齊王開運元年八五。二月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于戚城。及馬

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三月。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二年八六。六月。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

當契丹與晉之隙也。趙延壽（時爲契丹盧龍節度使）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亦欲以中國弊中國。則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延壽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通鑑後晉紀四。齊王（重貴）天福八年語。胡註曰。山後卽媯澶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爲夷矣。」契丹入寇。常以延壽爲軍鋒。開運三年八七。十月。晉主命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杜重威於晉出帝時避出帝名。去重。至漢而復之。統軍北征。契丹亦大舉南侵。十二月。威遣腹心詣契丹牙帳乞降。契丹主給立威爲中國帝。威遂舉軍叛。降於契丹。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將兵倍道疾驅入汴。石重貴及敬塘妻李氏上

表契丹主乞降。明年八^{一七}八^八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汴，遷重貴等於黃龍府，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多奔馳而至。二月，德光遂卽皇帝位，於汴。雖三月卽北去，而中原之塗炭不亞於劉石之亂華。

五代史晉家人傳：「出帝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環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連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

息民而反虜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帝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太后寢疾、無醫藥、遂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通鑑後漢紀一「天福十二年（一七八八）正月、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于庭曰：吾欲擇一人君、

中國」如何、皆曰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二月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于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掙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三月、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四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于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兵、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私歛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

遼史太宗紀：「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伎百工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懸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

然阿保機時、中國邊民多入契丹、阿保機之立、實本漢人之教。

五代史四夷附錄：「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八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于其衆、以阿保機代之。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

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廩邑、屋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其後契丹喜用中國人、中國亦有契丹人。

五代史四夷附錄、一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阿保機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黨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德光立三年、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秃餒、薊刺等以五千騎救都、都及秃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秃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赫邈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擒秃餒、薊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秃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於唐、據通唐紀六突欲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薊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之人、張礪、明宗

時翰林學士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為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蕭翰掌書記，隨入契丹。嶠居虜中七年，當周康順三年亡歸中國。道其所見云：「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

遼史所載文物制度，尤多沿襲華夏。

詳下「宋遼金元」章

則契丹之同化于漢人之文教及其與漢

族之混合與前世亦無以異也。契丹攻晉時，晉北平王劉知遠固守晉陽，及重貴既亡，河東將佐皆勸知遠稱尊號。知遠遂即帝位，仍稱晉天福年號。契丹主既北歸，知遠南收汴洛，改國號曰漢，中原略定。然知遠纔逾歲即卒，子承祐繼之。不三年，鄴都留守郭威為軍士所擁，復廢漢為周。參葉一七七自李存勗滅梁沙陀種人竊據中國帝位者，凡二十有八年。（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一）至是乃復歸漢族之手。五季之世運亦否極而漸泰。當郭威之

代漢也。劉知遠弟崇方鎮晉陽，遂以河東十二州

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

之地，自稱皇帝，而稱姪於

契丹。（歐史稱東漢，以其為河東之漢也。通鑑則稱北漢，所以別於嶺南之南漢也。）及

周太祖崩。

世宗顯德元年一七九五

世宗初立，崇引契丹兵大舉入寇。世宗親征，與戰於高平，大敗之。

顯德六年。〇〇八世宗復大興師北伐契丹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方下令進攻幽州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而還然其撻伐有功雖當北宋全盛之世未有及此者矣。

五代史四夷附錄一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樓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是時述律

契天順主丹德光長子

以爲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

通鑑後周紀五一顯德六年三月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

甲戌上發大梁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胡註時置乾寧軍於滄州永安縣補壞防開游口三十

六遂通瀛漠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壬

辰上至乾甯軍契丹甯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

帝趙匡爲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

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

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擊。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

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

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胡註、關南謂瓦橋關以南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

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

重進先發，據固安。上至自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

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己酉，以瓦橋關為雄州，以益津關為霸州。壬子，上自雄州南還。

世宗不獨北復瀛漠二關也。亦西取秦隴，南平淮右。寢寢有一中國之勞。自後梁以還，割

據諸國，治亂強弱興衰，各有不同。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一七，郭崇韜帥師滅蜀，以孟知祥

帥蜀。知祥遂續據其地，是為後蜀。晉高祖天福二年一七，吳楊氏為其臣徐知誥所篡。知誥為

為養子、以楊氏諸子不能容、冒姓徐氏、密及得國、自言唐裔、復姓李、改名昇、是為南唐。晉出帝開運二年一七，南唐滅閩王氏，而留

從效據漳泉，號閩海。周太祖廣順元年一七，南唐滅楚馬氏，而劉言、王逵及周行逢承之。

號武平。歐史附楚世家後劉知遠弟崇亦于是年稱帝于晉陽，是為東漢。十國自楚與荆南外，多稱

帝，改元。（惟吳越則僅建年號而未稱帝。）

按歐史十國世家年譜言「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

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濶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洪邁容齋四筆三改元節嘗駁歐史之疏漏，言據王順伯所收碑，錢武肅有天寶寶大寶正三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七錢大昕廿二史攷異卷六十六皆詳引洪說，並略加辨正。吳任臣十國紀元表十國春秋卷一〇九曰「十國稱帝者七，改元者八，而楚荆南則行中朝年號，然吳越惟武肅三改元，文穆以下無聞焉。若荆南文獻王楚恭孝王亦間奉吳與南唐正朔，而吳越閩兩國又遵契丹會同之號者一年。」

其主既姦，豪竊攘其臣屬，亦間抗命爭權，然節鎮之禍視中州爲稍紓矣。南平土狹兵弱，地當衝要，而高賴子猶有招緝綏撫之功。

五代史南平世家：「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高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撫綏，人士歸之。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越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季興子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子，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

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及閩諸國，多爲中原人士託庇之所，或休兵息民，境內豐樂，務爲

奢侈以自娛。

通鑑後梁紀五「末帝貞明五年一七。六〇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鑾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胡註）「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吳有楊楚泗滁和光黃舒蘄

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江洪撫袁吉虔等州。」

南唐世家「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

有羈旅于吳者皆齒用之。按時昇未篡位猶為吳國時事。昇元六年石晉天福七年一七八三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

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

約和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

又前蜀世家「（唐昭宗）乾甯四年一七三八王建并有兩川之地天復元年一七四二并有山南西道六年天復四年唐改元天祐建興唐

隔絕而不知仍稱天復六又并有三峽七年一七四八梁滅唐建乃即皇帝位以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

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為樞密使鄭竊為御史中丞張格王鐸為翰林學士周博雅為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

末人士多欲倚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

子之也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玘等百餘人並見信用（通鑑後梁紀一年條開平元）「蜀主雖目不知書好

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王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丁

「光天元年、梁貞明四年、一七五九建卒太子衍立。衍頗知學問，能爲浮豔之詞……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競俗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二年、梁貞明六年、一七六一冬，北巡，至於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五年、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一七六四起上清宮……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庶士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

又後蜀世家「明德元年、後唐清泰元年、一七七五知祥卒，子昶立。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

……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張唐英蜀

檣杙廣政十二年、漢乾祐二年、一七九〇八月，昶游浣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瓶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

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

此。兵部尙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種花上見樓臺。昶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

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三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筴俱生於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閭巷之間絃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於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之皆如錦繡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又南漢世家「劉隱梁開平三年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亦客之洞潛初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及龔僭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一七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弟龔立末帝貞明二年一七龔即皇帝位改元乾亨置百官以楊洞潛為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龔乃遣使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為盡心焉龔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又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

又閩世家「王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

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

而吳越錢氏兵革之禍尤鮮。

舊五代史卷一三三「錢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鏐學書好吟詠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於海內依鏐爲參佐鏐常與隱唱和……鏐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特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於王者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東坡文集五十五錢氏表忠觀碑「熙甯十年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旣覆其族延及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按歐史十國世家序稱「剝剝弗堪吳越其尤」吳越世家「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苦」其論贊亦言「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徒以戰爭較少浙人至今猶歌誦其功德亦足見當時兵革之禍矣。

故雖「黥髡盜販袞冕峨巍」十國世家序而各國之秩序實較中朝為安定南唐與蜀之文化既非五代所及詳前四篇閩粵之開化且有過唐代焉。

按閩之開化始於永嘉亂後陳振孫書錄解題卷八引唐林謂閩中記云「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

閩」明何喬遠閩書百五亦言「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

唐初有「薛令子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一五及第累遷左庶子」王保定摭言十五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文苑英華八四七曰「閩

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唐宗室李椅在大歷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新書常袞傳則言「

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

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於學宮云」韓愈歐陽生哀辭亦曰「閩越之人

舉進士由歐陽詹始」按歐陽詹貞元八年陸贄榜第二人及第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庚承宣聯名皆天下選時號龍虎榜詳李俊甫莆田比事卷一蓋唐中葉後閩士始日趨開

化也粵則與閩稍異唐會要卷七載「玄宗天寶十三載七月敕如聞嶺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今以後其嶺

南五府管內自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仍委選補使准其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

如有情願赴京者亦聽其前資官并常選人等有詞理兼通才堪理務者亦任北選及授北官」嶺南貢士至是

已堪任北選及授北官然其地蠻夷雜處故劉襲僭號「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為蠻夷之主」五代史一百五也

自唐末之亂中朝人士多避地閩粵王氏劉氏招禮任用粵閩遂益開化閩書卷一言「王氏父子據有全閩雖

號不知書、然一時浮光士族、多與之俱南、其後頗折節下士、開學館、以育才爲意、所以閩之風聲氣習、漫與上國爭列、而南漢爲國制度、史亦稱其略有次序也。

周世宗時、在者六國、及武平、閩、海、兩鎮。

僖宗年號

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

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通鑑後周紀二 顯德二年、九六

比部郎王朴獻平邊策曰、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

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得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五代史本傳

世宗納之。初命將出師伐蜀。取秦成階鳳四州。又自將伐南唐。盡取唐江北地。雖契丹之征方捷。中道崩殂。功志不就。然五六年間。外事征伐。內修制度。卓然可稱。帝固五季賢主矣。

五代史周本紀。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尙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

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

自陳橋兵變，宋祖受命。因世宗之成勢，命將出師，荆楚巴蜀南漢南唐，以次削平。至於太宗，遂一海內。

宋史卷四七八：「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蠶午各挾智力，擅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債北漢，而海內一矣。」

然佐命元勳，皆周顯德舊臣，世宗之所拔擢。

宋史范質王溥魏仁浦傳：「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

又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張令鐸羅彥瓌王彥昇傳：「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

而「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歐史王朴傳蓋宋之機運，已開于周世矣。

按本章「風俗之概觀」節言「通典文與隋志多複，附錄參考中。」葉一八二及發稿時，誤將通典文遺漏。茲謹補錄如左。

通典卷一七四至一八三「風俗」 古雍州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

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屈昭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尙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氏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古梁州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爲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爲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古豫州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齊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逮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爲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古冀州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尙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尙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文

武兼資焉。

古兗州 兗州舊疆界於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爲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經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古青州 青州古齊號爲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爲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惟以誠信逮於漢氏封立近戚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僞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大唐初立都督府乃命親王鎮之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古齊州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况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略同。

古揚州 揚州人性輕揚而尙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古荊州 荆楚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爲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是以上遊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本章完）

辛巳年八月閱畢
吳錕說

辛巳年七月再閱一遍畢
吳錕說



本書編者啓事

敬啓者。拙編中國通史綱要自二十二年二月第二冊出版後。即繼續修改第三冊講稿。以備付印。祇以舊稿增改過多。致出版之期一再稽延。辱荷海內賢達殷殷垂詢。歉仄之忱。匪言可喻。茲因「隋唐五代」章已有二十數萬言。特單獨訂爲一冊。先行出版。接下「宋遼金元」章講稿。現正續行增改。將來出版時。亦擬單獨訂爲第四冊。惟史料過多。鈎纂匪易。殺青之日。恐須遲至來歲。謹此佈聞。諸乞鑒原爲幸。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

繆鳳林謹啓

10/05/572



中華民國捌拾玖年肆月柒日繳